

年

卷

期

1

1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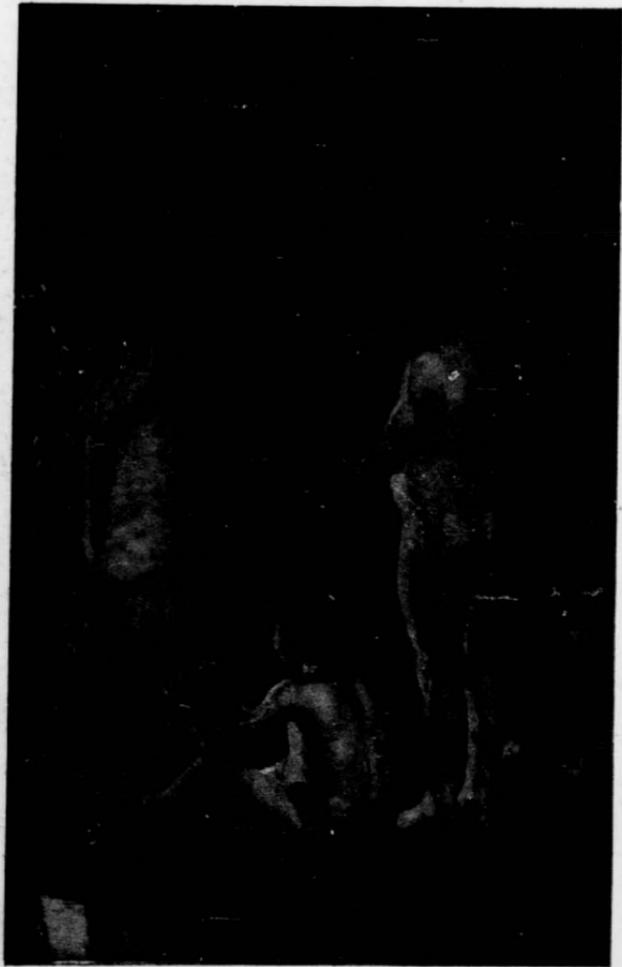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R
810.5
598.5
二

小 說 世 界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說的甚麼？

請聽！



尊處有留聲機嗎？中外名伶的唱片都已置備嗎？不過京調，崑曲，小調……都是娛樂的玩具，沒有教育上的價值。家庭裡沒有，絕不要緊；學校裡沒有，也絕不要緊。費了百數十元買這種機片，必定要有錢的人才做得到。現在有一種機片，却不是這樣說的。他的內容，絕對的於教育上有益；他的價值，不過一二十元。非但機關團體都可買；就是中等家庭也可以買。究竟是甚麼機片呢？叫做趙元任的國語留聲機片。不能國語的人，離開家鄉，就感着不便。所以無論旅行，經商，做官，當教員，議員，……必要練習國語。有了這副國語留聲機片，可以「無師自通」；可以得着良好的國語「標準」。

中年以上的人，不能國語，實際上，職業上，發生許多困難。可以用這副留聲機片，自行練習。至於小孩子常常聽聽，於他將來的升學做事，都很有益。女子常常聽聽，也好曉得些社會情形；練習些社交的話語。就是集會，宴會……等，有了一副，共同研究，或是消遣，也很有興趣。所以無論甚麼機關團體，以及家庭，旅館……都該置備的。

趙元任博士創作
國語留聲機片
全八份片共六十面

▽定價卅二元

▽特價二十元

▽十二年六月底截止

另印課本
隨片附送

單購課本定價
四角特價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這 個 怪 魚 叫 什 麼 名 字 ？



▽世間的事物無窮，而我們的知識有限，所以我們為滿足求知的欲望，必不可不備一部包羅萬有的參考書——就是字典。而在專門研究英文的人們，尤不可不備一本英漢字典。

▽研究英文的諸君呀！你們不是時時都需要一本極詳備，極精確，而極新穎的英漢字典麼？

如今……

商務印書館新印了一種

英漢雙解 **韋氏大學字典**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其內

容之精美，可稱為英漢字書中的大王（這是時報的評語），約在明年五月出版，現在正售預約。

諸君很可以乘這機會訂購了！

預約簡章

全書一千七百餘頁，精裝一冊，定價二十四元。
預約十七元，兩次分交，每次九元，十二年陽歷三月底截止。

府上缺少屏聯堂幅乎？

請用本館精印的名人書畫，最古雅，最便宜，大小各式俱全，有下面四大特點：

(一) 影印名人書畫與真蹟絲毫無異成本祇計紙料及印工故售價極廉

(二) 精選上等貢宣金箋色澤古雅年久愈佳

(三) 單色用珂羅版深淺分明彩色用彩印或請名手設色鈎金用上等赤金

(四) 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油不黑綾綃裝裱俱用國貨堂幅軸頭用真紅木並不加價

另印目錄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看呀！

何等活潑，何等可愛呵！
我們應當怎樣培養他們的
感情？增進他們的知識？
改善他們的習慣？

兒童世界不是引導兒童的
明燈嗎？

內容有詩歌，童話，故事
，戲劇，小說，等等。有
文字，有圖畫，用彩色印
刷，更是美麗。越是投合
兒童的愛好，越能使兒童
接近。小學二三年的兒童
，即能自讀。

定價每冊六分（郵費半分）

預 一 卷十三冊 八
二 卷廿六冊 一元五角
三 卷卅九冊 二元二角
定 四 卷五十二冊 二元八角

郵費在內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一卷

目

十年後的中國.....勁風

林中兒(音樂)

一星期的新聞記者.....天笑

驢尾呢(社交遊戲)

暮境痛語.....涵秋

錢(諷刺畫)

社會主義者.....求幸福齋主

自由之代價.....胡寄塵

夜談.....王統照

世界最勇的童子(益智集)

私奔.....沈雁冰

埃及古俗之尊貓(風俗瑣錄)

美洲偉人祕史.....風

! 懸謎派
小說

.....勁風

利用(滑稽畫)

錄

第一期



小說世界

目錄

斗室秘密..... 嘯 盧

盤旋機(科學淺談)

拘魂使者..... 卓 呆

傷心..... 靜影女士

讀五千卷書室叢話

茶匙..... 趙茗狂

升降機..... Y L

化學師的妻子..... 哭 厂

怪老人(畫謎)

儒人..... 葉勁風

父與子(名家小說節本)

世界瞭望塔(珍聞瑣錄)

天目山遊記..... 莊 俞

火柴還原(簡易魔術)

情天補恨錄..... 林琴南

唯一之美術品



珂羅版印

每册一元

- | | | |
|----------|---------|---------|
| (一) 黃山 | (二) 衡山 | (三) 恆山 |
| (三) 廬山 | (八) 孔林 | (三) 五台山 |
| (三) 普陀山 | (九) 虞山 | (七) 西山 |
| (四) 西湖 | (十) 雁蕩山 | (五) 盤山 |
| (五) 避暑山莊 | (六) 天台山 | (六) 大房山 |
| (六) 泰山 | | |

上列中國名勝寫真十六種。均係黃炎培袁希濤張元濟蔣維喬莊俞諸先生旅行時特別攝影。用珂羅版精印。名山勝水。維妙維肖。置之案頭。可供玩賞。懸之鏡中。可為裝飾品。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請讀

第十

四卷

的

小說月報



小說月報自明年起，內容略有變更，茲舉其大者列下：

(一)文學原理及文學上各種知識的介紹，於今極見需要。我們擬特別注重於這種工作。

(二)中國文學的真價，久為傳統的觀念所遮蔽。我們擬以新的方法，重行估定他們的價值。

(三)研究學問，首貴識其門徑。我們擬多刊「讀書錄」以及「書報介紹」一類的文字，系統的介紹關於文學研究的各種書籍。

(四)我們對於創作的刊登，擬不以主義派別為範圍，而以作者的態度及藝術為標準。

(五)文學上的各種問題，亟待討論的頗多。我們擬常常刊登這種討論的文字，以與大家商榷。

(六)海外文壇消息，我們每期均有刊載。今後擬並刊登關於國內文壇的各種消息，以通國內文學界的聲氣。

其他應行增改之處，當隨時聲明，不及一一列舉於此。

上海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社啓

贈送

名人美女畫二萬張

欲得此種價昂之美術畫須
將贈券裁下連同親友之詳
細姓名住址十戶抄錄寄下
如不照辦恕不答復

切勿錯過此良機

東方儲蓄銀公司啟

總公司在上海
北蘇州路二號

此畫十一寸長八寸闊係五彩石印用最上等硬白紙
與普通有廣告之月份牌不同紙上有眼可以懸掛或
配鏡架甚為美觀惟此次祇印二萬張約於一月廿號
印就如欲索取切勿遲延先索先送送完為止此種贈
券祇限小說世界以示優待

券		贈	
友人之詳細姓名住址十戶附寄	住 址 省	名 姓	
		業 職	



看呀！

何等活潑，何等可愛呵！
我們應當怎樣培養他們的
感情？增進他們的知識？
改善他們的習慣？

兒童世界不是引導兒童的
明燈嗎？

內容有詩歌，童話，故事
，戲劇，小說，等等。有
文字，有圖畫，用彩色印
刷，更是美麗。越是投合
兒童的愛好，越能使兒童
接近。小學二三年的兒童
，即能自讀。

定價每册六分（郵費半分）

預
一 卷十三册 八 角
二 卷廿六册 一 元五角
三 卷卅九册 二 元二角
四 卷五十二册 二 元八角

郵費在內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一卷

目

十年後的中國.....勁風

林中兒(音樂)

一星期的新聞記者.....天笑

驢尾呢(社交遊戲)

暮境痛語.....涵秋

錢(諷刺畫)

社會主義者.....求幸福齋主

自由之代價.....胡寄塵

夜談.....王統照

世界最勇的童子(益智集)

私奔.....沈雁冰

埃及古俗之尊貓(風俗瑣錄)

美洲偉人祕史.....風

? 謎派

小說.....勁風

利用(滑稽畫)

錄

第一期



小說世界

目錄

斗室秘密..... 嘯 廬

盤旋機(科學淺談)

拘魂使者..... 卓 呆

傷心..... 靜影女士

讀五千卷書室叢話

茶匙..... 趙茗狂

升降機..... Y L

化學師的妻子..... 哭 厂

怪老人(畫謎)

儒人..... 葉勁風

父與子(名家小說節本)

世界瞭望塔(珍聞瑣錄)

天目山遊記..... 莊 俞

火柴還原(簡易魔術)

情天補恨錄..... 林琴南

唯一之美術品



中國名勝

珂羅版印

每册一元

- | | | | | | |
|---------|----------|---------|---------|----------|----------|
| (一) 黃山 | (二) 廬山 | (三) 普陀山 | (四) 西湖 | (五) 避暑山莊 | (六) 泰山 |
| (七) 衡山 | (八) 孔林 | (九) 虞山 | (十) 雁蕩山 | (十一) 天台山 | (十二) 大房山 |
| (十三) 恆山 | (十四) 五台山 | (十五) 西山 | (十六) 盤山 | | |

上列中國名勝寫真十六種，均係黃炎培、袁希濤、張元濟、蔣維喬、莊俞諸先生旅行時特別攝影，用珂羅版精印。名山勝水，維妙維肖，置之案頭，可供玩賞，懸之鏡中，可為裝飾品。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請讀

第十

四卷

小說的
報說



小說月報自明年起，內容略有變更，茲舉其大者列下：

- (一) 文學原理及文學上各種知識的介紹，於今極見需要。我們擬特別注重於這種工作。
- (二) 中國文學的真價，久為傳統的觀念所遮蔽。我們擬以新的方法，重行估定他們的價值。
- (三) 研究學問，首貴識其門徑。我們擬多刊「讀書錄」以及「書報介紹」一類的文字，系統的介紹關於文學研究的各種書籍。
- (四) 我們對於創作的刊登，擬不以主義派別為範圍，而以作者的態度及藝術為標準。
- (五) 文學上的各種問題，亟待討論的頗多。我們擬常常刊登這種討論的文字，以與大家商榷。
- (六) 海外文壇消息，我們每期均有刊載。今後擬並刊登關於國內文壇的各種消息，以通國內文學界的聲氣。

其他應行增改之處，當隨時聲明，不及一一列舉於此。

上海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社啓

贈送

名人美女畫二萬張

欲得此種價昂之美術畫須
將贈券裁下連同親友之詳
細姓名住址十戶抄錄寄下
如不照辦恕不答復
切勿錯過此良機

東方儲蓄銀公司啟

總公司在上海
北蘇州路二號

此畫十一寸長八寸闊係五彩石印用最上等硬白紙
與普通有廣告之月份牌不同紙上有眼可以懸掛或
配鏡架甚為美觀惟此次祇印二萬張約於一月廿號
印就如欲索取切勿遲延先索先送送完為止此種贈
券祇限小說世界以示優待

券		贈	
友人之詳細姓名住址十戶附寄	住址	名	姓
		省	
		業	職

藪中獅



中國第一運動家



邦家之光

第五屆遠東運動會
中國代表成績最優者

上海時報體育部



去歲遠東運動會
杜君爲個人成績
最優者。共得大小
獎品計二十餘種
之多。爲我國增光
不少。『五項運動。』
爲君特長。其餘如
一英里，半英里，二
百廿碼賽跑，擲鐵
餅，鐵球，標槍等等。
國內無人能望其
項背。聞君現正從
事練習。一九二三
年。第六次遠東運
動會。又將一顯好
身手也。吾爲全國
預祝杜君勝利。

ICA CAMERAS

Sole Agents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國

總經理

上海商務印書館



德
國
伊
卡
照
相
器

為世界最耐用最廉價之照相器

德國依卡照相公司在歐洲可稱首屈一指所製
照相器及一切應用附件歐洲各地均有經售即
在美國銷數亦逐年增加無論專門技術家或初
學者莫不齊聲贊譽敝公司出品之新奇不特廉
價而已上海商務印書館為敝公司在華總經理
備有大宗貨品欲購者請向該館接洽可也

德國伊卡照相公司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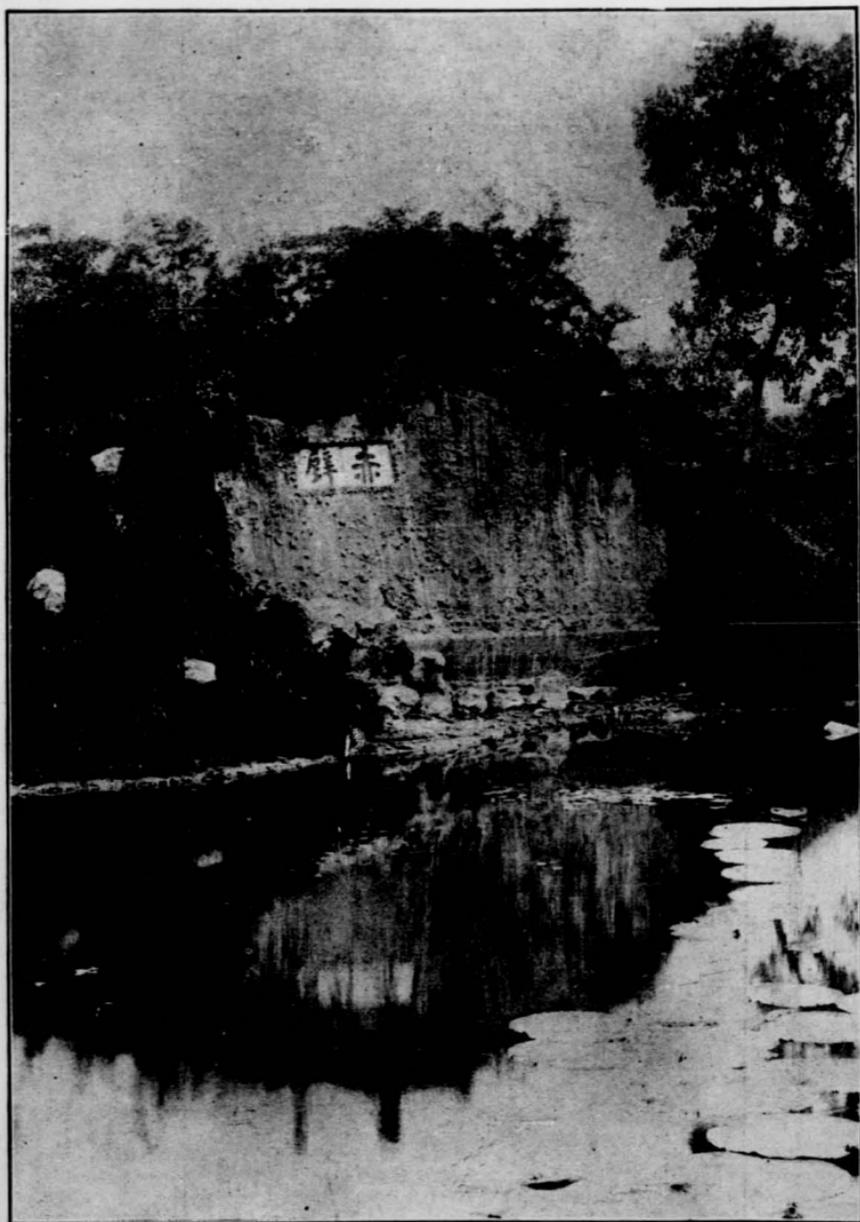


四光

古人云。三才
 者。天地人。三
 光者。日月星。
 今。奇。異。安。迪。生。
 電。燈。泡。光。明。
 與。日。月。爭。輝。
 謂。之。四。光。不
 亦。可。乎。



各電料店均售▲美商慎昌洋行中國總經理



(魚嘉北湖)

處兵慶曹孫



南宋馬遠山水

上海商務印書館

代印禮帖

本館自製各種請客禮

帖中西式均備花樣艷

麗金色紅色墨色印字

可任客揀選請向上海

棋盤街本館發行所或

寶山路印刷所接洽

商務印書館謹啓

焦萬忠先生與夫人

及其如夫人之玉照



余等三人同人聲謝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

焦君曾患腰腿酸痛咳嗽痰喘等症其夫人曾患婦科疾病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均獲全愈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有清血補血之功力能治血虧腦疲所致各症無論年之老幼均能療治之也且亦係天下馳名婦女各症之聖藥凡婦女經水愆期赤白帶下尤為神效近接山西絳州發興永捲煙公司經理焦萬忠先生之來函即為確據矣其書如左云僕年四十四歲因推廣營業操勞過度積久成疾初起於民國九年三月間覺四肢無力腰腿酸疼每至夜間十二點鐘必有一二點鐘之久始平復如七下鐘時亦有咳嗽氣喘上擁約一點鐘之久始平復如是者閱四個月有餘又覺頭痛發熱目昏氣喘不分天氣寒暖頭上必出虛汗飲食大減面色黃萎延醫服藥終未見效及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即獲全愈蓋服後病漸轉機精氣復原較之未病之前倍加健壯矣室人現年三十四歲曾於二十八歲時患白帶及經水愆期等症纏綿三四月歲更加沉重每逢行經腹內作痛或經期前後冷熱日見消瘦飲食頓減週身無力屢經名醫診治難以除根內子服後經期有序痛苦全消飲食倍增宿疾頓除皆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再治余之功也余等無以為報特與妻妾合拍一照同聲感慰以誌不忘云爾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奉送婦女小書 茲有精美小書名曰忠告婦

女如欲索取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即郵送一本可也不取分文



十年後的中國

勁風



讀者諸君。請不要笑。我這並不是吹大法螺。你只看十年

前的中國怎樣。現在的中國又是怎樣。我記得十年前。歐戰告終。在華盛頓開太平洋會議。我們的政府。派了幾十個代表。從北京坐特別的花車。三十個鐘頭。一直衝到上海。真是一股銳氣。猛不可當。只望仗着這股銳氣。跑到華盛頓。鬧他個天翻地覆。把那百十年來損失的權利。割去的地土。一古腦都爭將回來。那知到了那裏。連正席也沒摸着。一個。却坐在那裏做傍聽生。你剛剛想站起來說兩句話。却偏生遇着那死做對頭的「啊哪噠」。跳起來。把你的頭硬捺了下去。弄得末了。一個個的代表。像鬪敗了的公雞也似的。垂頭喪氣溜着回來。一場大希望。變成了

泡影。唉。好不氣人。好不可憐。

你瞧現在呢。走遍了全中國。那裏還找得出一點外人的勢力範圍。大街之上。那裏還看得見那些外人不安分的舉動。誰敢不循規蹈矩。遵守中國的法律。你只打起顯微鏡。在中國地圖上。看可找得出一星兒租借地來。我們的中華大國民。無論在世界上。那一國。那一方。走着。誰還不恭敬如禮。哈哈。我記得從前。洋人放了一個屁。中國人就嚇得連爬帶滾。生恐又是放大炮了。不說別的。單看那些黑炭頭。只沾了一點強國的餘勢。便拿着一根哭喪棒。專門趕着中國人打。還有那些倭僑國種。攢心攢肝。一味的找着中國人糾纏。一時又是三七條的要求。一時又是第

十項的交涉。一時要割我們的東三省。一時又要佔據我們的鐵路。可憐那時候。中國的懦弱政府。簡直被他們吵得個發昏章第十二。你瞧現在。不說人。只他們帶到中國來的狗子。都把口籠了起來。生恐亂吠了一聲。諸君。諸君。飲水也要思源。不是我鄙人說句誇嘴的話。若不是那時候鄙人發了點憤。爭了一口氣。現在的中國豈不仍是受人的欺壓。受人的蹂躪。那裏還有今日的這般強盛。這般威武。呵呵。我不說出來。豈不叫我這個頂天立地的偉人。永世埋沒。做了一個無名的英雄嗎。我這件奇功偉業。豈不是等於一股輕烟荒草。化成了子虛烏有咧。

這到底是一回什麼事呢。諸君請少安無躁。且聽我慢慢的講來。且說這一天。我也不記得是那一天。反正是前十來步。只見對面來了一個西洋人。雄糾糾。氣昂昂的。直闖了過來。一個中國人沒來得及讓。那洋人便朝着那人。當胸一拳。打得他倒跌了十幾步。爬起來抱着頭就跑。

人口裏還噁哩咕嚕的罵着些什麼中國狗子。亡國奴。再走上幾步。又瞧見一個東洋人。脫下他那腳上的拖喪板。正趕着一羣中國人打。旁邊還有些中國人。拍起手來。噁熱鬧。不禁心裏想着道。這還了得。中國怎麼就到了這一步的。於是賭氣不走了。跑回家去。倒在床上。拈起一本雜誌來。瞧着消遣。只見裏面有一條載着道。「西人某。現發明一種雙倍X光。能將各種物體。化成無形。且能還原。此人現正研究三倍X光。其能力尤無限量云云。」我讀了這一條。心裏就起了一種幻想。覺得他三倍的X光。並不希奇。我非要發明一種十倍的X光不可。這種光的能。簡直要能隨心所欲。要作什麼。便作什麼。千變萬化。無所不能。到了那個時候。哼。我可對不住了。我那幾十年的烏怨氣。幾十年的積恨。恐怕要發洩一個痛痛快快呢。但是說是容易。仔細一想。可是不大容易咧。現在普通所曉得的。不過是單倍的X光。只能穿透人的皮肉。照見骨頭和內部。除了醫生以外。也沒人去用他。只這雙倍的X

光。倒有些奇怪。聽說還能穿牆入壁。數十里以外的動作。只要運用這種X光力。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這個人在美國。我怎麼能夠去看他呢。就是到了美國。也未必能夠探出他的方法。又仔細計畫了一下。立刻跳起來。寫了二三十封信。到各國去買書。一面自己叫人趕緊收拾一間空房子。又寫信到上海買了許多聲光化電的儀器。好在平常喜歡讀書對於科學也有些研究也還有些心得。自己的性質也很近乎這類的事。雖說不是輕車熟路。入起手來。怕也不甚大難。過了兩三個月。買的書籍和各種儀器。都差不多到齊了。最高興的就是那位發明雙倍X光的人。也有信來。並且還附了一篇發明的學理。更加鼓舞我研究的興頭。從此我就埋頭窗下。盡心的研究起來。

且說五年以後。就是民國十六年。諸君可還記得。中國出了一件奇事。震動了全世界。各國報紙。都印起斗大的字來。說中國中部。忽然發現一種異光。全夜之中。大地照耀。

如同白晝。天空之上。結成一團白光。白光之中。變化千萬。一時現出非洲的奇景。一時現出海底異形。如同海市蜃樓。又如活動電影。並有各種嘈雜的聲音。仔細聽去。有外國的軍樂。有中國的鑼鼓。有印度的喇叭。還有各種獸類吼嘯的聲音。凡是看見了這件奇事的人。一個個又驚又奇又怕。別的不打緊。單有那一般信耶穌教的中西人士。都跪在地上做禱告。說是世界的末日到了。哈哈。那裏還曉得是鄙人在那裏試驗一點小成績呢。聽說歐美各國的天文家科學家。好生忙了一頓。想找出這件事的原理。最好笑的。就是一位最出名的科學博士馬格列。他說這是火星的通信。並且還做了一本書。引出許多考證。可是我看了那本書。哈哈一笑。把下巴笑掉了。害得我三天沒有吃飯。但是這時候我所試驗出來的。不是什麼幾倍的X光。乃是一種W光。比雙倍的X光要利害三四倍。運用起來。可以做出各種驚人的奇事。但是我所幻想的目的。還沒有達到。於是又繼續研究下去。發很又弄了三年。這

纔如願以償了。這種光線。乃是一種頂細的{ }形。足足抵得十二倍X光的能力。可惜發光器太笨了。又重新研究。想把他弄得很小很小。能够便於裝運。一面又上了一本萬言書給政府。說明一切。一面又登載了各種報紙。通告國人。政府得了這種消息。立刻派了兩隻飛艇。一隊步兵。來保護我。恐怕外國人來行刺。老實說。我這正巴不得他們來。纔好試試我的手段呢。我當時。又要求政府撥幾千萬塊錢來。預備造十架最大的飛艇。政府這一下可難了。你隨不論要求什麼。都可以想法子。只這錢一樁事。可是萬萬辦不到。雖然這些時犧牲了許多利權。抵借了幾注大款。都教那起黑良心的拿去吃鴉片。坐汽車。買小老婆去了。再想去借。連抵押品都沒有了。怎麼弄法呢。我當時又出了一個主意。就是開國民樂捐大會。當下全國的國民。聽見了這個消息。立刻各地自選代表。代表之中。又有總代表。收積捐款。大家真是踴躍。連那些小孩子們自己買菓子吃的錢。都拿了出來。這些錢。都是由那些赤心

赤。膽。愛。國。的。代。表。們。親。自。送。到。我。這。裏。來。一。文。也。沒。落。到。政。府。手。上。去。我。拿。這。些。錢。的。數。目。總。共。計。算。了。一。下。不。多。不。少。整。整。的。一。萬。萬。元。平。均。起。來。每。人。名。下。所。捐。的。錢。約。在。二。角。幾。分。扣。起。大。典。錢。來。是。四。百。文。左。右。本。來。這。些。錢。拿。去。還。外。債。也。可。以。贖。回。不。少。的。利。權。不。過。這。時。候。可。是。用。不。着。這。一。套。手。續。呢。我。就。從。這。筆。款。子。裏。面。提。出。了。幾。千。萬。元。即。日。動。手。就。把。漢。陽。鐵。廠。當。一。個。臨。時。工。廠。造。起。飛。艇。和。{ }光。發。射。器。來。這。時。候。的。{ }光。發。射。器。製。造。得。很。輕。便。一。個。人。可。以。提。得。起。來。全。部。機。器。也。不。過。只。有。一。二。十。斤。模。樣。每。架。飛。艇。上。只。裝。一。部。其。實。只。一。部。也。足。以。降。伏。世。界。了。不。過。多。弄。幾。部。做。個。備。而。不。用。罷。咧。

這一年恰是民國二十年。外國人給中國預算得好好的。到了這一年八月底。就是破產的日期。「啊哪噠」不容氣。他比別人分外要乖巧些。而且又挨得近。觀着別國沒防備。第一個先跑進來。預備動手。趁火打劫。只見黃海岸邊。齊齊整整的排着幾百隻天字號的大兵艦。天上的飛

艇密擠的像楊柳樹蔭下的蜻蜓一樣。又熱鬧。又威風。這時候大總統和那一般高等拆白黨。不曉得都鑽到那裏去了。大約是睜糊了。還忘記了我這邊一筆賬呢。只有全國的國民。到像還有點把握。均均勻勻。派了二十二個代表。請我動手。我就安慰了他們幾句話。請他們放心。可惜我的幾個幫手。都還沒有練得純熟。不敢叫他們做事。我於是一個人。把那裝置好了的飛艇。架了起來。平空而起。一點也用不着盤旋。到了二千五百丈的高度。就垂下四邊的篷架。一者免得擋事。一者免得着風。一面把兩坐一萬二千匹馬力的盤旋機（請參看本期常識談話）開了我的飛艇。這個時候。就像人家的吊燈一樣。安安穩穩的懸在天空之上。動也不動。我就把——光發射器的機關撥動。先發了一道白光。像一匹大白布一樣。鋪在天空中。少說點。恐怕也有一千里見方。因為要全國的人都看得見。所以升得很高。然後映出了一篇布告。是勸他們不要怕。大家努力捉強盜。等等的話。又怕大家不注意。便又

發出了一點聲音。「啊哪噠」的飛艇隊。只當又出了希奇玩意兒。一羣羣的向着我這裏飛了來。我在發射器的望遠鏡內。瞧得清清楚楚。一面好笑。一面又好氣。這時候也顧不了什麼人道主義。於是把機關輕輕一撥。一道光射了出去。只見好好一隊飛艇。頓時着了火。一部部都顛跌下去了。我又撐開篷翅。停了盤旋機。向黃海飛了去。順手又發射了兩道光。燒毀了他兩隻最大的兵艦。其餘的暫且饒他。我還有別的用場。不到二十分鐘。就飛到了「啊哪噠」島。照樣停在上面。朝下一望。只見他們忙得很利害。張燈的張燈。結彩的結彩。全國都扯滿了太陰旗子。我先還莫明其妙。只當他們有什麼紀念。那知套上聽筒。從望遠鏡裏望了下去。原來他們正在那裏開慶祝大會。說中國。罵了他們從今以後。他們是主人翁。中國是亡國奴。我可氣極了。於是對準了他那全國惟一的火藥庫。發了一道光。只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響。全島上都震動了。一時附近的地方着了火。接着又連放射了兩道光。再燒

了兩個小些的火藥庫。他們這纔不慶祝了。一會兒他們的參謀部得了密電。說是飛艇失蹤。兵艦被燒。好個「啊噠」。立刻又派了五百隻飛艇。一百隻大兵艦。可憐還沒出發。就觸光而化了。他們那個惟一的大火山。幾百年都沒噴吐。被我用兩道光引一引。登時噴吐起來了。三個小島。都震蕩得利害。像是要沈沒一樣。一些男女老幼。腳底下拖着拖喪板。跑不動。就伏在地上爬。我這纔發出了一張小告示。還有幾十條命令。我現在只記得頭三四條。第一條是說。全國內的軍用品。限令三日之內都拋在太平洋裏。第二。凡是從前從中國搶去的一切權利。都要盡數退還。第三。從此以後。不許研究損人利己的東西。如軍火炸藥等等。全國的「啊噠」看見了。都伏在地下叩頭。我這纔發了兩道光。止住火山的噴吐。把告示留在空中。撥轉飛艇。回國來了。把這些事情。都說給國民總代表聽。並叫他們預備安置一切的事情。這時候。黃海一帶的兵艦。得了國內的無線電。早已搶先跑來投誠。這樣忙了

幾時。看看事事都弄妥了。我就發出號令。把幾個飛艇隊長都傳了來。叫他們預備出發。先到歐洲。後到美洲。大家答應一聲。就動起手來。一會兒。十隻飛艇排着。攢到雲霧之上。正預備進行。只見天東邊。有數千百隻頭號的飛艇。像冬天老鴉一樣。齊向我們這裏進發。我哼了一聲。正預備發射。忽聽得無線電機響起來了。聽來聽去。只有兩個字。就是「恭賀」恭賀。再仔細一看。見那些來的飛艇上。都扯着中國的五色旗子。五色旗下面。扯着各國旗幟。我心下忖着道。不知他們又弄的什麼玄虛。搗的什麼鬼。且不管他。乃傳令各艇長。暫且停進。看他們是怎樣個來路。一會兒。無線機又響了起來。說是歐美澳的聯盟總代表。特來參見。我還是有點莫明其妙。乃傳令各艇。都排連起來。好在我們造飛艇的時候。早已留了心。這回三隻一排。連着三排接攏起來。我自己的一隻。就駕到五里以上。發一道白光隱住。一個艇長守着。怕有什麼變動。九隻飛艇。排連着停在空中。倒很好耍子。一會兒。他

們的飛機來了。有的在空中盤旋着。有的停在我們的平頂上。齊齊整整的一百二十個總代表。一齊聚攏來恭恭敬敬的。向我們說明來意。原來我們在東亞關的些玩意兒。早被他們探聽去了。曉得一向中國人吃了他們的苦頭不少。這一回一定是報仇雪恥的。所以他們使了一個巧法兒。先邀齊了各國聯盟舉代表。承認我們中華民國。是世界的盟主。各國的軍用品。都聽中國支配。各國如要鬧什麼小亂子。一任中國發落。我聽了他們代表的來

意。心裏想着道。這些猴兒精倒真有點鬼心計呢。俗語說得好。伸手不打笑臉人。他們這麼一來。我可不大好怎的發落他們呢。付了一會兒。纔對他們說道。武裝和平的話。是哄小孩子的。我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你們大家去實行罷。凡是武裝器械。可以改做別用的。就改用。不可以改用的。都給我一齊毀去。以後凡有私製軍器的。就算世界的公敵。我雖然不願生事。却不能不替世界人類除却這個公敵呢。他們聽了。就鞠躬致敬的去了。我想我們不如趁

這個機會。繞地球飛他一週。看看他們的情形。乃發了一個命令。大家就駕開飛機。一直跨過太平洋。穿過美洲。經過歐洲。從澳洲又回到中國。沿路之上。都瞧着五色的旗子。在大陽之下。飛揚飄蕩。心裏想道。哼哼。中國也有了這麼一日呢。

且說我們回到了祖國。只見遍地都是一番新氣象。從前的國旗。扯將起來。總像有一層晦氣罩着。這時候。他偏會放出萬道的霞光來。燦爛輝煌。好不榮耀。好不威武。當下二十二個總代表。把這兩天的事情。報告了一下。接着就遞了一封書子給我。我打開一看。原來是他們代表全國國民的同意。請我做總統。我搖搖頭道。我不要做這個什麼烏總統。你們還是再去舉別個罷。

哈哈。不才剛剛寫到這裏。忽然聽見門開處。我的「伊」跑了進來。嘻嘻哈哈的嚷着道。你又在那裏發什麼胡說。少瞎謔點罷。說着。早把我這做的「十年後的中國」一搶了過去。一會兒看完了。就用指頭羞着臉對我說道。你也不

怕別人笑掉下巴的。怎麼這樣亂七八糟的胡說起來呢。就憑你這麼一個人。也想發明什麼發射器來。替中國出氣。我怕氣沒出着。到惹得一身的窮氣。晦氣呢。與國強種。原來是要大家打伙兒齊心努力。研究學問的研究學問。發展實業的發展實業。那麼纔能把中國弄得富強起來呢。像你這麼糊說起來。你又不是「封神榜」上的「洪鈞老祖」。那裏就會有這大的神通。弄得天翻地動。說着只管羞着臉。我被「伊」這麼一來。到弄得耳根子都紅

了。心裏想道。我也不過是受多了閒氣。心裏嘔不過。所以寫幾句話來玩玩。那裏還當真想怎麼樣不成。但是又不要在「伊」面前太顯得「寒慚」。給「伊」說嘴。於是搭訕着說道。這算什麼呢。我不過說說玩玩罷咧。況且中國這麼大。人才這麼多。你怎就曉得沒有幾個人出來。替中國做這麼一番專業呢。「伊」道。等着瞧罷。我也等着瞧罷。

小說家的修養

寄塵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此兩語縱不能全做到。亦須做到十分之五六。
文筆之優美次之。

讀詩十二訣

四言讀毛。五言讀陶。七言讀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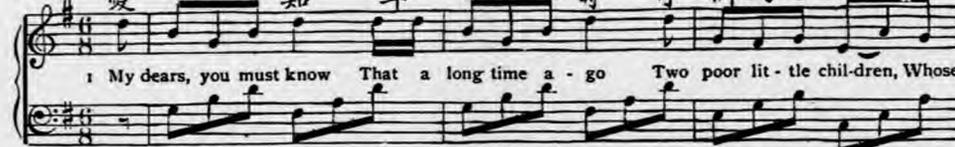
(註)毛詩也。

林中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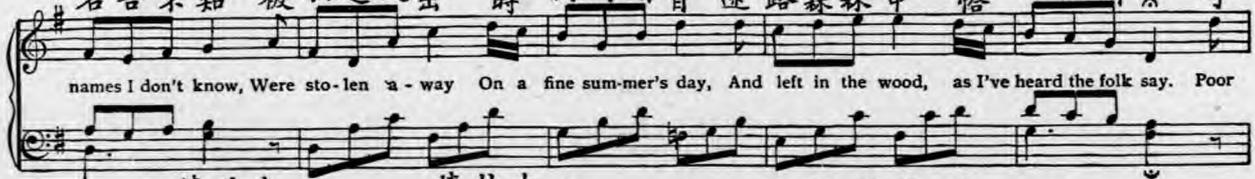
The Babes in the Wood

(其一) 愛者汝須知 年湮日遠時 可憐兩小兒 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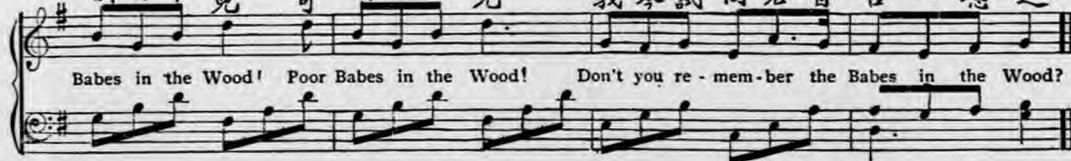
My dears, you must know That a long time a - go Two poor lit - tle chil-dren, Whose

名吾不知 被騙遠走出 時為溽暑日 迷路森林中 恰如人所述 可



names I don't know, Were sto - len a - way On a fine sum-mer's day, And left in the wood, as I've heard the folk say. Poor

憐林中兒 可憐林中兒 我今試問君 曾否一念之



Babes in the Wood! Poor Babes in the Wood! Don't you re - mem - ber the Babes in the Wood?

(其二)
 條忽日已暮
 環境實堪驚
 夕陽沒山麓
 月色無光瑩
 哭已復哽咽
 哭聲不忍聞
 可憐活潑兒
 已化月下魂

2. And when it was night,
 So sad was their plight;
 The sun it went down, and the moon
 gave no light.
 They sobbed and they sighed
 And they bitterly cried,
 And the poor little things they
 then lay down and died.
 Poor Babes in the Wood! etc.

3. And when they were dead
 The robins so red
 Brought strawberry leaves to over
 them spread.
 Then all the day long,
 The branches among,
 They mournfully whistled, and this
 was their song:
 Poor Babes in the Wood! etc.

(其三)
 兩兒既化去
 傷心感子規
 唧彼秋樹葉
 理掩死者尸
 自此終日長
 悲啼守樹枝
 啼聲慘復厲
 一啼一回悲



一星期的新聞記者

天笑

何止欺是個美國留學生。他在美國除學了法制經濟等科目之外。還學了一科新聞學。他很痛心於中國新聞事業的不發達。新聞記者的常識淺薄。他在美國的時候。發了一個宏願。他說歸國以後。必須提倡新聞事業。辦一種獨立不羈的報紙。做一個新聞界的模範。一洗中國現在新聞界萎靡不振之習。他發表了這個志願。許多同學同志。很贊成他。附和他。都說現在新聞記者中。實在是太沒有人材了。要是你老兄回國去。整理一切。包管可以把新聞事業一振。在新聞界中。放一異彩。新聞是指導國民的利器。現在世界各國。視之何等鄭重。我們大家很望你老兄。歸國以後。爲中國新聞界吐一吐氣。

經了一年以後。何止欺便畢業回國了。他不忘從前所發

的志願。回國後。便想從事於新聞界。第一步。他便去請教比他先回國的同學老前輩。他說我想籌集十萬塊錢。辦一個日報。必能在新聞界中別樹一幟。依照我的計畫。三年以後。定然突過現在中國銷數最多的報。那老同學道。將來辦得如何發達。我們暫且不談。況且你老兄是學過新聞學的。當然有成竹在胸。就是這籌集十萬塊錢。却是不容易啊。何止欺道。近來吾國實業。漸漸兒發達了。況且新聞是個文化事業。難道籌集十萬塊錢。便這樣的繁難嗎。老同學道。辦別的事業。招股還容易。開報館招股更繁難。一般人的意見。以爲開報館向人招股。宛如勸捐一般。還是慈善事業的勸捐。他們還存一個福報的心。比較容易些咧。你不信時。請試試看。

何止欺聞了他老同學的話。不免將信將疑。他想開報館的心。却終不能消滅。因此他在親戚朋友中。常常宣傳他的意見。有一位親戚道。開報館不是容易的事啊。買機器。造房子。只怕就要去了好幾萬。再有幾萬。也能彀支持到三年嗎。與其開報館。還是經營別種事業好。有一位朋友道。中國的報館。要熬資格。具經驗。不單是靠着有新開學的學識。因為中國看報的人。向來不知道什麼叫做新聞學。他看慣了那一種報。便永遠看那一種報了。你一個新報紙出世。即便辦得十分好。人家又何從而知你的好呢。其他還有幾個親戚朋友。有的便拒絕了他。有的却敷衍他。說要是你這報館成立。我總附一千塊錢的股子罷。其餘五百塊三百塊錢的也有。

何止欺看看。開新報館的事。一時不能成爲事實了。但是他對於新聞事業的意思。始終沒有淡忘。他想既然不能自闢一條新路。還是且走他那條老路。就由他的老同學。介紹到一家很有名望的報館裏去。這位老同學。當然和

何止欺大大的揄揚了一陣子。他說何君是美國畢業的學士。他說何君是學法制經濟學的。他說何君是研究新聞學的。他說何君是很熱心於新聞界的。這位經理。也極致歡迎之忱。他說何君的英文定然是好的。可以請他翻譯西報。他說何君的國文一定是不差的。可以請他做幾個評論。只是大材小用。到我們做報館裏來。不免有屈些了。

何止欺當然不願做外國人留聲機器的翻譯。自然他有一肚子的經綸。像初夏三眠以後的蠶。要吐了出來。他說願擔任編新聞。做評論。經理和總編輯一商量。看重他是一個美國學士。竟答應了他編新聞做評論。何止欺想今天居然被我做了新聞記者了。從無筆階級。做到了有筆階級。當然要發揮新聞記者的權威了。第一天的下馬威。就要試試歐洲一句名言。說什麼「一個新聞記者的筆。勝於三千毛瑟。」中國成童詩上也有兩句。喚做「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我的有筆階級。須和有鎗階級比一

比武。當時國人對於軍閥痛恨澈骨。他到了報館第一天。就把某軍閥痛罵了一頓。筆酣墨飽。做得非常得意。出了報館。還念與他朋友聽。到了明天早晨。在牀上一張開眼睛。就討報紙來看。却尋來尋去。尋不到自己的批評。却換了別人一個模糊影響的批評。竟莫明其所以然。足足把他氣了一天。

到了晚上。剛踏進報館的門。茶房便說總理請何先生過去談一談。何止欺便跟了茶房。走進總理室。總理一見他。便滿口的抱歉。他說昨天先生的批評。痛快是痛快極了。不過我們報館裏。一向不十分激烈。而且對於某軍閥。略有關係。昨天匆匆。沒有和你先生說。這是我們的疏忽。當時大家商量。本要仰求先生。另做一評。因為時光已晚。排字房又催得很急。說明天只怕出不出火車報。因此斗膽換了一個。請先生原諒。今天的批評。仍舊要仰仗大筆的了。

何止欺唯唯諾諾。回到主筆房。呆呆的想。原來軍閥家是

不能得罪的。其實中國爲惡的。也不獨軍閥。那軍人們思想簡單。都是這一班惡政客。從中挑撥。這政客是該罵的。他便做了一個批評。把某政客冷嘲熱罵的諷刺了一陣子。先給同事們瞧一瞧。同事們都說這人可惡。罵得很好。足以使人心一快。何止欺便把那批評。發到排字房裏去了。到了明天早晨。他只怕又不登出來。一醒就教家中人取報來。這一回可登出來了。仔細一瞧。却見只登一半。下半統改過了。把關於某政客的姓名事實都改去。只做了。一個籠統罵政客的批評。

何止欺只歎了一口氣。這天是何止欺到報館的第三天了。到了主筆房。只見他的桌子上。留着一封信。却是總理寫的。上面很客氣的話。大意是說「昨天又改了先生的評論。惶悚之至。實在因爲此中又有些關係。現託此人進行一事。是我們去託他的。方在進行中。稍有眉目。在此時期中。萬不能罵他。仍請先生原諒。」何止欺瞧了。知道又是。有關係人。只索聽之而已。以後知道政客也是罵不得

的。他原本來管的地方新聞。只在地方新聞上着想。何必去罵政客呢。今天他編輯新聞時留意着。他想一個省議員發見行賄案。這是該罵的了。做好了。恰巧那總理偶爾到主筆房來。見了何止欺。又說了許多抱歉的話。看見桌上有止欺做好的批評。止欺連忙給他瞧了。說今天這個批評。不知有無妨礙。總理聽了一瞧。說很好很好。沒有沒有。這應該攻擊的。止欺道。沒有妨礙。我就發了。

到了明天早晨。何止欺不再和昨天一般性急。他想今天再也沒有問題的了。慢慢兒梳洗已畢。再取報來一看。却見昨天所做的批評。已完全改過了。改得模模糊糊。不知說些什麼。他滿腹疑雲。想前兩天不去管他。因為不知道他們的忌諱。現在是個入國問禁的態度。不能不小心些。但是昨天這個批評。早經總理過目的了。怎麼又改過了。難道總理當面不好意思說。背後又改了啊。他到晚上。無精打彩的到了報館。這天是到館報第四天了。何止欺到了主筆房剛坐定。這位總編輯先生。着人來請。

止欺到了總編輯室。那位總編輯先生說。對不起得很。昨天你先生這個批評。本來那位議員的確該罵。無奈我和他還關着一點兒親戚。他還是我的長輩。這批評登出來。他一定與問罪之師。怕是原不怕他。不過他的囁嚅。也有些可厭。所以我斗膽把他改了一改。何止欺道。不妨不妨。我不過來觀光觀光。做批評也不過隨手拾來。改了也沒甚要緊。止欺回到主筆房。心想總理一方面要顧全。總編輯一方面當然也要顧全。好在不必專注政治一方面。就是經濟一方面。也可發揮。他今天便別創一格。做了一個關於經濟的評論。不免對於某資本家有所諷刺。他說財閥的勢力。將來可以勝過軍閥。又把勞力與資本的原理。說了一說。他做好了。先給這位總編輯瞧了一瞧。總編輯先生道。我的意思。現在在中國。到底還要靠着資本主義。因為要振興實業。誰拿資本來呢。況且某資本家。現在大家正要利用他。我想做批評。最好是凌空着筆。八面玲瓏。人家聽了。宛同近世格言一般最妙。止欺道。你老先生當

然是有經驗有閱歷之談，請你改正罷。

明天早晨，何止欺也不急急於看報了。知道不知改得甚麼樣子。睡了一個大晏朝。直睡到午後方起身。索性也不高興看報了。到四五點鐘到報館。總理對他說：「今天發本埠稿子的那位先生，忽然因為老太太有病，不能到館。請先生給他代一代。」外埠新聞，橫豎有兩個人咧。何止欺想，這倒很好。本埠新聞，注重社會上的事。中國的社會新聞，不大注重。我來對於社會上做幾個批評罷。這時有個某某藥房，專賣嗎啡，私售鴉片，還用種種假藥害人。止欺想這是應該加以攻擊的，便痛痛切切做了一個本埠批評。發到排字房，他收拾稿件，預備回去了。只見那位營業部長周先生跑進主筆房來，他說：「何先生請你講一句話。止欺道：『什麼事？營業部長道：『剛纔先生不是做了一個罵某某藥房的批評嗎？止欺道：『是啊，你怎麼知道的呀？營業部長道：『剛纔我到排字房裏，聽見先生做的批評。不過某某藥房在吾們報館裏，每月有好幾百塊的告白，倘然這個批評一

登出來，明天他們立刻把所有告白撤回。現在我們報館裏經濟困難，那裏可以無端少却幾百塊錢告白呢？所以我和先生商量，可否把這批評做得和平些，最好不帶着他們，空說最好。止欺道：『既然如此，我就另做一個罷。』

明天下午，何止欺仍舊到館。這是第六天了。還是發本埠新聞。今天恰巧有個某某同鄉會開會，却有兩派意見，各執。會場上衝突起來，甚至於互相鬪毆。止欺就把這件事做了個題目，發了一些小議論。又把某處地方人的惡劣習性，帶着幾句。那時恰巧有個同事，發完了稿子，走過來談天。見了止欺，便問今天本埠新聞上，有什麼新聞。止欺便把同鄉會打架的事情告訴他。又說某處地方人的惡劣習性。向來只是搗亂。那位同事道：『先生，你這話口中說說還可，切勿做評論。止欺怔了一怔道：『爲什麼呢？那位同事道：『你知道我們這位總理，便是這處地方人啊。我們因爲投鼠忌器，所以明知那處地方人的惡劣習性，却只緘口不言咧。止欺道：『總理是那地方人，便對於那地方人不

能言嗎。可憐的新聞記者啊。

何止欺這時對於新聞事業的心。已經冷了大半。他們說不好對於總理的鄉人加評論。他就把那個做好的評論換了一個。到了明天。他又到館。這是第七天了。依舊發本埠新聞。這天他到的很早。他便把這七天來的經歷。心事如潮的都湧上來。他想第一天罵軍閥。說軍閥是不能罵的。第二天罵政客。說政客是不能罵的。第三天罵省議員。說省議員是不能罵的。第四天罵資本家。說資本家是不能罵的。第五天罵商店。說商店是不能罵的。第六天罵同鄉。說同鄉是不能罵的。這六天歷史。如此如此。我瞧歐美人的新聞。很注重評論。無怪中國評論這般少。而且都是凌空着筆。不敢得罪人。原來有這種種的關係在裏頭呢。這時何止欺。已沒有從前抵掌快談天下事的豪情了。便是在報館裏。也沒有攻擊人的勇氣了。他想做新聞記者的。簡直是做奴隸罷了。他越想越氣。今天他發新聞時。再也不敢得罪那些大人先生。他只在瑣聞裏去尋題目。他

尋到一條公堂案。是一個妓家。因為買了一個女孩子。被人告發到公堂。女孩子發濟良所。妓家罰錢。何止欺就把這事做了個評論。幾句普通的言語。說買良為娼。本干例禁。公堂應該重辦云云。到了明天。却完完全全的登出來了。恰巧介紹他的那位老同學。下午來訪他。他便把一星期的經歷告訴他。說做了七個批評。完全的只有這一個。大概中國的報紙。只能罵富烏龜的罷了。那位老同學。只是笑而不答。

何止欺問他怎麼好笑。老同學道。我剛纔從你們貴總理府上來。你們貴總理甚不高興。我問他們下人。知道今天早晨。和姨太太大吵嘴。甚而至於打架。原來這位姨太太。是堂子裏討的。他的爺娘。還在那裏做生意。前天買了一個女孩子。被人告發。吃了官司。這姨太太原託貴總理。關照訪事。將這稿子。一概不送各家報館。貴總理非但沒有辦到。而在自己的報上。反而做批評痛罵了一頓。姨太太今天知道了大怒。這禍只怕是你老兄鬧出來的罷。何止欺

道。該死該死。我怎麼知道這便是敝總理的岳家呢。我很抱歉。請你見敝總理代為負荊。你說不知者不為罪罷。

第八天上。何止欺辭職不到報館了。他說連一個烏龜都不敢評論。還當什麼新聞記者。當這一星期的新聞記者。教訓很受得不少啊。

社交遊戲 驢子尾巴呢？

運動場……客室
人數……五至十二（稍多亦可）



這個遊戲運動很簡便。我們用一張大紙，畫一個無尾巴的驢子，貼在牆上。然後主人隨意揀一個客人，將預備好了的紙條尾巴交給他。紙條尾巴上有一口別針。如是把他的眼睛用手帕蒙起來。把他弄得轉幾轉。（三三轉就夠了）就對他說。「驢子的尾巴生在那裏。請你把他安起來罷。」他就憑着他的記憶想象去安。安的時候，非常引人發笑。因為十個就有十個是安錯了的。

注意 安尾巴的時候。只能用一隻手。其餘的一隻手。應當放在身後。也不許用法子探出驢身的所在。

筆記小說

能博見聞、增智識、而為消閒妙品、雅俗共賞、者、其惟筆記小說乎、本館所出版各種、定價極廉、茲將名目列下、以供諸君採購、

東坡逸事	同上續編	清稗類鈔	廣智囊	廣陽雜記	兩般秋雨盦隨筆	履園叢話	虞初新志	虞初續志	虞初志	香祖筆記	春在堂隨筆	池北偶談	足夜雨秋燈錄	庸庵筆記
一冊	一冊	八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三角	三角	四元	五角	五角	四角	六角	三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二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淞濱瑣記	夜談隨錄	聽雨軒筆記	茶餘客話	遣愁集	閱微草堂筆記	精刊瓠臠	小說叢考	石頭記索隱	歐美小說叢談	武俠叢談	上海閒話	然犀錄	嘯亭雜錄	附錄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八冊	一冊	六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二冊	三冊	一冊	一冊
三角	三角	二角	五角	二元	六角	四角	八角	五角	五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四角	四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未雨綢繆

邱子澄

在城裏鬧市相近有一條住屋櫛比的長巷前臨清流岸旁幾家巨宅門前還種着幾棵槐樹和榆樹多是發榮滋長濃蔭蔽天似乎表示這幾所第宅年代確甚淹久的樣子似這般的幽靜所在位置既屬適中交通又極便利戶戶南向又得冬暖夏涼的優點所以一般世家巨閥自然爭先恐後愛在那裏卜居對岸又有一二所新造的洋房和一個舊式的花園風景却也不惡

東巷口一所大宅子記得二十年前舊主錢叔明因祖父死後殯殮無資把來賣與王姓的規模宏大氣象壯麗靠左有一花園頗具亭臺池館之勝假山玲瓏花徑繚繞九曲橋四面廳應有盡有佈置美備可見建造的時候真煞費經營呢這多不必細表單說幸運之神本來趨炎附勢幫幫勿幫助的聽說這屋自從王姓管業之後有一會園裏被風吹倒了一棵樹却被他們發現許多窖藏的銀錢叔明雖也耳聞這事不過無詞可措也不能向他們理論只悔未曾早知藏銀的所在白白的把來便宜了別人

原來錢叔明的祖上本是個世祿之家吸收民脂民膏着實不少傳到叔明的祖父守魯手裏真個是豐衣足食一輩子享用不盡守魯為人雖然才識平庸不求開達然勤儉持家尚不失為守成之子回奈後輩不肖子弟不知物力艱難個個都是視金錢如糞土有限的家私經不起無度的揮霍守魯既無法禁止眼見偌大資產消耗迅速匱乏可虞暗暗裏替後人設法窖藏這一筆銀錢想來他臨命的時候忘把這事情告訴兒孫可憐這一番未雨綢繆的苦心兒孫們却絲毫未曾沾光倒反討好了別人咳諸君你們想守魯這般辦法笨不笨呢

叔明賣屋之後雖得三四萬左右的屋價但是料理夙遺所費已去其半剩下一二萬家私若能省吃儉用總也好算得一個上中人家可是叔明這人深染父兄的習性輕財已慣以致每月子息所入總覺不敷開支他又無所事事別無進款來貼補基金上不免年有侵蝕不及十年家况就頗形拮据起來到了那時叔明年齒日增漸知悔悟對於一切用度竭力節省無如身無薄技不能在外面任些職務找幾個錢來補助家用縱然敗子回頭自怨自悔只是桑榆之收已覺太晚哩

近幾年來生計程度日高他的食指又日增一家之中分利者多生利者少幸虧他的大兒子承祖還能自立在紗廠中佔一個小小位置逐月有十多塊錢的薪俸足可支持他一房的開支他第二個生的是女兒現在十三四歲還有一個十一歲的小兒子他如今的進款雖然尚有五六十元一月的利息可是房租咧伙食咧添製衣服咧一切應酬費咧子女的教育費咧多要在這裏頭開支所以他這一個門戶真覺艱難維持的還有他那子女婚嫁的費尙無着

落要是發生什麼意外事豈不要宣告破產麼虧他老先生矯枉過正聽得人家說起什麼有獎儲蓄的好處有什麼特獎呀頭二三四五獎呀末尾呀希望無窮萬一倖中那豈不是意外的幸福不然過了十餘年還要還本呢他不見獵心喜也就入了半會從此他每月的開支又增添了幾塊錢一筆應繳的會款在他的意思無非希冀得個把大獎稍舒窘况並且十餘年後這筆錢仍是有着落的或者將來一暎不視的時候還可以拿來做喪葬費呢那知儲蓄會方面定出這些有獎儲蓄的辦法原是鼓勵人家能節浮費果然好的像錢叔明這樣的家况他這用心也算「未雨綢繆」但只含有微幸心那裏竟能如願呢

不如意事常八九叔明自入會以來勉強支持到今年已將近四年了繳過的會款也有二百餘元了可是時運不濟祇得過兩三回末尾他平日還在做他的頭獎夢那知他的壽命却等待不及今年秋間竟一病嗚呼了然而未滿年的儲款是照章無可照數退回的承祖仍不免到處張羅纔得料理他這喪事呢

諸君試想這錢姓祖孫一個藏鏹遺子一個儲款防後都用過一番「未雨綢繆」的苦心其間用心雖覺不同叔明似乎比他祖父有智識些不會把銀錢虛擲然而也弄得個死後喪費無着照這樣看來有餘錢儲蓄的人該要如何措置纔可防及身後有備無患這個妙法兒還要請諸位想一想拿來報告大衆使一般有老輩和幼輩的當家人知所適從呢

(完)



純粹華商組織
 壽險專家管理
保壽公司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
 電話中央一〇七三
 分公司一百餘處
 章程函索即寄



暮境痛語

涵秋

吳老頭子在德興當典裏站頭櫃。整整有三十個年頭。現在年老氣衰。辦事有點不大中用了。他想到向老板辭退。便和他的老伴兒吳老奶奶商量商量。吳老奶奶劈頭對他道。別譚罷。別譚罷。你這個老不解事的東西。有福不會享。吳老頭子抹一抹他那幾根鬍子。笑着道。什麼有福不會享。你且詳詳細細的告訴我聽。吳老奶奶連忙的搖手道。別譚。別譚。譚起來真把人氣煞。你……你……你這老東西……唉……別譚。別譚了。譚起來真把人氣煞。要氣出大病來呀。吳老頭子聽了這幾句話。只是呆呆地望着他。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可憐吳老奶奶氣得上氣不接下氣。過了好久的工夫。纔慢慢說道。你可憐辛辛苦苦地

忙了一生。現在給那一對小夫妻作威作福。我想有點替你可惜。可是我呢。唉。自從入了你吳家家門以來。燒鍋煮飯。洗衣漿裳。不曾有一天閒。真是忙得要死。如果說你家窮罷。他們一對小夫妻。穿綢着緞。卻闊綽得很。唉。也罷。我老奶奶這顆命。前生注定是苦的。今生苦苦。修修來生。而且苦去苦來。無非爲的這一份家產……吳老頭子聽他說到這裏。連忙插嘴道。你老太太曉得這句話就得了。還說什麼有福不會享呢。我也生得一身苦骨頭。是閒不得的……吳老奶奶接着道。照這樣說。你將來就死在那德興的櫃台頭上罷。現在還商議什麼呢。吳老頭子道。別譚……不嚙嘴了。一對好好的老夫妻。不要因爲幾句

閒話。着起閒氣。傷了和氣。吳老奶奶餘怒未息。只是不做聲。忽然大門轟轟的響了起來。吳老奶奶冷笑道。少奶奶又回來了。接着喊道。小蓮子。小蓮子。快去開門。大少奶奶回來啦。小蓮子在廂房趕忙答應了一聲「曉得了。」就輕輕的把門開了。來人卻不是他家的大少奶奶。他打扮着女學生的模樣。輕輕的向小蓮子道。你家少奶奶在家嗎。小蓮子搖頭道。不在家。他早上就出去了。那女學生追問道。到那家去。小蓮子道。不曉得。他就翻然而去。吳老奶奶已從房間走將出來。問小蓮子道。不是少奶奶麼。小蓮子道。不是。是劉家二小姐來找他的。吳老頭子在房裏道。他早上就出去了嗎。小蓮子應道。是的。恐怕回去了。(回娘家去了)吳老奶奶冷笑道。莫問他的信罷。一年三百六十天。他倒有三十六天登在家裏呢。老頭子嘆了一口氣。房裏外又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了。

原來吳老頭子到了三十多歲的時候。才養了一個寶貝的兒子。後來一天一天的把他撫養大了。照老奶奶的意思。還把他送當典裏去學生意。將來好承繼父業。老頭子初意也是如此。後來卻聽見許多朋友說。現在文明世界。洋飯(吃外國人的飯)非常的好吃。因把他的兒子寶林。送到一個教會學校裏去讀書。那時光吳寶林已經十五六歲了。他倒十分的聰明。從外國人學英文。打哀比西帝學起。不到三年的功夫。居然能夠和外國人直接諳心。而且侃侃而譚。口若懸河。像老伶工唱流水板似的。吳老頭子聽了。雖然莫名其妙。心裏卻歡喜得非同小可。後來經一個外國人把他薦到一個郵政局裏去幹事。老夫妻兩個。自然都是歡天喜地的。不料這寶貝。自從入了學校以後。吸了滿肚皮的外國空氣。覺得中國式的老家庭。處處都不合他的意思。甚至於要把祖宗的牌位。和供奉的神像。搬了出去。供上十字架上的耶穌來。你道這兩個老夫妻。可能容得他如此的主張嗎。既然不能相容。父子間的感情。就一天生疎一天了。後來譚到婚姻問題。寶林自然又大大發揮了他的一番自由戀愛的主張。什麼媒妁之

言。父母之命。他是絲毫不顧的。兩老聽了。卻也無可奈何。雖然望孫懷切。終不肯過拂愛兒的意思。只得聽其自然。後來不到一年的工夫。寶林果然和一個女學校裏的女學生發生了戀愛。其初書信往還。兩老固然如在夢裏。後來他們倆譚到結婚的條件。兩老還是一點兒消息都未知。等到條件磋商好了。內有一件。需要和兩老言明。就是他們倆結婚以後。不願意和兩老在一塊兒過日子。要另外組織一個小家庭呢。兩老聽言之下。如同冷水澆背。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過了一刻。可憐老頭子淌下眼淚對他道。我兒寶林。我們老夫妻兩個。好容易辛辛苦苦的把你撫養大了。到了現在。你也能夠自謀衣食。一場心事。算是去了一半。不料譚到婚姻的事體。你竟反起臉來……老奶奶在旁邊也淌下淚來。老頭子哭着說着。像似苦苦地向他那寶貝兒子哀求一件重要的事體。這時光寶林沈着臉。雙眼呆呆地望着壁上。老頭子說的一番話。似乎隨便可以踩他或不睬他。後來老頭子又斷續的說道。我

兒寶林。我們老兩個雖然討厭。但是你應該看看你媽養育你的一番恩意……老奶奶忍不住了。在旁插言道。我兒寶林。老實些告你一句話。就是你如能要我們老兩個立刻死去。便請你以後在外邊娶新婦。不然呢……我想新婦還是要在家裏的好……寶林一時被老夫妻兩個說得沒法。只得勉強再向那情人商量商量看。打算情人能够允許固很好。不然。就決意和他們兩個老人家脫離關係了。幸虧那情人允許了。惟以二年為期。過了二年。就要實行從前所規定的那個條件了。

那女學生姓秦。學名素真。自從和寶林認識以後。郎情如漆。妾意如膠。纏纏綿綿。便定下了三生密約。譚起他的學問來。似乎還是皮毛。品行呢。倒也沒有可議的地方。不過瀟瀟洒洒。不受絲毫的縛束。這一層卻因為他自命為解放女子的先鋒。所以行為上特別地做得與眾不同。像他這樣放浪不羈的女子。將來要和吳老奶奶那樣規規矩矩的人過日子。他曉得是使不得的。因藉口他家庭腐敗。

提出組織小家庭的條件。後來寶林把種種困難的情形，告訴給他聽。卻也無可奈何。咬着牙根答應了。二年為期的說頭。不過關照面子的話。然而弄假成真。將來的糾紛。寶林自己也曉得是免不掉的。

他們倆結婚了。舊式的家庭。是不宜於舉行文明結婚的儀式的。於是他們賃了個著名旅館。做個新式的洞房。等到蜜月旅行完畢回來。纔與他們老兩個併合。一幕怪家庭的怪現象。從此就層出不窮了。最顯而易見的。就是老奶奶歡喜念佛。少奶奶歡喜念聖經。一天。少奶奶問老奶奶佛在那裏。老奶奶說佛在天上。少奶奶冷笑道。一個極樂天堂。難道還有兩個上帝主宰嗎。世界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崇拜耶穌。獨你們這一般中國老婆太太們。要崇拜偶像的佛。老奶奶又是個很能勤勞的人。家裏平時雖然雇用一個女僕。但是這女僕所做的事。都伏侍在少奶奶一個人的身上。老奶奶一天到晚。洗衣裳。做針線。如同第二個女僕一樣。少奶奶的架子。實在擺得十足。廚

房的門。從未進過一步。衣服鞋襪。從未動過一針。家鄉雖然沒有遊戲場。他卻時常出去白相白相。一天。婢子小蓮子請假回家。老奶奶到親眷家去應酬。老頭子坐在家裏。一直等到午後二點鐘的時候。廚房裏還不見冒烟。遂匆匆的跑到店裏去吃剩中飯。路上碰見了兒子寶林。高坐在黃包車上。車夫拖得氣呼呼的。一瞬間。擦老頭子的肩旁過去了。老頭子藍布長衫。穿得比拖黃包車夫好不上多少。他兒子一身都是華絲葛。何等的闊綽。在路上碰見了。彼此不相招呼。無論什麼人。也猜不出他們是父子呀。這天晚上。大舞臺新聘請的一個名角。初次登臺獻技。吳老頭子。忽動了顧曲的豪興。因在店裏弄了一張優待券。匆匆地走到戲園裏。在二等座上坐下。等到那名角要登臺的時候。東邊包廂裏來了一對少年夫妻。十分漂亮。引得看客都注意起來。老頭子抬頭一望。卻不是他人。原來是他的令郎和新婦。心中倒也不生若何的感想。祇覺兩眼婆娑。瞇睡非常。便不俟那名角出場。就匆匆的回去。

到了家門口，輕輕地把門敲開。原來老奶奶尚未登牀呢。他問老頭子道：「你今天怎樣到此刻才回來呢？」老頭子笑道：「看戲去的。」老奶奶道：「可曾聽見他們兩個人麼？」老頭子道：「聽見的。聽見的。他們一刻就要回來了。此刻時間不早了。你且上牀睡覺去罷。門給我守。我還不會瞌睡呢。老奶奶連忙搖手道：「我不瞌睡。你睡覺去。門給我守。門給我守。老頭子只得登牀睡覺去了。可是經了一番波折，轉轉轉不能成寐了。只聽見剪刀的聲音。老奶奶此刻正在縫衣守門。過了一刻，他兒子和新婦還不會回來。他自己不會入夢。過了好久又好好的工夫。忽然大門丁東的響起來了。但是老奶奶毫無動作。老頭子不覺大奇。下牀拖了鞋子。出外一看，見老奶奶已在燈下呼呼地睡覺了。也不敢驚動他。就前去開門。他們一齊回來了。寶林見他媽媽伏在棹上，笑對老頭子道：「媽媽不會上牀去睡覺嗎？」老頭子笑道：「他是守門睡覺的。寶林又笑道：「媽媽真呆了。睡在牀上就不能守門嗎？不是的……不是的……他是做夜作的。」

不是守門的。這時光老奶奶已醒了出來，說了一聲：「你們已經回來了。」大家便各自睡覺去了。

一天，少奶奶過小生日，便邀了許多的舊同學到他家裏聚會。可是事體繁了，小蓮子一個人忙不開。老奶奶又是個好動的人，在平日尚且操持家政，此刻他就圍起舊布的圍裙來，走到廚上預備幫小蓮子的忙。給少奶奶瞧見了，以為婆太太操作僕人的事體，有關他的體面，便氣得了不得。匆匆的走到廚房裏，惡聲道：「難道小蓮子不會燒鍋煮飯嗎？老奶奶被他這一聲，嚇得真是非同小可。回頭一看，瞧是媳婦。正是又驚又氣。在這個當兒，論理老奶奶要大大的責備他一頓。可憐老奶奶到底是個忠厚老實人，不但不責備他，而且忍氣吞聲避過去了。他以為這個強悍的媳婦，是不受責備的。萬一兩下弄了吵鬧起來，轉給來賓笑語……像這樣的情形，後來發生了好幾次。那少奶奶倒也爽快。老奶奶既然好動手，後來他就索性把他當做奴僕看待了。但是老奶奶從不會在老頭子的面

前。說過他的媳婦一聲壞。不過老頭子卻很明白這個中間的情形……如是過了一個年頭。居然相安無事。這一年的春天。少奶奶生產了。產了一個肥頭碩腦的男孩子。笑得他們老兩個。嘴都合攏不起。於是老奶奶房裏忙到房外。房外忙到房裏。殷勤到了萬分。從前所受他的閒氣。早已飛到九霄雲外。不過瞧瞧少奶奶的顏色。似乎終無感激之容。而且冷冰冰的有嫌厭他的意思。寶林替他的兒子起了個洋文的名字。叫做小威廉。他們倆呼喚起來。自然純熟非常。可是到了老兩個的嘴裏。便格格難吐。時而喚作小翩翩。時而喚作小連連。笑得少奶奶格格不休。後來他們老兩個便老老實實的喚他叫小乖乖了。

這小乖乖長到足足一歲的時候。少奶奶便整整歸吳寶林兩年了。兩年的條件。從前不是定得非常的鄭重嗎。現在事到臨頭。如何辦法呢。急得寶林暗中直跳。他們二老。固然睡在夢裏。絲毫不知。老頭子和老奶奶商議辭退的那天。便是寶林要履行條件的前一天。少奶奶已屢屢向寶林有所表示了。這天晚上。寶林打算預備和二老決裂了。不料忽在局中得着一樁可喜的消息。就是他們局長。決明天移職鎮江。要將寶林隨帶渡江去。於是寶林因此得了藉口的機會。便要求二老。預備將妻子帶過江去。二老知道那媳婦是個蛟龍。不是能够終久困在池中的。也就慷慨答應了。於是這怪家庭的怪劇。暫時宣告閉幕。



破天荒
之國產
配方補藥水

粹華製藥廠選擇吾國各省道地藥材依照科學方法提精攝華製成各種藥水爲吾中國破天荒之創舉發行以來已逾一載社會莫不稱便際此冬令正吾人進補之時猶如花木之宜培植但疇昔服煎補藥頗感不便今有粹華補藥水出服用既便效力復倍且可省却煎煮之勞或喜服膏滋者并可代煎粹華配料道地製煉認真已爲世人所共知是以服者日見增多衛生家曷加注意焉

總發行所在上海南京路親仁里口

小(3)

岡田式靜坐心理

一册 三角五分

是書爲雷通羣譯。蔣維喬序謂說理新穎。而於初學之指示尤頗確切。蓋不惟尋常之養生却病談。直有益於精神上之修養。洵養生家必備之書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標商「強爾摩」
魚定沙醬茄蕃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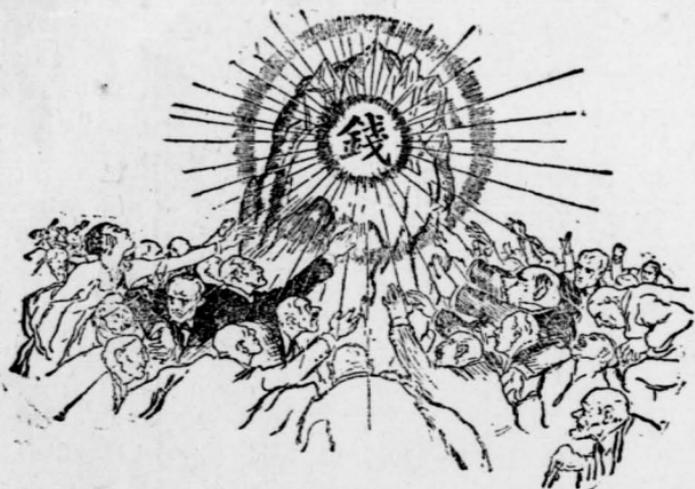
本牌之沙
定魚選擇
極精且係
用最合衛
生之方法
製成故能
名馳遠近
喜食者幸
常試焉
上海公利
洋行經售

新到
奧國
上等
肥皂



鐵錨牌洗衣條皂向歸
敝行經理其質地之優
美久已遐邇馳名
今又有新到數
百箱如蒙
賜顧祈向
敝行接洽
可也
公利
洋行
謹啓

諷刺畫



馬登原作 勁風譯意

錢對人說：「我是魔鬼的兵器，是可咀咒的東西。你們從山中掘了出來，做你們應用的東西。若是偷我，我就咀咒你。若是公正的賺我來，我就祝福你。你若是終身守住我，就要生禍作祟。你是爲我生，或是爲我死？我能生禍，也能造福，都是在乎你的心意。」諸君請看上面的這張圖畫，可見世上男女老少，無一個人不愛錢，無一個人不是爭先恐後，想搶些錢到手上來。這個世界，真是一個錢世界。但是大家既都是走到一條路上來了，怎麼能免去爭奪謀害的事情啊。

本館近刊彈詞多種。皆取有益
家庭社會。足爲世道人心之鑑
戒者。已出六種。書名列下。

孝女蔡蕙彈詞

一册 二角

是書記清初泰州女子上書救父
事。凡康熙之南巡。官吏之橫暴。孝
女之誠感。無不描摹入細。

同心扼彈詞

一册 二角

此書記清初康熙時永康縣奇女
子吳降雪毀家紓難爲國捐軀事。
俞曲園爲作年譜。黃韻珊爲作傳
奇。義烈清芬。流傳不朽。

娛萱草彈詞

一册 四角

藕絲綠彈詞

二册 五角

明月珠彈詞

一册 二角五分

此書記洪楊之役。河南祥符縣奇女子杜憲英
與夫周韜離而復合事。中間叙夫婦之殺賊。則
痛快淋漓。鼓亂離之身世。則悲壯蒼涼。爲彈詞
中極有趣味之作。

哀梨記彈詞

一册 二角五分

是書記南京女子黃婉梨於洪楊之役殺賊捐
軀事。情節極離奇變幻。文字亦哀感動人。中間
叙洪楊之殘暴。女子之節烈。尤爲有聲有色。足
補史乘之遺。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包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寶塔牌



TOWER
N.Y.B.T.O.B.C.O.L.D.



寶塔牌香烟每枝烟上
均有此項英文金字請
諸君特別注意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社會主義者

求幸福齋主

有一位新青年。是極端主張社會主義的人。自從在外國大學卒業。得了博士學位歸國以後。譯了不少外國社會主義學者的學說。交與書局子裏印刷出版。都能一紙風行。得了不少的銷路。和最大的好評。他又仗着一副好口才。在全國學校工黨各種社會團體裏。開了好幾十次演講會。到處宣傳社會主義。聽衆也無不同聲拍掌。表同情於他的演說。這因爲他演講詞中。實在有很精闢的地方。據他有一次說道。「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即是共產主義。但是談到共產兩個字。決不是貧人硬要去共富人的產。實是反對世界人類一切的私有財產制度。誰也不許

有私財私產的存在。」所以他這種十分公正的論斷。是無人不佩服的。而且他抱着這個主義。不僅一味宣傳。自己很能力行。他年紀輕輕的。二十三四歲的人。帶着博士的榮銜。享着學者的盛名。每月譯書、著書、當大學教授。所得的精神勞動的報酬。甚是不菲。他若一古腦兒將這筆錢取來。歸一個人享用。一定很可以享受最優美的生活。要是肯儲蓄的。也可積成一筆很大的財產。祇因他力行的社會主義。不贊成財產私有。就不肯把這精神勞動換來的報酬。當做是一個人私有的錢。每月這手拿來。那隻手就趕快花出去。交結一般朋友。替他在演講會拍掌捧場。

或是辦個什麼黨會。公推他做首領。都很能慷慨將錢送給一般同志。有時勻出一筆很巨的支出。到娼們中去考察社會狀況。越發像一個大手筆。真有千金散盡還復來之概。至於他的住處。因為不留私財私產的緣故。所以也就不必租賃什麼住宅。祇寄居在一個男女雜處什麼新生活組合裏頭。這組合雖標著新村二字。其實也不過像一個公寓罷了。有好幾十位青年男女。自命為新人的。公同打伙集股。組織了這所新組合。就也把他邀了進去。舉他做了一名首席委員。他出了一筆錢。歸并在公款以內。由公款中提出一項支出。購置各人日用所需的器具食品。按份分配給他。不拘什麼東西。祇能由他取其所需。不能算是他私有的財產。像他這樣至公無我。真不愧為一個模範的社會主義者咧。

後來他調查娼門社會狀況。頗得有些厭煩了。忽然與一位女同志名叫作 A j 女士的發生了極自由極神聖的戀愛。本來兩性戀愛的事。是很正當的。可以公開的。而且

用不着秘密的。無取夫什麼婚姻形式的。兩個人同在這一所新組合的公寓中。由兩個房間搬在一個房間裏。叫做移居的自由。和性的聯合。與夫人類中男女的互助。這也就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

不想後來同居了好些日子。彼此戀愛的熱度。沸到極點。就各人都得了一個新見解。覺得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誰都離開不了誰了。況且在這個新見解當中。彼此還夾着一個稍有不同的特別見解。若在心理學分析出來。男的一方面。覺着既然很熱烈的戀愛上了一個伊。非有伊不能安慰我的靈魂了。以伊這種美麗的面容。和活潑的理性。處在這種男女社交開放的場合。被戀愛自由的空氣包圍着。萬一有旁的男同志和我一樣戀愛上伊。竟然背着了我去誘惑伊。或者伊也竟然戀愛上旁的男同志。發生了新的兩性聯合。我能不嫉忌嗎。我能平白地失了伊嗎。不妥。不妥。我須得幫助伊脫離這個容易再被人誘惑的場合。另找一所新居。由我每天每時每刻伴守着

伊。保護着伊。好教這個美麗的伊。永遠爲我所有。……同時女的方面。也覺着我現在已經得着一個很好的他了。他年紀輕輕的。人品也好。本事又高。名譽也震天價響。不講別的。就是他每月所賺的錢。也實是不少。足夠我同他兩個人花的了。但是他這樣又漂亮又出色的人。除了我愛他以外。難保旁的女人也去戀愛他。勾引他。已經掉在我手中的一件活寶。我能够這樣大意。讓別的女人奪了去嗎。況且他花錢也太沒底了。住在這個亂七八糟的公共場合。誰都想騙他幾個錢。分利的既然多了。我的應有權利。就不免有所損失。本來他這人是我的。他賺來的錢也自然是我的。我能讓他再把錢分給旁人用嗎。不行。……不行。我必須勸他搬開這個雜亂的地方。另立一個新的家庭。每天每時每刻監督着他。陪伴着他。不許他再把錢亂花給一般爛污朋友。更不准他與旁的女人接近。大概憑他的本事。一年賺下來的錢。我和他可以過很舒服的日子了。這樣住在公寓裏。太隨便得緊。真正不成事體。……

有了這兩種心理上的作用。男的目的注重一個色字。要將伊的女性和女色據爲私有。女的目的注重一個財字。倒老老實實的要來誘惑那最忠實最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叫他拋棄反對私有財產的主張。然而伊有很巧妙的措詞。并不從他懷抱的主義上直接加以攻擊。只聽伊委婉向伊的他說道。「我們既已有了這很濃厚的戀愛關係。要想始終保持雙方的愛情。總不能不認做是永久的夫婦。想必你也決不肯承認是暫時的結合的。」他聽了。正合下懷。不覺點頭稱是。於是伊又說道。「雖說你平日很不贊成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然而世界人類中。既有你我這種新式的夫婦的結合。完全將基礎建築在極自由極神聖的戀愛關係上。那末。我們將舊式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改良一下。合同創作一個新的婚姻新的家庭。豈不是一件極重要的責任。爲我們所不可不努力的麼。」他道。「對。……對。……我也是這樣想。我們就此着手辦理這個新的婚姻。建設這個新的家庭罷。」

天下的事。慢慢都由討論變成事實。果然不出幾天。社會主義者的伊和 A j 女士的。討論終了。商權妥協。在社會報上發出一段聯名的公告道。「男性的何往齋。與女性的 A j。因為神聖自由戀愛的原故。訂立一種新式的婚姻。擇於某月某日某時在新生活組合公共食堂內舉行新婚禮。」又過了幾天。又刊有一段紀事道。「社會主義者何往齋博士與 A j 女士。昨日在新生活組合公共食堂中。舉行新式婚姻。那婚禮甚為簡單。不過由他二人對着許多男女來賓作了一個極普遍的言語表示。說他們從這天起。由朋友的關係。變成夫婦的關係。并要本着互助的精神。共同創造一個新的家庭。等到用過晚餐。開了平民跳舞會以後。他們新夫婦就僱了一部汽車。同乘到貴人關胡同他們的舊家庭去了。」

談起這個新家庭來。當初他們新夫婦選擇租賃的時候。很費了一番研究。何博士守着社會主義。自待很薄。想隨便租幾間房。勉強夠住就行了。A j 女士不依。一定要賃

所西洋式的樓房。說在衛生上是不不如此的。何博士念在衛生道理上。也只好應允伊的。及至房已租好了。很宏廠很美麗的住宅。決不能讓他空空洞洞的。就可以搬進去住。於是 A j 女士就問何博士要了一筆很大的新家庭開辦費。領着何博士一同來到臨記洋行。什麼銅牀呀。西式桌椅呀。掛鐘和座鐘呀。西餐器皿呀。以及一切的裝飾品。陳列品。買了一千多塊錢的。又連忙出了前門。到廊房頭條金珠店。買了幾件珠花金鐲鑽戒手錶。也在三千塊錢上下。又跑到大棚欄瑞祥綢緞莊。扯了好幾身時式衣料。幾套被褥。順便還替何博士也買了幾件漂亮衣服。又花了八九百塊錢。才歡天喜地一樁樁命人送回新家庭去。及至結婚了後。衣服早已做成。首飾也都帶在 A j 女士身上。屋子裏的陳列。也都煥然一新。連何博士也裝得非常講究。但是新家庭好組織。一日三餐。連同擦地板洗衣裳一切家常雜務。A j 女士是決弄不來的。於是又雇用了兩個僕人。一男一女。都紛紛向着這對新夫

婦叫老爺太太。何博士聽了。覺得實是於人類平等的主義上。有些抵觸。然而他們又非這樣叫不可。只好讓他刺一兩回耳。聽久了也就慣了。A j 女士很會理家。又將何博士從前安放在新生活組合中的行李。一古腦兒叫人搬了回來。由伊替他清理一下。便從此放在伊的房內。也由伊保管了。伊又將這回新置的事物。一一編成號碼。登錄在一個新式簿記上。常常很高興的打開來看。說：「我有了這許多好物事了。」只有何博士看在眼裏。不由心裏一陣一陣的難受。暗想糟了。我是反對私有財產的。如今添了一個伊。建設了一個這樣的新家庭。便置辦了這許多貴重東西。這不是財產是什麼。這財產不是我私有的。又是誰的。像這樣違背了主義。改變了主張。有人質問起我來。我這社會主義者無上的聲譽。豈不要受損害麼。想想有些不安。便來與 A j 女士討論。伊卻毫不在意。反拍起手來笑道：「你這人好不明白。財產歸一個人管着。算是一人私有。若是兩個人管着。便算是公有了。我們

新家庭裏面的東西。既是我們兩人公有的。又是新家庭中必需之件。有人問你。你說這并非私有。乃是新家庭夫婦二人所共有。也就與你原來的主義不違背了。」何博士聞言。頓開茅塞。也就只好贊成伊的理論。

又過了些時。A j 女士對何博士提出了一個條件。說：「我們這個新家庭。是采取分工制度。你在外邊賺錢。我在新家庭中擔任經理和會計的事務。我非有財政的保管權和支配權不可。請你此後將外邊所賺的錢。都一一交給我。我好行使我經理和會計的職權。」何博士不敢不依。登時便將一切財政權讓渡給伊。伊受任就職以後。第一次宣布政策。就是說要采取最經濟的方法。整頓財政。拒絕一切不相干的支出和浪費。又嫌着常常向汽車行雇零車坐。太不合算。便新買了一部汽車。僱用一個司機的。可以每天兩個人坐出去游玩。不會被汽車行賺了剩餘利子去。這又可算是伊第一次理財行政的大設施了。此時恰又有何博士從前一般同志朋友。是向來隨使用

何博士的錢。胡亂穿何博士的衣服。與何博士共過產的。如今何博士與夫人共產去了。撇下他們無倚無靠。三番兩次找到何博士的新家庭來。想照舊共一共產。何博士無可無不可。只因財政權在夫人手中。早已被伊認爲不相干的浪費。不肯從家庫中支出。何博士力不從心。也只好拒他們共產的要求。他們惱了。起初還僅僅在背後歎息道。「好好一位有名譽的社會主義者。自從娶了妻。便很珍重他私有的財產。可見奉行社會主義的人。妻是要不得的。一有了妻。便先把他的妻當做私有財產。然後就無論什麼他都要一一據爲私有。以獻媚於伊的妻了。」不想這話由一個直接向 A j 女士借錢的人。因爲要討她的好。便一五一十告與伊聽。她給過了這回錢。索與將那看門的男僕叫了上來。發布一種戒嚴令。從今以後。凡是老爺從前那般窮朋友。都一律不准進門。有客來。先問他要張名片。衣衫不齊整的。索性就推托說老爺不在家。將他們給我鬧走完事。然而這個結果。何博士得罪的人

就不少了。一般大同志因爲既沒得產共。便再也不到演說場中捧何博士的場。更不推舉何博士再做什麼黨什麼會首領。甚至於到處登報說何博士簡直不是東西。何博士聽得這些風聲。又回來告訴 A j 女士。并現出很惶恐的樣子。伊又笑道。「這算什麼。憑你這個人。又何必盡靠演講著書混飯吃。開會結社當衣穿。政府中人不是老早就拉你去當官嗎。如今那些只知道要錢的窮同志。既反對你了。你就索性去做官。豈不好嗎。」何博士到此萬般無奈。也就慢慢軟化下來。完全服從伊的主張了。一年半載。A j 女士忽然有了身孕。快要臨盆了。何博士笑道。「我們夫婦都與桑格爾夫人有交誼。并贊成生產制限。如今你怎麼要生起兒子來。」伊道。「生產制限。爲的是改良人種。像我們這樣優秀的種子。是不應該制限的。將來我兒子出世。怕不也和你一般聰明。又做博士又做官嗎。」果然不到八九個月。不想兒子來。兒子偏就來了。而且還是一個玉雪般很優良的人種咧。何博士夫婦

都非常歡喜。滿月那天，大大熱鬧了一場。政學軍商各界來賀喜的非常之多。送禮的尤其不少。單是金鎖金麒麟那些貴重東西，都收了一百四五十件。A j 女士打開禮簿一看，逗着兒子笑道：「這都是你的財產啊。」何博士聽了，忽然嘆了一口氣道：「我娶妻以後，便添了一簿子的私有財產，不想如今生子以後，又添了一大簿咧。」

過幾天，A j 女士又與何博士開談判道：「如今我們這新家庭中又新添了一個我們的愛情結晶品了。照道理上說，像你這樣的身位，既有了兒子，是必須替兒子好好打算一下的。你想想，一個孩子從小到大，穿衣吃飯，往外國留學，娶媳婦，在社會上做事業，要多少錢用，不趁這個時候，你官運還好，替兒子積攢下一筆錢，更待何時。難道要我兒子將來半工半讀，到外國去當儉學生，回來當一名小小的教習嗎？我勸你從此念在兒子份上，少白費心機，宣傳什麼社會主義，還是好好的一心一意去做官，多攙幾筆錢回來，先蓋一所精雅的洋房，傳授給兒子。這樣

每月出房租，也大大不合算哇。有多的錢，最好到什麼大銀行大信託公司去入股。憑你的聲望，弄個董事長和大總理做，是很容易。將來兒子繼承了這宗股份，只要學業告成，也就可以接手做什麼總理董事了。」說着，又對兒子說道：「寶呀：做娘的替你打算，你看好不好咧？」何博士聽了，也覺得理由充足。人生在世，娶妻生子，沒得財產行嗎？然而後來一般同志又在背後談道：「好好一個社會主義者，自從娶妻生子以後，不獨犧牲了他的主義，而且變成了一個小官僚和小資本家了。」

然而人們真不許有妻和子嗎？



合浦珠傳奇

(分二角一册一)

敘一富翁擁巨資。臨終時囑將歷年積蓄悉交其友陳生執管。後其子比暱匪人。流爲乞丐。歷盡艱辛。忽然愧悔。陳生見其子果能改行從善。卽將所執管之資悉數歸還。前後情節極爲曲折。

蜀鵑啼傳奇

一册 一角六分

是書係林畏廬先生刺取清季庚子拳亂之事實。編爲傳奇。凡匪徒之橫暴。官紳之助虐。莫不繪影繪聲。躍躍紙上。

天妃廟傳奇

一册 一角

此書記亂黨毀廟事。意在諷世。文字極典雅。亦極淺顯。詼諧處能令人解頤。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自由之代價

胡寄塵

李松岑是個大學畢業生。中西文都還很好。性情也很溫和。現在擔任了一個中學堂的英文教員。還擔任一處夜館。每月收入。雖不甚豐。然照普通情形說。也很費用了。他家庭裏。只有一個夫人。一個使女。和他自己。共三個人。也算是小家庭小到極點了。

有一天晚上四點半鐘的時候。李松岑剛剛從學校裏退了課回來。走進門時。只見他夫人劉無塵女士右手拿着剪刀。左手拿着一件嶄新的竹布短衫。只管拚命的剪。將一件好好的短衫。已剪得七零八碎了。李松岑不知他夫人爲着甚麼事發怒。定了神不敢開口。還是他的夫人先說道。這件竹布衫。你也不必給我了。我在娘家活了二十年。從來不會着過竹布衫。如今倒了運。便勉強着一件竹

布衫。也總不得合身。我請你拿去還了裁縫罷。松岑閉言。忙陪着笑臉呼着他夫人的名字。說道。無塵。不要動氣。我替你做這件竹布衫。是先徵求了你的同意。才替你做的。做得不合身。你只管向裁縫說話。和我相干。無塵女士道。裁縫是你喊來的。不是我喊來的。松岑道。雖然如此。你又何苦將他剪碎了。無塵女士含怒道。不剪碎了做甚麼。難道你還要送給第二個人麼。說着。又惡狠狠的剪了幾下。剪罷。將剪刀用力向地上一擲。剛巧擲上松岑腳上。將松岑腳背上的洋襪戳了一個大洞。腳背上的皮。也戳破了。松岑只是忍痛不做聲。因爲無塵女士。說到第二個人。松岑心裏。已先自餒。其實無塵女士。也是無心說的。絕不知道他有甚麼第二個人。

停了一回。松岑仍含着笑容向無塵女士道：「無塵，你也須原諒我。我替你做這件竹布衫，還是向學校裏預支了薪水。纔替你做的。因為現在天氣漸漸的熱了。如再不做時，那裏來得及呢。無塵不等松岑說完，立即截斷他的話。說道：「既然預支薪水，何不支兩個月呢。橫豎是丟了臉向人家預支。一個月也是支。兩個月也是支。你不知道我還欠了隔壁凌嫂十塊衣料錢。到今天還沒付麼。松岑大驚道：「甚麼衣料錢。我不知道。衣料在那裏做的。衣裳在那裏無塵道：「你不知道麼。衣料拿往裁縫店裏去了。這件事我昨天告訴了你的。你爲甚麼說不知道呢。大約明天可做好了。工錢呢。你替我預備好。他是欠不起的。松岑道：「這幾天實在沒錢了。怎樣處呢。無塵也不回答。只是氣鼓鼓的管他去睡了。不理松岑。

松岑舉起手來。看看臂上的手表。已是六點鐘了。他夜裏七點鐘還要上夜課。這時候晚飯還沒有吃。心裏有些發急。自己走到廚房裏去看看。只見冷冰冰的一絲動靜也

沒有。尋尋使女也不看見。尋了好一回。纔見他坐在曬樓上打渴睡。松岑問道：「晚飯怎麼樣。使女道：「奶奶吩咐過了。今天不必做晚飯。松岑道：「我是不要吃。難道你和他不要吃麼。使女道：「奶奶今晚七點鐘。要往陳家太太那邊打撲克去。便在那邊吃晚飯。我也在那邊吃晚飯。所以家裏不做飯。你要吃時。往飯館裏去吃便是了。松岑冷笑了一笑。說道：「我又不是餓鬼。爲甚麼你要招呼我吃飯呢。我要往飯館裏去。我自己曉得去。用不着你關照。使女聞言也冷笑道：「不是我多事。是奶奶吩咐我如此說的。松岑聽了這話。也不回答。也無心往外面去吃晚飯。大約是氣已受飽了。那裏還吃得下飯呢。只是無精打彩的。走向夜館裏去上課。

松岑慢吞吞的走到夜館裏。已是七點一刻鐘。上課的時候已過了。學生以爲先生不來。各自回家去了。松岑空跑了一趟。心裏覺得不高興。無心歸家。只灣了路去訪他的一位女朋友。這位女朋友。姓甄。名慧殊。大約便是前面

所說的第二人了。他父親是個富商。生平只有這一個女兒。自然是很愛惜他。慧殊和松岑。因為在交際場中遇見之後。彼此常常往來。一天親熱似一天。便做了極好的朋友。這天松岑去訪慧殊。剛巧遇見慧殊看影戲去了。松岑又跑了一個空。越是不高興。既而一想。何不找住那影戲館裏去和他談談呢。便向他家的用人。問明了影戲館的地址。逕去訪慧殊。

片刻。松岑到了影戲館裏。好容易從人叢中找到甄慧殊。寒暄而後。彼此便找個偏僻的地方。坐着。敘起愛情來。慧殊說道。我的事。想你是很知道的。我的父母也沒有甚麼旁的意見。只不過……說到這裏。却不說了。松岑追着問道。只不過甚麼。慧殊道。恨不逢君未娶時。松岑聞言。默默的不發一言。停了一回。才說道。這算是我的命運不幸。我和他感情本來是極不好的。只不過……說到這裏。也不說了。慧殊追着問道。只不過甚麼。松岑道。咳。我好久要和他離異了。只不過……說到這裏。又不說了。慧殊又追着

問道。只不過甚麼。松岑道。只不過我用了他二千銀子的粧奩。現在不將這筆款子還了他。那裏再好提起離婚的問題呢。說着又歎了一口氣。慧殊道。只怕還了他仍不能離罷。松岑道。還了他當然可以離婚的。慧殊聞言。默默的不說一句話。他心中却有無窮的快樂了。當時二人又說了一些閒話。看了一回影戲。約摸十一點多鐘的時候。各自分散歸家。松岑回到家中。問問無塵。還是出去打撲克沒有回來。但是在影戲館裏見了慧殊。談了一回。覺得心裏很暢快。回到家中。倒在床上便睡了。後來無塵甚麼時候回來。他也不知道。

第二天。松岑往中學堂裏上課去。有人送了二千銀子的支票給他。便是甄慧殊差人送來的。另外還有一信。信上也沒說甚麼。然不須說。松岑也已默喻了。

光陰迅速。匆匆過了一星期的光景。某某等著名日報上。便有某大律師登了告白。說是證明李松岑先生。和劉無塵女士。雙方願意離婚云云。這件事。便算告一段落了。這

時候李松岑很是得意的。曾有一天向他的朋友道。我從前爲着二千銀子。賣了自由。現在化了二千銀子。又把自由贖回來了。

再過了幾個星期。李松岑便和甄慧殊正式行結婚禮了。松岑得意。自不消說。有一天戲謂慧殊道。我從前爲着二千銀子。賣了自由。現在化了二千銀子。又把自由贖回來了。說着。現出非常快活的神氣。却不料慧殊劈頭說道。你知道二千銀子是誰人的麼。如今你的自由。賣給我了。松岑聞言。打了一個寒噤。幸虧慧殊急忙轉口道。這是笑話。你千萬不可當真。

再過了一年的光景。又有一家小屋裏。夫婦二人。正在爭吵。男的道。你須原諒我的苦衷。我們學堂裏的薪水。三個月沒有發了。女的道。爲甚麼不發呢。我不信。男的道。實在是沒有發。因爲省裏的公款沒有來。不但我們教員的薪水沒有拿到。連校長昨天還在當衣服付房租哩。女的道。爲甚麼學堂裏的茶房。到有錢呢。男的道。你何以知他有

錢。女的道。他前天送信來我看見他手上還帶了金戒指。他比你闊得多哩。難道茶房有錢。先生到沒有錢麼。我不信你沒錢。你是拿給第二個人去的。現在限你三天把我選定的那珠花買來。男的聞言。也不做聲。停了一回。女的又含怒道。你聽見麼。男的也不做聲。女的大怒道。你聽見麼。男的也不做聲。女的立起來拍着桌子。男的也不做聲。停了半天。才慢慢的歎了一口氣。說道。咳。我的自由。果然被你拿二千金買去了。還有甚麼話可說呢。我不相信。自由的代價只是二千金……

看官諸君。上面所說的小屋子裏夫妻二人。姓甚名誰呢。著書人沒有探得明白。請讀諸君猜一猜罷。(完)



華吞電燈泡

價光
相線
巧足



最耐
最省
用電

上海江西路念四號西門子電機廠謹白
電話中央七五四六七八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名伶
唱片



留聲
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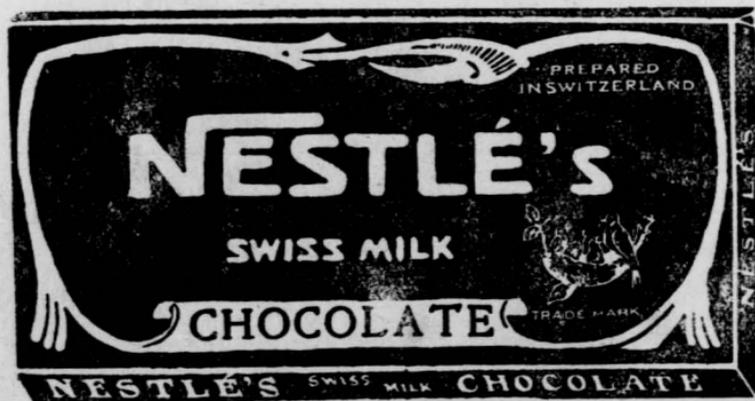
本公司各種鑽針
留聲機器不但質
料堅固且用時非
常便利各種京戲
小曲唱片舉凡中
國名伶應有盡有
家庭娛樂之品莫
妙於此近又新出
馬連良白牡丹等
京腔以及滑稽小
曲唱片多種並有
曲本目錄附贈如
蒙惠顧無任歡迎
上海四川路九十
九號百代公司啓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小 說 如 何 讀 法

諸君讀小說的時候必須有一種東西放在嘴裏嚼嚼方纔格外有興味了這樣的東西除了我們的雀巢牌及彼得氏巧格力糖恐怕沒有別種能够比得上因爲這種糖越吃越有滋味而且還能生津益胃諸君不信買些來嘗嘗看



各 處 洋 酒 食 物 店 均 有 售 出



夜談

王統照

人們的思想，最是奇異而不可
索解的，我嘗想當一個人坐在清靜

的地方，湖邊，舟上，或在綠綠的山峯
下的樹根上讀書的時候，固然；那時
內在的思想，多半是虛渺的，沉靜的，
與平波之流，及野草的芳香一樣的
安閑，然而正當我們記起了；或突然
的預想起，有什麼戀愛，恐怖，與歡喜
的事情，便不覺得受一種平空的打
擊！無論忽然興起由思想而來的感
情，是悲哀，還是快慰，但總覺得使我
們的心身，變了常態。這種與感，是一
種天然的與感；是埋在人們的心靈

深處的一種祕密，是真純思想的反
應。

因此：我想到人們思想的奇異，
便使我自然的記憶到一段談話。這
段談話，使我的思想上，有永遠磨洗
不去的鑄痕。偶然想起，便很迅捷的
使我的心身變了常態。這的確是種
天然的與感。所以我從不想記出，免
得我常常看見。但越想將他埋在我
的心中，我却越覺得心潮沸騰，使我
不安！

「戰爭是最有興味的事，誠然，

在我們也感得到慘酷，疲勞，無味，不
過日子久了，反容易使神經麻痹，沒
有什麼異常的感覺。鎗彈與火光，血
與刺傷的肉體，與肉砧上的屠刀的
剗割，以及豬羊的剝皮，赤的血同性
畜已死而肉顫的景象，也沒甚麼大
的區別。……」他是個三十餘歲的
壯年的軍官，正在某師充任連長。胖
胖的身體，面上有很顯明而剛強的
肉紋，上唇有黑色的短鬚。他正在一
把藤椅上搖着扇子這樣說。

正是酷熱的夏日的黃昏，屋子
裏的電燈，慘白色的明光，映得人們

的面上汗珠一顆顆的明亮。屋子裏四五個人，多半是年紀大些的，比我稍年輕的尚有一位二十歲的學生。

我們正說到近年來各地土匪的事跡，說他們的勇武，利害，和平民的受害。又說到兵難制匪的緣故。那時我們彼此談着，都覺得有很大的趣味，與綿遠的感傷。人人精神充實的中止不住這個論題的談鋒。後來那位久經戰陣的連長，突然的這樣說。當他說了這一段未完的話，平白地我們都以爲十分驚疑！一面也添上一些思想的材料。「什麼是戰爭？……怕我們都沒有經驗吧！……」我想這都是當時我們在同時中所共起的疑問。

有一位四十多歲，作過幫審員的老先生，聽了連長所說的話，便直楞着眼望他，自然，他渴望的眼睛裏，表示出追問與請求的意思來。我們却靜靜地都沒得言語。滴答滴答的鐘擺響着，大約有十分鐘的工夫，壯年的連長，也沒等別人再催他說，便道：「記憶是最好不過的東西。我現在想起在沂南剿匪的事實，如演戰爭的電影一樣……」

「哦！在沂南嗎？……民國七年的……」作幫審的老先生翹着手指說。

「自然；就是七年的那回事，好利害的剿匪……我們幾乎沒得累死！然我敢說那次若不是兄弟們出

力，恐怕有場大的糜爛……他們的計畫很遠大哩。想用包圍法突出嶧，兗一帶的羣山，分軍西北下來，要佔……」

他正待接續着往下說去，在他身後有位青年學生，正目端起茶盃，便重複放下道：「他們很有大的計謀啊！」

「哦！你不要小看他們是烏合的呀，他們也有軍師——或者說參謀吧，是個某縣的財主，也投在他們裏邊，給他們作智多星呢……當時我們的兄弟們，合起來即有三四千人，分了幾大分隊，又零星的分成小隊，同土匪們在相連沂南那幾個縣裏的羣山中，來回相戰……幾個月

呀……唉！說起來，苦得很！什麼皮靴，軍衣，那能夠同現在在街市上走着的兵士那樣整齊。我們差不多將軍衣橫束在腰裏，那山中的路，還能穿皮靴嗎？這也不過是裝飾品，究竟那能與尖的石子相抵抗呢！都穿着草鞋，用蒲草編成的。幾乎一天得換去一雙。誰的腿部，不腫得流血呢！那真算吃苦不少！所到的地方，人民都走得不知去向。山中的村莊，都似每天有禍事降臨的一般的驚慌……哦！慘酷的景况，令我想起，也不覺得奇怪！有一次我們一小隊有三十多個兄弟們，由一個村子裏追出一羣匪來。他們在村子的木柵和土牆邊，同我們互相射擊了幾次，後來便一面

戰着；一面急急的退出，我們也火速的追了下去。村外便是蜿蜒而錯亂的山岡。他們都跑下去，在一條寬的澗裏，回頭反射。子彈嗤嗤的在山中潔淨的空氣裏放過。他們走山道的能力，委實令人欽佩！到後來，僅僅還有三個匪，在我們火彈可及的路線前面飛跑。我們這面的兄弟們，都一齊放着排槍，喊着他們投降。正自追着一陣子槍聲，烟氣迷漫着，遠遠地看見有一個倒在地下。及至我們追到前面，那兩個早已沒有影子……可憐！這個黑臉衣服的漢子，已經遍身是血跡的塗染。他腰裏繫着厚布縫成的板帶，解下來看，槍彈的痕，如蜜蜂的窠一般的密。奇怪！他腰部

却沒着傷，只是末後脛上着了槍彈，方才走不動。可惜那兩個積惡的匪，竟被他們跑去。那兩個在一月以前，曾殺過一些鄉間的人民，當地的人，提起來都非常咒詛與恐懼！然這次竟然使他們逃去。但這個幼稚而無知的匪，我們却也不能將他放去。當夜將他帶回，即送他起身（即殺）了我那會很精細的看他，他也含含糊糊的沒有害怕的顏色，也沒有分辨的說話……」

「哦！不愧為好漢！」這時這裏的主人，插上這麼一句。他是四十多歲，一個善良而溫和的紳士。

「呵呵！好漢嗎？果然……」連長轉了微笑的面色，扯長他的口音

道：「什麼好漢？直截是一個無識，無感覺，且無思想的生物呢！咳！匪人裏這等人，可也不少……」

「你們殺死這些人，槍斃？還是用……」我久已沒的話說，却無意中發出這一個想不到的問題。

「兩樣都有罷！多半是用槍斃。但太多了，太多了，還是用刀的便利。一回十幾個人，誰耐煩去個個的扳機發子彈呢！隊裏的兄弟們，差不多都有厚背而寬鋒的刀，作砍首的器具。可怕啊！有時竟用了一回鋼刀！因為那時，營裏剛打成一把鋼草的鋼劍，有五寸多寬，鋒利的使人看着有些膽怯！恰好捉到幾個匪人，我們的兄弟們，竟自觸起了這種意外的奇

想。一連將鋼刀，很沈重的舉起，便如切瓜的迅速，完結了他們。一個一個的頭，多半帶着灰塵積滿的長髮；與鐵色可怖的面色，滾到地上，幾個身子，都砰砰地向後倒……」

他說到這幾句，也搖搖頭歎了一口深長的氣！而那幾位，也都楞楞地望着他。我驟然間起了一種慘淡的恐怖，彷彿在目前，便是這個醜惡與奇慘的殺場。也不知怎樣的，便覺着胸中幾乎要嘔了出來。少住一會，那位老先生咳嗽聲道：

「呀……呀……哈……」便沒得再往下說去。

連長也不急於再往下說，却燃起一支紙煙，銜在口裏，慢慢地噴出

白色濃厚的煙來。一連吸了幾口，就又道：「……你們以為這便是可驚奇與恐怖的事嗎？多呢！我們小的時候，閱小說，嘗見有吃活人心的故事，以及舊戲上蝴蝶夢有要將活人腦子可治病的說法。其實也沒有希奇，久經戰事的兵士，誰不會挖過死屍，剛死的死屍，變相的生人的心……」

「哦……有這等事……」少年學生，陡然立了起來。

「的確！我見過的多呢！當兵士們斃人的時候，都帶着尖刃的短刀，往往屍骸剛倒在地上，便爭着去從死骸的腹上刺開，用手取他的心……為甚麼呢？不知從那時傳的方子，說可以治病，吃了以後，能壯膽氣，更

可不怕有殺人的事……唉……唉！鮮紅如豬羊的心一樣，只是略圓些，放在案上，還躍動呢！多半還有血花蒸發的熱氣……將他曬乾了，藏着，配在藥裏，或者就行吃下去，在生人的腹裏。是慘忍的事嗎……那有什麼更好的法子？有一次在一個荒涼而僻遠的縣城裏，捉到幾個久於劫掠的匪人。那還用什麼費力的審訊，就在城西門舉行了……畏意怯懦的縣長——他是四十多歲的忠厚人。他穿着絲製的夾袍，剛出城門，便不住的向我拱手道：「和甫……甫，這事託付了你了……託付……」他就遠遠的立住。我在草地的廣場上，督隊彈壓着，却引得有幾百的人

們聚攏來看。看熱鬧嗎？或是出於好奇的心理？我們的兵士們，都立成一個圓圈，五六個待死的囚犯，就中只有一個的頭，低垂下來。有幾個紅筋突出的額角上，及他們含有蔑視；與不屑的神情的眼光裏，露出將死的最後的表示。然却不是服從的，乞憐的表示。我回頭看看那位忠厚的縣長，老遠的立在城門的前面，來往踱步，時而抬頭望望這邊，即迅速的低下……一……二……三……三的口聲下後，接連一陣子槍聲，看的人們，都擁擠的往後退去，但不多時，又重復聚攏來。死骸倒在血泊裏，他們的眼光，還有睜閃的餘光！突然有幾個兵士，丟下槍，從懷裏掏出幾隻明

晃晃的短刀來，很踴躍而且歡呼的往前跑去……自然；我曉得什麼事要發生了！使用嚴重而和懇的口令，止住道：「他們亦是人呀！死了……他們任有如何重大的罪惡，消滅了！不要太過於慘暴……」也好，兵士們就暫且止住，我就命人去掩埋……：但到底有什麼益處，反正他們會將死骸們從薄蓋的土裏找出……我們聽這些話，都像有很重大的打擊一般的沉重，在我們的心裏！他却越談得起勁，便很興奮的續道：「什麼事都從習慣來啊！記得我十幾歲時，在鄉下的茶棚裏，聽着灰色長鬚的老人們，談起長毛的亂事來。怎麼將小孩子用矛尖挑着，

賊小娃子的事，便嚇得躲在婦女們的身後，那時我雖不知道亂黨與殺戮的利害，但矛尖的鋒利，的確我曾見過。也知肉體着在鐵刃上的痛苦。這等經驗的意識，當着童年時代，時時在我恐怖的幻想中活動。誰想我現在竟自親歷了不可計算的次數！誰也是生命的支配者！誰也不能預知自己將來活動在狹窄的生命的途上特異的命運！劊子手與他們刀下的目的物，還不是一樣的，是不幸的人啊……我同狂野的兄弟們，也是人們的一個小隊伍！不過勢力，奇異的勢力，却不自覺的罩在我們身上，即如伏黑子……哦……」

紳士由他和善而畏懼的嘴角

的內紋邊，囁囁着道：「是……是的，伏黑子是那年他們的首領啊！也可謂爲一時的草莽英雄……草莽英雄……」連長微笑道：「左不過一個人罷了！實在他的軀體，面容，瘦弱委瑣得比一個很平常的人，也不如沒有四尺高吧，滿臉黑色的皮素，和炭質沒有什麼差異。然而當時那年，他領着幾千的健兒，却也很得意了些時候！他所領的人走一處，我們也在後追着一處。靠近沂南的山陵，大約都有他們和我們的足跡。有時在狹的平原；或鄉村的堡寨裏，打幾次仗。他們的槍械固然不一律，然子彈却也豐富哩……還是先說伏黑子，終究他被捉得到；而且捉得的

地方，使他更無處可跑……」在那裏捉得到呢？急性的青年學生這樣問：

「那可真是巧妙，且有興趣！連長用右手舉起在頭上，重落到膝下道：「在山洞裏，在極高而險峻的山洞裏。洞全埋在山峯的高處。洞的入口，却在一個大的石岩下的枯草堆裏。雖使飛鷹在天上飛遊，也難於看得清楚，是當鷹正在覓食物的時候。這個洞原是山中的個滴水的泉子，經過悠久的年代，水泉早已絕了，而在山腹裏，却漏成這個大洞。洞的深度，同山的高度差的有限。洞中都是鵝卵大的碎石子。設如你不走得謹慎，或蜿蜒着便將你的身子，在洞

中跌碎。原來這天然無人跡的洞窟，却早爲伏黑子發現了。他或者知道他有危險的一天，他預先祕密的將這個洞窟的内部，修理了。洞的下面，也存儲了些食品。果然，有用洞來藏他的一天……我們怎麼找到呢？他何以肯往這個洞窟裏走……」

他說到這裏，却沒曾一直的往下陳述。我們在他的談話中斷的時候，各自尋思到底是怎麼找到，這奇怪而神祕的洞窟。我却想那些羣山無際的中間，必是像很美麗而偉大的一幅圖畫呢！連長不停的揮他那把長股的大紙扇，急促的喝那杯中的冷茶。他照着門外的一簇夜開的美人蕉，凝視着，似是在那裏避了我們渴

想聽他說話的眼光，藉着門外的靜物，來統整他的思想一樣。他說話住下以後，我們都覺得黃昏以後的熱氣，又刻不可耐。扇子便時時的扇動起來。忽然微微的南風，從鐵絲紗的窗櫺裏透過，連長將扇子一拍道：「好涼快的晚風！這晚上使我非常的愉快！或者也許因爲說起舊日的記憶來。然回想到那個十月的天氣，在山中追逐土匪的艱難與煩苦，簡直在人間世，便顯然有天堂地獄的地方，與時候的區別。天氣已經有些冷了，在短的日子裏，只是儘力的驅着他們的足迹，在山中跑。其實我們合起來，也有幾千的兵士，都散於各有匪跡的縣裏，分路截堵。所以緊追在

兩千多人的匪羣後面的，止有我們兩個中隊。各有三四百人。後來伏黑子屢次交鋒不過，便想走出沂南一帶的羣山，另想大舉呢。但我們這一中隊，却日夜不舍的在後面窮追。每天大約總有七八十里的山程吧，有時爬山啊，或者只走二三十里的遠。可憐的兄弟們，那個足底下不是紅腫，或是破裂呢？然同匪羣前後相隔，也不過四十里的距離。有時與別的分隊相遇，便遠遠地四面包圍住亂打一陣土匪便死去多少的人。然兵士一面，受傷的一樣不少。那時我們受了總司令的嚴重的命令，要力行窮追，不可使他們再衝出這一帶羣山去。因爲若使他們再佔據了好的

地勢，與糧糶，可更費力了！……自從葛家寨一個劇烈的戰爭以後，土匪的大隊，已減去了三分之一，然還有約兩千人合在一起，在山中跑。我領的一中隊，也用極速率在後面追。山道的崎嶇與險峻，以及山中各小部落的糧食的缺乏，使我們同匪羣，共嘗盡了人間慘劇的辛苦……有一夜裏：我們在一個大山的後面的土堡裏住下，這天已經走過七十里的山路，仍望不見前面的人影。兵士們委實都飢餓與疲倦的不堪，堡中也沒有幾十家人家，東西更沒得吃，只胡亂的弄些乾糧充飢。我們都宿在山農人家的破屋子裏，屋頂的茅草都已揭破。在黃昏時候，看得見秋夜

晶明而燦然的星光，由屋頂穿下。山中的夜氣，使人格外發生顫慄的感覺。我在馬背上顫頓了一天，況且這許多日子的苦勞，說也說不盡，躺在木板的草蓆上，——這還是較好的臥具，如昏過去的一般。至於兵士們，走了這許多日的山道，更是不可形容的疲倦與煩苦了！那時大約在晚上八點鐘。我歇了半晌，雖覺得身子，疼楚的不堪，反而再睡不了。忽然如閃光的迅速似的，在我腦中發現了一個新的計畫，便由木板上一躍而起。叫他們——兵士——今夜須趕早起身，第一個目的，要在明天日出以前，須與匪人作最後的劇戰。那末，我們這場苦，也可吃到盡頭！兵士們

也於疲勞中現出希望的顏色！……「半夜的冷風，從四面的峯岡上吹來，使人在馬上，都坐不住。我們約在三點鐘的時候，便鼓起一時興奮的勇氣，都緊急的走去。但聽見梯梯拖的草鞋，踏在碎石子上的聲音，但看見各人肩上的槍刺，在漫黑的山谷裏，閃閃作光。我的馬子，在隊的中央，也聽不出馬蹄的特異的聲音來。星光照着人人模糊的面色上，微微現一層白色，原來罩的是一層霜痕。空中的星河，斜臥在作作的星光中，我們更不能分出那是所往的方向？只是藉着星河的方向作指引。幾百人都言語，間或在冷冽與沈寂的空氣裏有幾聲噓氣的歎聲。這

樣走，……走，迅速的走了，有兩個多鐘頭吧，我們却更在高峻的山峯上。在朦朧中，回望我們從來的一條極狹的長谷，似一條線一般，曲曲的埋在將明的夜氣中。那條谷非一人單行，萬不能走過的。兩面全是峻削的峭壁，我們用盡氣力，按次的爬出谷道上，在此羣山的極頂。當我們未入谷口的時候，到一個山堡裏，問那些守夜的農人，知道我們半夜的疾走，竟自超過了土匪們所住宿的地方。我們以為有成功的把握了！我們更不須去回頭迎擊他們。我們知道他們在一早要趕過這個極高的山峯，這是在我們的戰程中第一個的險要地方。於是我們在兩面峭壁的山

岩上，有草木的掩蔽處工作了……幾枝機關槍，安放在那裏。我們的幾百人，散成一個半圓形的線，在山岩的周圍，遠遠地隔開，靜立住。……」

「哦！周密與詳妙的布置！」幫審的老人贊道。

「却也巧極了，這也可說是天與的機會……但那破曉以前的秋夜的景色，却也美麗而沈靜。山頭的草木，都似蒙在霧裏一般的看不清楚。往山下來，只有密的朝雲，將大地罩住。惟有谷口的曲線，從山上看去，還清楚。何等奇異的一種經驗！我們都同石像般立在高高的山岩上，瞧着這綿延無窮，埋在迷濛的朝氣中的羣山。却有幾百個待獵的生物，

在這上面預備着。我忽然感想到，我們被大自然輕侮的呆視着，是多麼的渺小啊！……正在我思想的時候，一個兵士從我身旁走過，鄭重的道：「看啊！……」我不覺得周身的神經，起了一種不可言喻的震顫！我知道將要有什麼事在眼前發生了！我稍微停了一停我的呼吸，用望遠鏡向山下看去。唉！谷中的黑影，簡直如陰雨前的螞蟻一般的不可清數！他們正在活動着。一個善良而悲憫的感動，在我那片時的心中：我們的槍彈，早已渴想着吮你們的血了！夥伴們，命運的影子，在你們頭上打幌哩！但……時間的急迫，容我尋思嗎？職務上的命令容得我生悲憫嗎？人類

原就是如此的……於是我在緊咬的牙關中，發出了準備的命令……

時候到了，無量數蠕蠕而動的黑影，已經出了長狹的谷口，往山上的修徑上走來。先是一聲的迸裂的機關槍，從山岩上，火光四散的往下射來，接連幾百枝槍聲，都如爆竹一般的，震裂開山中蕭靜的空氣。機關槍是何等的利害！幾枝合起來，連續的聲音，使人幾乎站立不住！確彈的氣味，彌漫了山谷，更看不清山谷下的人們，正自怎樣？這時那容得有思想的餘地……日光的紺紫色的光線，從薄雲裏，射到峯巔，看見了谷中的人們，輪得遍地都有。其餘的只在山隙與石堆中亂撞。槍聲不住的響，一直

到了日光照遍全山，我們還靜立着原處，不會一動；也不會有一個人着了火彈的傷痕。而山下却也沈靜了！的確；在光明與爽潔的日光下，我們得了這個奇異的勝利……

「到底土匪死了多少？」……幫審先生，又急促的問。

「還逃去有幾百人吧，然後他們的隊伍，從此一仗，便星散了。死骸的血，在冷的石堆上，都成了紫色，如被了紫色的新衣一樣。猶惡與威厲的屍屍的面目，什麼樣子的都有。好在大的山中，千百的骸骨，也不見得怎麼多……有的受傷很重的，血痕汨汨地，從他們的腹部，或面上流出，片斷的皮肉，與腸子，在外面露出，也

沒人看他。或者遇見看不過的兵士，一槍刺就結果了！還算有幸福呢！……

他一氣說了這大套的話，却毫不見得有疲倦的情形，想來和半夜在山峯上，是一樣有特別刺激的精神！我們幾個人，便知道這段談話，將終止了！各人却靜靜地尋思着，雖慘厲與恐怖，占住我們的觀念，却也以爲很新鮮，而有濃厚的刺激的興味！連長又收束他的話道：「後來；伏黑子又收合他們的散隊，和我們戰過一次，便只剩了三個人。末後，就在山洞中捉住。因爲我們又遇見別一分隊的兵士，我們却早曉得那個洞，是他最後的窟穴……還有一樁有趣

的事就在追他們時，我們在山中的

那裏呢……」

說的話，永遠，永遠，記在我心裏，任什

石上，拿到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穿

「有趣……怪……」紳士用

麼時候，都能記得清楚。

着紅綠的衣服。經我審問之後，才知

白的手指，撫着下頷說：別人多是用

夏夜的微風，從窗外吹進夜合

道伏黑子專擄了些童子，作他的伺

驚歎的口氣，表示出驚訝的意思；與

花的甜美與馨香的氣味來。似乎我

候的僕役，給他肩着許多用品，因為

感動來！

們從嗅覺裏，又換了一種境地！(完)

被追逐的疲乏了，這個童子，便睡在

我也更無處着想；只是連長所

十，十一，十六。

(留)

洋人的兒子

一個留學生。從美國回來。一個旅館的招待人。去兜生意。遂問留學生道。

先生。你是要住旅館麼。留學生佯裝不懂中國話的樣兒道。哦。是的。我不

懂。招待人道。你不是中國人麼。留學生道。哦。是的。我不懂。接客的人見留

學生儘着裝伴心下很氣悶。這時候。忽然有一個汽車夫。也上前去兜生

意。問留學生道。先生。要汽車嗎。留學生遂問招待人道。先生。他說什麼？招

待人道。他說你是洋人的兒子。留學生紅了臉說道。哦。是的……我不懂。

世界最勇的童子

Y

法人同意大義東北邊的太諾利人 Tyrolse 交爭的時候。法人攻打阿爾地河 River Ard 邊的一個小鎮。這個小鎮只有一條路可以出進。這條路有一個深谷隔斷。谷中有一條急流的小河。河邊有一棵很壯的樹。樹幹灣到小河的對岸。所以人把他砍斷。做成一個橋。這次有三百個太諾利人和一個小孩子把守這座

橋。小孩名叫 Albert Speckbocher。當法軍正想從這座橋進行的時候。太諾利人就起首預備砍斷了他。但是法軍的槍彈來很猛。勇敢的太諾利人一個個的死了。死的人中。有一個是 Albert 的父親。勇敢的小孩子。就補了他父親的位子。橋差不多砍斷了。再砍幾下。法軍就沒有進攻的路了。Albert 拿起一把斧子。衝

着法軍的彈火。拼着性命。去砍這座橋。現在只賸得一點沒砍斷。這個當兒。Albert 就為他的同人犧牲了性命。他拋去了斧子。躡身往橋上一跳。連人帶橋。都跌在那急流的小河中去了。法軍也稱羨他的勇敢。把他的尸首撈起來。葬了。恭恭敬敬的立了一塊碑。做他勇敢的紀念。





威廉氏修面膏
世無其匹

裝威廉氏修面膏之鉛製圓筒及圓管 市上
頗多仿製 然終不如本公司所製之精美
此膏用罄後 可另購一管 裝入原筒 管
口亦有螺形之金屬口頸 與圓筒鑲緊 可
保管內之修面膏 永不外溢
威廉氏修面膏化成之膏沫 至為奇特而切
實用 可稱世無其匹 蓋此沫能使皮膚及
鬚髯 並皆柔潤

各藥房及商場中均有發售

美國威廉公司製造

中國總經理

上海廣東路 買勒洋行



Williams'

咳嗽之聲
如守夜者
之狂呼

購時留心
假貨真司
各脫油必
有漁夫
負魚之
商標



商標

守夜者之狂呼表示危險之將至
咳嗽亦危險不可輕忽之初咳或
輕微但聲漸重或時時咳則病勢
加增欲防危險當初咳即服最著
名之滋補司各脫乳白
鱈魚肝油因此油專治咳
嗽傷風能使身體復元

小孩服之與成人同一見效近
五十年中治愈之人甚多

(一) 售出房藥大處各



私奔

譯重冰雁沈

著菲都 斐利牙

「可是我們到那裏去呢？」

「到布達，柏斯脫去。」

「到柏斯脫麼？」

「當然的！」

「爲什麼要到那邊？」

「那邊是最安穩的去處。」

「哦，得了。」

「早早的——」

「我一定早早的——預備好。」

「你要萬分的機密。」

「你不必擔心事。」

「無論如何遲不得。」

「當然的，不會遲的！」

「再會罷，安娜，我親愛的——」

可憐的安局羅，克蘇爾，奈這忽兒，他正在俱樂部裏（下棋），帶着得勝的神氣，

朝他的對手說「將死」，咧，倒好像他自己一生不會被人將死的，因爲安娜是他的妻，而卡爾是他的姪兒。

幾天後，小村裏人人議論的，無非是安局羅夫人和伊的姪兒卡爾私奔的事了。

「這一下，把那老頭兒治得真好！什麼他要娶這麼一個年青美貌的女子呢？」

「在我看來，這一著實在太凶！這個問題，我是不能解決的。或者因爲他們戀愛得太熱，所以竟走了這一著。」

「很對——我想來。」

「但是我替那老人發愁。如果氣死了他。我一點也不詫異。」

「可憐見的！」

「而且那不幸的家醜——」

諸如此類的議論正在小村上

流行的時候，卡爾和他的美貌嬌母

已在柏斯脫相會。他們坐的馬車剛

剛向着到旅館去的那條路走動，另

一輛馬車也跟着出發了。

「呀！安娜奶奶怕的叫起來。

「我只望他一個眼錯不見，」

卡爾心裏想，急急的向那一輛車掠

了一眼。他們倆都拉起外套，竭力想

把頭面裹得看不見。他們遇着的那

個人就是他們本村的一個商人。

「他不認識我們，」當他們走

進了旅館的房間，卡爾很有把握的

說，「如果他認識我們，他早已招呼

了。」

「謝謝上天！」

「安娜，現在你屬於我了——

整個兒的——整個兒的你都屬於

我了：那美麗的棕色頭髮，那紅而香

甜的嘴唇，那銷魂的黑眼，那可驕的

白鵝似的頸項——」

「是呀，是呀，我屬於你了，卡爾

呀！」

於是他們很快樂——始取了

片刻的快樂。但是官能的快樂只是

一醉，醉了會醒的，當他們醒過來時，

他們倆同聲嘆息：

「上帝呀，我們將來怎樣過下

去呢？我們沒有錢！我們連吃的也沒

有！」

他們的話還沒有說完，就有人

叩門，一個生客走了進來。

「我想卡爾先生肯賞光和我

說幾句話罷？」

卡爾默默的聽着，心裏又怕又

亂，因為他覺得已經被人尋見了。

「你不回答，」生客接着說，「但

是你的驚異已經證明你就是我要

找的那個人了。我戀你在這塊小紙

上簽個字。準在一年之後，我再來看

你。不要忘了——整整的一年再見。」

那位神秘的生客走了。這一對

情人又詫異又快活，究竟那一方面（

詫異或快活）更多些，倒是難說，生

客給他們的紙片，原來是銀錢支單，

上面的銀錢數目足夠他們闊綽地

過一年。照生客的通知書，這筆款子

立刻就會送來。

「這是難以索解的了，」安娜奶奶喊着那一大堆銀錢。

「我不能不說這是難以索解的了，」卡爾附和着說，「金子落到我們身上來，正像「嗎拿」（譯者按：聖經上說，以色列族過曠野斷糧，天降糧食與他們吃）從天而降。」

現在他們能夠快快活活過活了。物質方面，他們不用操心了。現在他們想起那個商人當然是不認識他們的。如果他認識，難道他會不告訴安局羅克蘇爾奈麼？

「而且到了一年期滿，」卡爾吐着氣說，「那個生客還要來，那麼我們又得了錢。你想他是不是還要

給錢。」

「給，一定的。」

安娜奶奶和伊的姪兒逃走後六個月，老安局羅克蘇爾奈的家裏忽然來了個少年人。他的臉上顯出所受的痛苦，和到了失望的決心。

老安局羅克蘇爾奈剛從俱樂部回來，着實悶悶不樂。他這悶悶，不曉得是因為丟了年青的老婆呢，抑是因為又輸給了牧師一局棋。

當那年青人走了進來，這老頭兒，臉色白了，而且發抖，向後退往椅子裏一坐。那年青人抓住了他的手，哀懇道：

「叔父——好叔父——我怎

樣做，方能贖罪呀？我準備着，無論什

麼都願受！」

「伊呢，伊在那里——那女人？」

「伊——伊——沒和我同來。」

老人吐了口長氣，好像得了救。

「等我把一切事都告訴你，」卡爾說，「那時你自會可憐我，不再仇恨我了。我受的痛苦，簡直說不清楚。我的快樂並不能長久。我久已在真實的地獄裏。你的妻有安琪兒般的美臉——可是伊的心裏，住滿了所有一切魔鬼。伊是脾氣最壞的女人，我生平不曾見過第二個。我連一天也忍不住了——我只得逃走，離開了伊——。」

「我的可憐的姪兒——我真從心底裏可憐你。但是你應得可憐

我；伊和你只同住了六個月，而我呢，却整整和伊同住了一年呢。」

「你，也好叔父？」

「我想來，你詭異麼？人人以為

我們是快樂的。但是你總該見過我

們各人獨居時的情形！我一想到伊，

不禁心悸呢。我曉得你和伊逃走了，

我真感謝你。你真愛我不淺。因為要

報答你——一聽得那商人說起你

們的蹤跡——我就送你們一年的

公費，——以為如此你總不想回來，

銀錢一方面簡直不用擔憂，然而——

——

裴都菲 (Alexander Pe-

toh 1823—1849) 匈牙利大

詩人；他十八歲時當兵，二十歲時做戲子，二十七歲成了最著名的詩人，同年七月，死於戰場。他常述自己的志願是：「在少年時死，死於戰場，為自由而死，既死後就葬在一個平常的墳堆裏。」他竟一一做成。（留）

風俗 埃及古俗之尊貓

埃及古代貓死，裹以細麻布，塗以香料，葬於大貓墳

中。男女捶胸哭泣而送之。大貓墳為埃及叢葬死貓之所。

國人尊為聖地，禁止踐踏。

凡貓初死，合家皆照居喪規則，剃其眉毛。若從軍異

域。遇貓死時，必設法護屍歸葬。歲大飢，餓殍載途，寧食人肉，不敢及貓。

殺貓者，雖親屬及所愛之人，必使抵命。有害貓之凶

手，不待審問，眾衆撕裂之。途行見死貓，必遠立大哭。懼人之疑忌而干重罪也。

鷄眼之消除法

加斯血藥水獨一無二

加斯血藥水為驅除鷄眼之第一聖藥其主治鷄眼之妙非與平常藥品可比羅崙氏研究有素不惜工本泡製此藥水消售天下取價極微其試用之法且最為單簡但取藥水一磚置二三滴於患處如此者三四次每日一次三四日內雞眼自然彫落兩足舒暢行止自由可以日走千里矣



與世之利用針持剪刀以治雞眼者比較其巧拙可以不言而喻求治者請認羅崙氏招牌無誤

加斯血藥水監製者

美國芝加哥羅崙氏公司

定價每瓶大洋七角內地函購不加郵費如本地藥房無從購買請將該藥房店名地址函示本行為禱
總發行所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登英行



小(9)

種德園 著名良藥



女界至寶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

一等獎章

庶不致魚目混珠主

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九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九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廣東種德園老藥鋪○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治



咳

聖藥

音啞咳嗽 痰喘氣喘咳嗽 日夜連聲咳嗽 無痰火盛咳嗽 肺痿骨蒸咳嗽 腎虧氣虛咳嗽 嗜煙氣弱咳嗽 鼻衄咯血咳嗽 哮喘氣急咳嗽 以上各咳難以盡述如患有諸般咳嗽者不可不試方知此露之靈效也每瓶洋一元 本園親選正化州橘紅每只售洋一元此乃廣東化州地道地良藥化痰順氣止咳之妙品久已遠近馳名 諸君光顧認明本園招牌庶不致魚目混珠外埠函購即寄 止咳藥茶每包一角每盒五角

本園創製此露研究經年靈效超著親選化州橘紅法製半夏配以化痰止咳貴品藥料去其渣滓吊其精液藥性平和不寒不燥治一切肺病無不神效茲將各種咳症略列 老人多年咳嗽 少年發熱咳嗽 感冒風寒咳嗽 肺熱痰火咳嗽 喉乾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謹啓

美洲偉人祕史

風

漢密吞 Alexander Hamilton 者、美國獨立史上最著

名之人物也。與華盛頓最相契。華則依之如左右手。時有

白耳 Aaron Burr 者。亦當代偉人。惟惟猜陰狠。且多

遺行。與漢密吞爲政敵。至一八零四年。二人以決鬪作最

後解決。漢氏死焉。世祇知二人爲政敵。不知其中尙有一

段祕史也。當美洲宣佈獨立之時。有某高級軍官。因奉令

出戰。乃寄其愛女於某將軍邸中。時白耳爲少年軍官。頗

屬意於女。將訂婚。將軍夫人知白之爲人。力阻之。然二人

之情好自若也。會漢密吞奉華盛頓公文。至將軍邸。將軍

介紹白耳於漢密吞。此爲美洲二大偉人親面之第一次

也。然白耳多妒。見漢密吞美儀表。英爽照人。恐奪女之愛。

故作見之下。卽似有宿仇者。漢見女美。果盡傾其情。白如

是益妒之。將軍因夫人之意。欲問白與女之情。遂作書覆

華盛頓。遣白賚之。且藏女於同僚之府邸中。一日。女外游。

見白馳馬而至。喜極。乃相抱而吻。且約黃昏後再會。事爲

一黑奴所見。白於主人。主人者。將軍之同僚也。如是以黑

奴之言告之將軍。且以黑奴作證。二人議良久。乃決意送

女於前陣。歸其父。女船去未遠。白怒騎追至。然亦莫可如

何。悲歎之餘。忽憶漢密吞。思此事必此僮從中作祟。如是

誓曰。必報之。雖費吾一生光陰。亦所不惜。

未幾。戰事告終。美得完全獨立。舉華盛頓爲總統。菲力將

軍爲國會議長。漢密吞爲財政部長。娶議長女爲妻。家庭

之間頗樂。時大局甫定。國會中有建議將舊黨 Tories

財產。悉數歸還。白耳適爲議員。力闢此說。謂舊黨效忠於

英。吾人之敵也。今乃以財產反之。何計之左也。漢密吞曰。

吾人以數年血戰。換得今日之共和。夫共和之真精神。則

爲友誼 Friendship。吾人不知有新黨 Federal 舊黨

之別。只知道有友誼耳。今以財產反其主人。是履行友誼之

實也。吾不知其謬點安在。坐中閃應之。白既爲漢之辭所折。乃不終議。憤憤而去。

十六年後。有女郎名瑪麗者。艷美絕倫。嫁於一典當主人。名雅各者爲妻。雅各者。無恥之徒也。以事被漢密吞置於獄中。凡六越月。乃迫其妻。使再嫁於一無行之軍官吉姆。欲合力以圖漢。洩其積恨。一日。瑪麗與吉姆口角。吉姆適醉。辱之。瑪麗大憤。訴於雅各。雅各曰。吾無能爲。今財政長風流放宕。凡女子有所求。無不應。汝往見之。或能如汝願。瑪麗乃往見漢密吞。時漢密吞方與妻兒笑樂。聞婦至。頗訝其來之不速。比見。則驚其艷。婦以所苦告之。漢曰。此地不便。明夕當造訪。或能效。力。明夕漢至。婦盛裝以迎。漢亟出紙幣一巨疊。婦不受曰。予非欲得金錢也。乃作媚泣。漢感之。遂與定情。不意事爲吉姆所知。乃藉此要挾。漢無法。以巨款買其口。且作書以絕瑪麗。曰。自與卿識。增吾人生樂趣。彌夥。每與卿小別。乃默計分秒。以待重晤。今宵小爲。遂使吾等。不得不斬斷情絲萬縷。以滅他人口實。傷哉。

瑪麗夫復何言……書去。爲雅各所得。祕之。一日白耳至雅各處。適瑪麗自外歸。白耳感其艷。問爲誰氏。雅各曰。漢密吞之外婦耳。並示以情書。白沈思有頃。曰得之矣。遂援情書去。其明日。逕至瑪麗私室。有所要。不遂。臨去。切齒語瑪麗曰。小漢密吞何足道。汝且看老子手段也。

時國會議長。爲加費生氏 Thomas Jefferson 與華盛頓政見。極端背馳。且有野心。識漢密吞爲華氏爪牙。欲先除之。苦不得計。一日。某銀行家。設宴會。大總統及諸偉人。皆蒞臨。白耳乃暴漢與瑪麗之事於衆。人多不信。蓋輕其素日之爲人也。總統鄙之尤甚。白乃走謁加費生。告以事之顛末。並以情書爲鐵證。一七九七年。加費生之書出矣。專述漢密吞個人私事。如財政之舞弊。私瑪麗等。纖細靡遺。社會大爲播動。漢之夫人得其書。乃轉詰之。漢曰。個中事。卿不解耳。無已。當終今宵之力。敘吾事。以告卿。且以告天下。達旦書成。夫人讀之。感其夫之誠。力吻之。不日。漢氏著名之懺悔辭出世。社會讀之。亦感其誠。遂敬之如前。時

一七九七年七月也。

越數年。選舉運動極烈。白耳亦有被選之望。漢密吞乃出全力反對。白氏遂失敗。恨極。乃要求漢密作個人最後之解決。即決鬪是也。漢允之。惟要求十日之限。此十日中。乃交割政治上各手續。並部署身後事。作長書與國人告別。白爾則專事射擊。以求命中。至所定之期。即一八零四年

七月十一日。平旦。兩人各隨證人至吉爾西岸 Jersey

Shore。槍聲響時。漢密吞倒矣。三年前。其長子亦因政見決鬪。倒於此處。噫。漢氏何不幸也。是日。瑪麗方立窗際。奉韓作遠眺。忽白耳岔息奔至。語瑪麗曰。吾敵倒矣。汝當歸我。瑪麗聞耗。不顧而奔。至漢氏倒處。伏地大慟。慟已。遂跳身懸岩下而死。從此。美洲獨立史上。又多一重點綴也。

兒童文學叢書
兒童小說

已出每冊
三四冊分

小說是大家愛看的，但是普通的小說，兒童不容易看得懂，因此兒童便失了看小說的快樂。我們這一種「兒童小說」就是專為各位小朋友做的，其中所用的材料，都在兒童經驗和想像的範圍內，叫兒童很容易領略其中的趣味。文字清淨明顯，圖畫精緻美麗，更足以喚起兒童的興趣。請各位小朋友注意！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 說

——→世界名著←——

共學社譯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名	著作者	定價	內容述要
復活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三冊 二元五角	敘一少年貴族欲從深坑中救一墮落的女子；其描寫之深切，讀之令人不忍釋卷。這書的背景是竭力描寫當時俄羅斯的政治組織及社會組織的醜惡。全書情節委婉，感人極深。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一冊 五六分	共有托氏短篇小說十篇。是揀選最好的十篇，譯成一集。托氏壯年時所作與老年時作的迥不相同。讀此可以窺見作者思想演進之跡。
父與子	屠格涅甫著 耿濟之譯	一冊 一元	美國批評家 L. Pholps 評此書為表現六十年前俄國政治家的圖畫而遺留後世一個不朽的藝術的作品。
前夜	屠格涅甫著 沈頌譯	一冊 八角	葉林娜是一個見解卓絕的女英雄。獨垂青於志士般沙洛夫。經許多波折，卒成佳偶。
甲必丹之女	希普金著 安壽譯	一冊 五六分	這書在俄國歷史上占極高地位。所敘情節極悲歡離合之致。而其描寫當時風俗人情，亦極深切。

變派
小說
?

變變……奇怪……算什麼呢？……！

女性……！……可怕……！……唔……天……上帝

！……？……噫！

雞聲……她……她……奇怪……恐怕是她

……或是他？……！……！

牠……笑話……1, 2……3, 4……十二……

二十……！……？……她或是他？……！

牠哭笑……無意識……他？笑……？……她

……哭……？

牠！他！她……！……蜣……！……！……！……！

？……她……！……！……！……！……！

這是一篇新小說。再新沒有了。是

我特造的。如今的事情也真好笑。

千奇百怪。只要你與妖。不愁沒人

勁風

隨着你作怪。好比現在有一個歐人。叫查拉 [Tara]。發起了一個變變主義。Dadaism。這個主義的眞意。就是把世界的事。看作無物。他們好像是問着說。「什麼是詩。」「什麼是文。」「什麼是天地。」「什麼是人物。」一切都是「無」。他們說火車走的聲音。和小兒的啼聲。和各種怪聲。雜在一起。那就是音樂。亂七八糟的堆些字。或是符號。或是不成字的筆畫在一起。那就算是詩文。隨意灑幾滴墨水。或是截兩個窟窿。就好算是美術畫。若是問他們有什麼意思。他們說

「無」。但是却有許多人崇拜這個主義。這也是件怪事。我如是也做他們這個新派。做了一篇小說。（恐怕是鬼畫糊塗。小說兩個字。給我這樣一用。算是遭了大劫。恐怕要拿到太平洋好生洗刷一頓。纔能清潔呢。哈哈。）我自己也不懂是什麼意思。我一邊寫一邊膚慄得利害。但是恐怕不久這種主義也要傳到中國來了。（或者已經來了。）新舊派的先生們我們還是研究他還是拒絕他呢？……

利 用





斗室秘密

嘯廬

上

這天夜裏風雨很急。馬伯良料着無人來窺看他的秘密。於是就燈下打開鐵箱。拿出一把鑰匙。走到牆邊。把一張風景畫取下來。把旁邊牆上一架大鐘的門用剛才拿出來的。那把鑰匙開了。頓時裏面的擺就停了。伯良用一個指頭探進去。將一個小鐵鈕輕輕捺了一下。只聽得吱啾一聲。見先前懸畫的那個地方。忽然現出一個約莫一尺直徑的圓筒。伯良於是伸手在圓筒中。取出一卷紙。慎重重重的放在桌上。回頭正想去鎖鐘門。忽然電燈熄了。於是摸索着走到房角的架上去取臘燭。還沒取着。電燈忽地又亮了。伯良於是咒着電燈公司。如何這等捉狎。再向桌上一看。不禁驚得呆了。原來剛才明明放在桌上的一

捲紙。連影兒都沒有了。走近一看。見桌上有一張兩寸來長一寸多寬的一張小片子。於是拿起來一看。只見上面有兩行小字寫着道。「吾人等候多時。今幸得手。暫將秘密條約取去。作為懲戒。倘再怙惡不悛。當立取汝首級。」片子反面畫着一個鬍髯。和兩把寶劍交叉着。伯良反覆看了兩遍。不禁把牙齒一挫。恨聲罵道。「鼠輩又要尋死了。」於是趕緊打了一個電話。給一個朋友。又把剛才的一些東西。都歸還原位。一倒身坐在沙發上吸煙。不到十五分鐘。只見一個下人推門進來。回道。「徐先生來了。」伯良就迎出房來。早見一個中等身材。紫膛面皮的人。穿着一身西服。精神奕奕的。走將進來。問着伯良道。「你臨外面多緊急的風雨。苦苦的把我喊來作什。」伯良道。「明

復兒不瞞你說。我又出了岔子了。」一面說。一面讓明復進房。坐在沙發上。敬了一隻雪茄。自己就坐在旁邊。把剛才的事。細細說了一遍。明復聽着。搖搖頭。縐了一回眉。說道：「這回事情。有些不容易咧。」說着。就從荷包裏掏出一個小顯微鏡。走到桌子旁邊。就桌子上。將那張小片子細細看了一回。又走到門口外。向房裏面看了一會。像是要窺測什麼似的。轉身又繞到窗子口。仔細瞧了一會兒。才回到房裏。對伯良說道：「快將府上僕婦喚來。我有兩句話問。」伯良於是撩了三下鈴。一個小廝跑進來。垂手立着。伯良道：「快把他們一齊都傳來。」小廝去了一會兒。只見一連進來了三個下人。連小廝四個。都垂手站着。一個廚子。一個打雜。一個看門的。明復便開口問道：「你們四個人。電燈未熄以前。都在那裏？」廚子第一個搶着答道：「我正洗碗。」門房道：「我正站在門房口同小庚說話。」說着。就瞧着小廝。小庚亦接口道：「我們那時正說話兒。忽地電燈熄了。一會又亮了。」明復道：「電燈亮的當兒。你

們可瞧着有人進出麼？」小廝道：「我到太太房裏去了。」門房道：「我見電燈熄了。就預備去找火。點門口的煤氣燈。並沒聽見有人出入。」明復又閃起眼光來。問着打雜的道：「你呢？」打雜的臉紅了。囁囁着只說不出來。伯良便圓睜起眼睛。向打雜的斷喝了一聲道：「說呀。你……你到那裏去了。」打雜的嚇着了。便囁囁嚅嚅的說道：「我正在茅坑裏。」他這句話一說。大衆都引得笑起來了。明復於是揮手說道：「你們去罷。」於是吸着煙。翻起兩隻白眼。望着天花板。不則一聲。半晌。纔開口對伯良說道：「我勸你不要同他們鬧罷。」說着。兩隻光奔奔的眼睛。從天花板。直刷到伯良臉上。伯良道：「這怎麼可以呢。你可知道我這幾張紙。關係很大。至少也有五十萬元……明復不待他說完。」遂插口道：「我知道。我知道。不過這件事的輕重利害。你也要仔細秤秤。我看五十萬塊錢。沒有什麼希奇。祇當沒有做這回生意就是了。至於剛才的事。倒很有些利害。他們這一次大約來了兩個人。一個在窗外。一

個在電燈總開關的地方……在電燈將熄以前，你可聽見有什麼特別聲音。」伯良道：「沒有聽見。大概風雨太急，就是有什麼聲音也聽不出來。」明復道：「不錯，不錯。但是他們自己却聽得出來。大概在你窗口外的人，聽着你拿出了那卷紙的時候，他就打了一個暗號。那一個就將電燈關了。」伯良拍着手道：「對的，對的。可惜我當時沒有想到這一層。不然……」明復道：「不然怎麼……恐怕你也沒有什麼法子。這個窗子外的人，大概有英尺五尺七八寸長。你不信，只到外面玻璃窗上去看，用五尺八寸高的一點，做一個中心點，用一尺來長的線做半徑，畫一個圈子。在這個圈子的裏面，和外面附近的地方，都沒有有一點灰塵。大概他就是站在那裏窺你的動作，他因為怕他留了什麼痕跡在玻璃上，所以用酒精抹得乾乾淨淨。這張小片子上，除了你的指紋外，一點別的跡印都沒有。你若是不相信，只跑到電表上面去看看，那個開關上面，包你一點灰跡都沒有。所以我說他們來得利害。」伯良聽

得不禁怔了。但是一個人財迷了心，無論怎麼也是喚他不醒。只見他蹙蹙眉，抓抓頭，心裏只是不服，還想打別的主意。明復聽着他那種樣兒，知道他還是不能甘心，便問着伯良道：「這件事未發生以前，你接着他們的什麼警告沒有？」伯良道：「有一封無字的信，信紙的四角，也有四個獨體，同這張片子上的一個模樣，不知怎的沒有字。」明復道：「你怎麼拆開的？」伯良道：「是小厮拆開，放在我桌上。我那時候正送客出大門。」明復道：「是了，是那封信上，原來有字。」伯良喫驚道：「你怎麼知道有字呢？」明復道：「這是一種隱跡墨水寫的。若是你本人打開，就可以看見有字。等你讀完之後，字就沒有了。因為這種隱跡墨水，不能見光，見了光，就飛化了一點痕跡不留。這是一種化學作用。你若不相信，只叫小厮來問，看他可拆過沒字的信。」伯良不做聲，只哼了一下。明復又接着說道：「我近來聽說社會上，新組織了一種秘密暗殺黨。黨裏的份子，多半是很有學問的青年人。他們的宗旨，是專

門同那些社會上卑劣的份子作對。不知這回怎麼却找着了。大概你的這筆交易。也是於中國不利的一種。所以犯了他們的眼。他們黨中男女都有。女的尤其利害。聽說有好幾個大老。都斷送在他們手上。他們的宗旨很正。只不過不在法律的軌道中罷了。我幾次都想去探探他們的內容。只是尋不着機會。不能入手。所以我一聽見你這筆案子。就勸你丟手。省得喫他們的大虧。況且你這筆錢還沒有過手。所定的條件。還沒有正式簽字。我看還是算了罷。」伯良搖搖頭道。「你雖然自命是東亞首屈一指的大偵探。還怕起這些鼠賊來了。連我都替你害羞。」說着又把口湊到明復耳根子上。細聲說道。「這回的利息很厚。我只消拿出三十萬來。他們……」山龜太郎他們。就可以運八、十萬的輕質銅元過來。一切的運費和各種手續。我都不問。至於我這邊的推銷。也很容易。都是他自己找上門來。我這是同你知己。纔說出來。朋友。你是明白人。你想那裏有這麼大利息的生意。」明復道。「那麼。」

依你怎麼辦呢。」伯良道。「依我有兩個辦法。第一。橫豎你的東洋話是生在舌頭上的。對於這個遺失條件的交涉。就煩你跑一步。到山龜太郎那裏。重新弄過。第二。我這門前門後。請你日夜弄兩個弟兄。巡邏巡邏。我就可以放心大膽了。明復便拍着伯良的肩頭道。「老兄。我真佩服你的堅決力。我就照你的話去做。只是成功與否。靠不靠得住。我可不能寫包字咧。」

中

這天伯良正坐在書房裏喫煙。忽見明復帶着一個東洋人。一路進來。伯良趕緊起身招呼。只見這個東洋人。好生大派。衣裝也闊綽極了。伯良很想巴結幾句。無奈不爭氣的舌頭。只轉不過來。還是明復替他說了一番致敬的話。回頭又用中國話對伯良說道。「山龜回去了。這是他的代表。剛從那邊來接任。我已經探過他的口氣。他的利息。還要來的厚幾分。聽說他這回已上岸的貨。（指輕質花銅幣）已經有二百五十幾萬。我已經弄了三分之一。還

有三分之二。祇要五十萬就可以交易。伯良急了。紅着臉道。「朋友。你先還批評我。這回又搶起我的生意來了。」明復道。「老兄。不要急。你到底要多少。我讓你先得。餘賸的就算我的。我們這回的生意。還沒有正式簽押呢。」伯良這纔回過臉色來。說道。「明復兄。不瞞你說。我上次的損失。是你知道的。這回的生意。我想一個人弄了他。第二次隨便你怎樣。若是得手。我乾乾淨淨送你五萬。少一個。你只弄槍來打我的祖宗牌。明復把這些話。對東洋人說了一遍。還加了些香料。兩個人都喜得眉開眼笑。東洋人從荷包裏掏了一個小冊子打開。拿出了一張折着的條子。遞給明復。意思是取消了他們以前的買賣。伯良討過字據。打開一看。只見數目和明復說的一點不錯。便道。「你們的交涉怎麼這等便當。不像我們以前那種麻煩。」明復道。「這一點小生意也值不得那種麻煩。你瞧我們這種字據。可有人來偷。」說着鼻子裏哼着。一笑。伯良道。「那此事還提他作什麼。」說着又挺起胸來。吸了一口氣道。

怎麼呢。這回還是要請你老兄動動筆。替我們寫個字罷。」明復道。「可以。可以。只是要兩個潤筆費呢。」伯良道。辦得到。辦得到。明復寫了一個字據。兩個人正式簽押了。伯良又飄着明復也簽個中人的押。明復也簽了。伯良這纔把銀行的存款。算了一算。連本利剛殼七十五萬。於是簽了一張支票。給東洋人。東洋人也立了收據。伯良一齊都捲好。放在貼肉的荷包中。東洋人問道。「這些時候的銷路怎樣。」伯良道。「不大好。上海電車行的一般東西。着實可厭。無論怎樣。只買他們不轉。內地倒很好。銷路頗暢。只不過路上費力點罷了。三個人又談了一會兒。東洋人看看錶。有兩點一刻了。起身告辭。明復也要走。伯良道。「這怎麼好呢。那麼我們還是晚上到榴仙家裏請客罷。二位一定要到的。」兩個人答應着就走了。

下

「喂喂。你那裏。」我是明復。你是誰。伯良兄麼。「是的是的。伙紀。不得了。」什麼事情。我：我又不得了咧。：唉。」

「什麼事。你說罷。」唉。說也是無用。「怎麼他們又來了。」

「誰……秘密黨麼。」是的……好兇啊。」「不要緊。我立刻就

來。」唉……你來有什麼法子呢。我的收據都叫他們拿去

了。還有一張片子。限我四十八小時的命。」噯呀。好利害。

怎麼辦呢。「我沒有法子。我問你呀……」我也沒有法子。

只不曉得他們的根據地……不然還好去冒冒險。」辦不

到呢。」噯。噯……「明復。明復……明復……噯……怎麼了。

伯良見那邊沒有回音。又把電話聽筒。湊緊些。只聽得那

邊像是有人扭打的聲音。忽然聽得一聲槍聲。聲音都息

了。電話又接了。「喂。喂。伯良麼。」「是呀。你是明復麼。」「是

……是……的。噯……呀。好利害……幾乎「怎麼」……幾乎叫他們

得了手……可惜一槍沒有打中。喫他逃了。」誰……他們找

到你那裏去了麼……」是的……但是你頂好避避風頭罷。

我這回也糟了。」那裏去躲呢。」到日本去罷。」我的家

眷呢……我還……我還沒有……沒有什麼……錢麼。」是呀

……「我這裏來拿些去罷。」好朋友……你送來罷……今天

有船。你送我上船。我……不敢……」可以。可以。我立刻就來。

……

* * * * *

這天晚上。滿天鋪着墨一般的烏雲。大地都沈黑寂靜。那

種愁慘的樣兒。簡直如同死囚牢獄中的情景。沒什分別。

却有一個斗室之中。十分喧鬧。室中有一個長方桌。圍桌

坐着有十來個人。桌上堆着些殘杯賸碗。一瞧就知道這

些人剛才痛喫痛喝了一場的。就中有一個人。舉起杯來

說道。「老徐。你把這劇把戲。說過暢快。我再喫三斗。」旁

邊的人。也同聲賀道。「三斗。三斗。」這位姓徐的。先滿飲了

一杯。站起來。用手拍着旁邊的一個人說道。「還得這位

朋友的一臂之力呢。他從日本留學剛回。是我十來年的

老同志。那天我見那厮兀自財迷着心。不顧國家的安危。

一定還要想法子做那筆生意。我好生恫喝了他一頓。他

只不怕。我於是決意給他個利害。所以就同我這位朋友

計議。假扮了一個東洋人。好在他也像得很。一邊我又跑

到那個什麼山龜太郎那裏。使了一個法兒。斷絕了他們的交涉。這才同我這位兄弟。跑到他那裏。扮了一齣戲。當天晚上。就把他的字據什物。一齊都搜了來。第二天等了他一天的電話。他只不來。晚上八點鐘纔來了。我一聽見他那副哭腔。肚子都笑痛了。後來我又假作有人來同我交手的樣兒。又放了一個空槍。後來把左手包着。假作受了傷似的。拿了兩千塊錢的鈔票給他。送他上了船……朋友們。像這種賣國亡種的敗類。百死不足以抵其罪。不過第一。我還要留着他那張嘴。替我們伸張聲勢。第二。他

從來對於朋友交情上還好。不是不懂事的人。如此懲了他一頓。或者他從此悔悟了。還是一個好國民。所以只沒收了牠的財產。定了他一個充軍的刑罰。也算罷了。」大家聽到這裏。都鼓起掌來。高聲狂吼。立盡了三杯。姓徐的也滿喝了一杯。長嘯了一聲。接着又嘆了一口氣。說道：「像馬伯良這樣的人。還算好的呢。還有比他千百倍惡劣的儘多着。我們又那裏有這許多力量。去一個個的同胞們算賬呢。」大家聽了。也同聲嘆了一口氣。



謝直君編 書為言情小說。著者生長南洋。於華僑工商業狀況。及各埠風俗社會。爛熟胸中。設事抒寫。情緻綿密。欲知海外同胞情形者。非讀此不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科學 盤旋機

Gyrosc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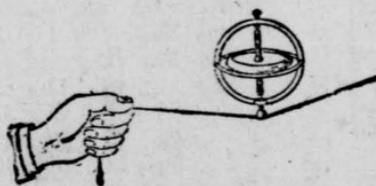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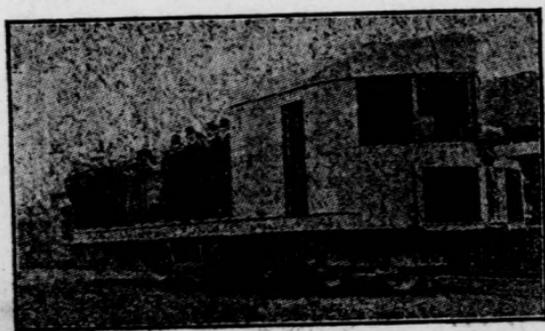
諸君。諸君。如今的事情。越變越奇了。雙軌鐵道。我們瞧着不希奇。現在却有一種單軌鐵道。偌大偌重的一乘火車。兩邊不用什麼支着。只在一條線的軌道上走。並且還可以停住。不會翻倒。這可是有點希奇咧。

還有一樣。我們瞧着那些大輪船在海裏面飄着。就是平風靜浪的日子。也免不了有些顛播。假使起了大風。那可了不得了。全船的人就像打鞦韆似的。幌得利害。現在可是要好得多咧。無論你起多大的風。海裏有多大的浪。你雖然可以把那些船一舉千丈。一落萬尺。却不能幌動他半分。這也是很奇怪的哪。

還有一件好玩意兒。是美國海軍大尉章伯爾的發明。從前的魚雷只放一次。就算完了。章伯爾却發了一件機器。安在魚雷舵的齒輪上。只要魚雷碰着了什麼東西。他裏面的炸藥爆發了。那個機器。就會把魚雷的舵扳轉。魚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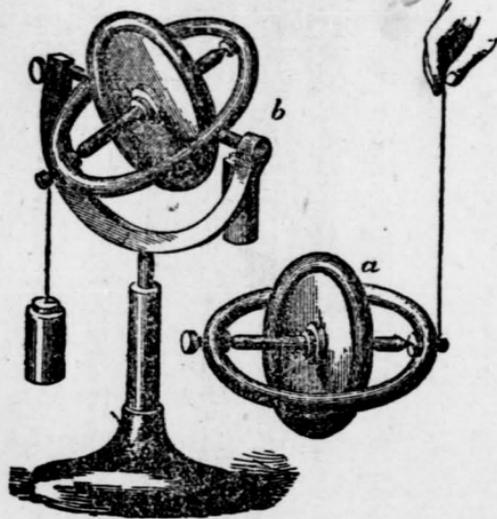
自己就可以照原路跑回來。現在用的魚雷上。都有這個機器。這又是一件希奇的玩意兒呢。

風



但是這到底是作什麼機器。有這麼多這麼大的用處呢。諸君早就知道是盤旋機了。這個盤旋機。安在火車上。火

車就可以在在一條單軌上走着。安在輪船上。就可以使輪



船不大幌動。安在魚雷裏面。魚雷就可以自己跑回來。但是這個盤旋機。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我一時也說不清楚。

這個盤旋機做出來的事。雖是希奇。他自己本身。却是一個最簡單最平常的東西。小孩子還把他當做玩意兒。他

的構造。簡單極了。只有一個輪子。輪中有一根軸。軸的兩頭安在一個圈上。(見圖)或是安在別的東西上。這個輪子一轉動起來。就有一種特別的力量。我們若是把圈子的一邊。放在什麼東西上面。或是用一根線提着。他一定不會倒。並且還生出一種別的轉動(見圖)從這上面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愈轉得快。愈難得倒下來。換一句說。他愈轉得快。他軸心的方向。愈加難得改變。譬如輪子轉着。他的軸心本是橫着。我們想把他扳得豎起來。那是萬萬辦不到的。他們借着他做種種的奇事。也就是利用他這一點力。最淺近的比方。就是一個小孩子玩的陀螺。譬如他愈轉得快。愈豎得牢。到了漸漸不轉的當兒。他就倒了。在這上頭。我們就可以悟出盤旋機的理來。聽說有一個人。自己造的一個單軌火車。上面安了一對盤旋機。用電力使他們轉動。軸的兩頭。都安在真空管中。(註一)每分鐘要轉七千五百轉。電力斷了。還可以自轉十幾個鐘頭。

聽說現在有人正研究想在飛艇上面安盤旋機。使飛艇能在空中停住不動。據我個人想。這件事大概也辦得到。

不過要多費得力研究研究罷了。

(註一)真空管裏面沒有空氣磨擦力很少。



沒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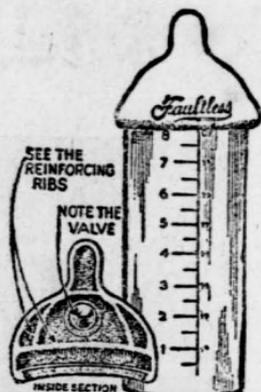
一個黑奴。記憶力很壞。一天駕着馬車。到車站去接他的主人。主人上了馬車。問黑奴道。約翰。這些時家裏有什麼事情沒有。黑奴搖搖頭道。主人。沒有事。一會兒忽然說道。我記起來了。主人的小獅子死了。主人道。狗子怎麼死的。黑奴道。主人。可惜不知道怎麼死的。他抓抓頭。又接着說道。哦。我記起來了。被牛檻壓死的。主人道。怎麼會被牛檻壓死呢。牛檻倒了麼。黑奴道。是呀。牛檻倒了。主人道。牛檻怎麼會倒的。黑奴搖搖頭道。不知道他怎麼倒的。……哦。是牛衝倒的。主人道。牛怎麼會衝出來呢。黑奴道。是呀。不知他們怎麼會衝出來的。……哦。我記起來了。是因為

房子發了火。把他們驚起跑的。主人一驚道。房子怎麼會發火呢。黑奴道。哦。主人。對不住。我忘了。是因為臘燭台倒了。所以發了火。主人嚇了一跳道。怎麼會有臘燭。什麼人死了。(西俗死人棺材前須點燭)黑奴想了一想。纔流着淚說道。主人。是的。因為你的母親死了。主人頓足道。什麼。我母親死了麼。怎麼死的。黑奴道。是呀。不知道怎麼死的。……哦。請莫怪。我記起來了。是因為主母的緣故氣死的。主人發急道。怎麼會氣死的。黑奴又搖搖頭道。是呀。怎麼氣死的。倒不知道。……哦。記起來了。因為主母跟着人逃跑了。

嬰孩食料最尚潔純偶一不慎則染疾病故哺乳器宜處考究以求其適宜美國福來脫司廠所製天然哺乳器最合衛生因其易於洗滌也且乳頭堅固久用不壞誠哺乳之利器也其餘如家用橡皮熱水瓶等亦甚堅固美麗

上海科發藥房謹啓

中國總經理



天然哺乳器 天然乳頭
面部剖面

Vapo-Resole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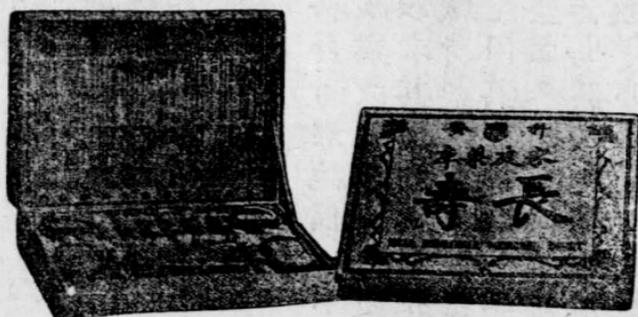
格來沙林

專治小兒傷風咳嗽痰厥驚風有起死回生之功如於空氣中散其潤利而有治療功效之蒸氣則病兒不拘睡眠與蘇醒一吸其氣立見功效其咳噎與噎氣每見逐漸減少至於全治並可治療肺炎喉痧等症其優點即雖嘔吐惡心兼作時格來沙林亦能奏效誠小孩最寶貴之藥品也

中國總經理處

上海科發藥房謹啓

科發長壽家庭藥庫



康健是真幸福假如身體不健康雖有萬貫家財仍是無福消受本藥房深望全中國人家健康人人長壽故特製精巧長壽家庭藥庫專供家庭衛生防疾之用內有上品良藥十四種此外並有藥水棉花紗布橡皮膏滴管等件凡家庭中普通習見小病無論內病外症無不可自醫另附對証用藥表爲查藥之用又附贈家庭用藥指南小書詳示家居衛生及使用各藥方法共裝一嵌花精匣售洋三元印有詳細仿單函索即寄

上海科發大藥房啓



劇笑
拘魂使者

卓 呆

登場人物

木匠 阿八

戲衣店夥 王金虎

經租帳房 邱順泉

送物人 十餘名

台上佈一間破屋的室內光景。

左面有出入的門。阿八在那裏

獨語。

(八)唉。一到交了新年。家家接財神。

何等的熱鬧啊。

低頭沈思片刻。

(八)且慢。我每年也是接着財神。財

神可一次也沒來過。我還是不發

財。反弄得愈接愈窮。過一年窮一

年。接一次窘一次了。那麼我今年

一定換一個方法。接了福神得不

到福。還是接一位禍神來試試。所

以我不接財神。偏偏和他相反。接

一個閻羅大王罷。他或者反能够

幫我發財也論不定。一定如此辦。

王金虎暗上。竊聽了他的話。

(王)這阿八倒也奇怪。不接財神。竟

敢接起閻羅大王來。真膽大極了。

不如待我去扮一個鬼來嚇他一

嚇罷。

王下。

阿八點香燭拜。

王扮鬼上。

(八)哎呀。

(王)你就是阿八麼。

(八)是的是的。我叫阿八。請問您呢。

(王)我乃陰間一個拘魂使者。今天

正當正月初四夜裏。家家接着財

神。你偏偏要接閻羅大王。大王沒

有工夫。只得請你自己動身前去。

所以大王吩咐我下來。要與你同

去。

(八)呀。

(王)你本來可以長壽，只因自己要與大王親近。所以大王也很掛念你。准定叫你在今夜十二點鐘斷氣。你預備着罷。

說罷。王退。

(八)呀。不好了。我年紀輕輕。怎麼肯死。總想或者接了閻王。他可以使我略為富一點。不料反把我性命也送掉咧。現在死的時刻已定。還有什麼話說呢。

向四面看看。

(八)他說今夜十二點鐘斷氣。那是我的壽命。沒有許多時候了。就此死去。實在不值得。死了之後。好在我什麼也不負責任了。還是多吃些美酒佳肴。然後死罷。

鐘鳴八下。

(八)現在八點鐘。待我出去賒欠些東西來罷。

阿八下。

經租帳房邱順泉上。

(邱)有人麼。阿八在家麼。老是不在家。今夜有火點着。大概去得不遠。等他一下罷。

阿八上。

(邱)阿八。你到那裏去的。這裏點着蠟燭。豈不危險啊。

(八)打什麼緊。這種破房子。燒掉了。也不可惜的。

(邱)你看。所以你欠了房錢。總不想還了。阿八。今夜是我來要房錢的。

(八)你不必說下去了。我阿八決不是還不出房錢的人。不是欠了五個月麼。

(邱)是啊。

(八)今夜我可以把欠的五個月與預付下月的一個月。一起交給你。

(邱)連下個月麼。

(八)你別瞧我不起。我阿八真不是要欠人家房錢的人啊。

(邱)原來你很闊氣。那麼付我罷。

(八)現在還不行咧。今夜十二點半鐘。一定給你。

(邱)呀。你要約三約四。那就靠不住。我也被你約過幾百遍了。并且要約我今夜十二點半。不是更可懸麼。不行不行。此刻一定要的。

(八) 怎麼你一點不明白。我那裏是欠人家錢的人。老糊塗。

(邱) 什麼。

(八) 你且看着。我的局面。到底關不

關。

阿八很得意。

送物人陸續上。

(甲) 花雕十斤送來了。

(乙) 蝦仁炒麵三盆來了。

二人下。又來二人。

(丙) 大菜兩客送來了。

(丁) 四元一桌的和菜。是此地麼。

二人下。又來二人。

(戊) 水果送來了。

(己) 茶食送到了。

二人下。

(八) 帳房先生。你看如何。老實告訴

你罷。今夜活財神降臨此地。在十

二點鐘的時候。他要給我一萬元

咧。

(邱) 嗟。一萬元。當真麼。

(八) 這有什麼真不真。你若不信。你

到十二點鐘過來看好了。

(邱) 那你真發財了。

(八) 所以你房錢不必擔心。到十二

點半還你。你如有錢。最好現在借

些給我。到那時加倍奉還。五元還

十元。十元還十元。十元還四十元。

一百元還你一千元。好不好。

(邱) 那麼五元可以還十元。加倍還

我。

(八) 別說加倍。三倍四倍也行。

(邱) 那麼借給你五元罷。

(八) 最好十元。

(邱) 就是十元。

(八) 二十元更好。

(邱) 二十元也行。

(八) 那麼三十元罷。

(邱) 好了好了。你別只管加上。去咧。

我借三十元。還要還六十元的。

(八) 到十二點半。一定還六十元。

(邱) 十二點半。已經半夜了。我明天

早晨來拏罷。房錢十五元。暫借三

十元。共四十五元。加倍便成九十

元。

(八) 九十元太難記。給你一百元罷。

(邱) 一百元麼。多謝。明天早晨來拏。

(八) 你放心。

邱欣欣然下。

阿八喫得大醉。

(八) 倒被我騙到了三十元的奠儀。

他明天早晨趕來。不知怎樣吃驚。

咧。可惜我看不見他的面孔了。我

有了三十元。也够用咧。聽說陰間

的事情。也是非錢不行。

壽器店送棺材上

(庚) 我們百年長壽的東西送來了。

(八) 搬進來好咧。

扛在室中。

(庚) 一切東西都在裏頭。

(八) 好了。你明天早晨來算賬罷。

(庚) 是了。明天會。

庚下。

阿八綸入棺中。忽然又起來。

(八) 這麼睡着。倒很舒服。現在不知

什麼時候了啊。

隱隱聽得打十一下鐘。

(八) 嘎。十一點鐘了。快些預備罷。

取出零碎東西。

(八) 裏頭太硬。我來放一條褥子下

去罷。

舖褥子。

(八) 待我來把這一套壽衣穿好。

搖搖旁邊的酒壺。

(八) 還留着好多咧。這裏再有一盆

炒蝦仁。一起搬進去罷。

阿八自己蓋蓋。歇了一下。又推

開蓋。

(八) 快到十二點鐘。還不死麼。

手一放。棺材蓋擊頭上。

(八) 好痛啊。還不死麼。

鐘打十二下。

(八) 十二點鐘了。從此要開眼睛咧。

慌忙蓋蓋。

一回兒就有鼻息聲。

幕暫閉。即開。

其時已紅日高升。有光線射入。

門外經租帳房與各店夥俱來。

(邱) 早啊。阿八還沒起來麼。阿八。

阿八被他們鬧醒。推開蓋來。兩

手高伸呼欠。立將起來。蓋落地。

阿八向四面一瞧。

(八) 呀。我好像沒有死啊。

摸摸身邊。

(八) 實在沒有死。昨夜的拘魂使者。

他怎麼騙人呢。

(甲)收酒錢。

(乙)收炒麵錢啊。

(丙)喂。收大菜錢啊。

(丁)正元館收菜錢。

(八)不好了。我若沒有死。那欠了這

些債。怎麼了呢。

想了一想。忽然很得意。

(八)這麼辦罷。還是假裝死人罷。

仍舊把蓋蓋好。

門外很鬧。

(邱)你們看怎樣。叫了半天不响。不

要阿八夜裏逃走了。還是闖進去

罷。

(衆人)是的是的。

大家推門而入。

(邱)呀。怎麼有棺材在此。

大家趕到棺旁。打開蓋來。一同

大驚。逃開。

(邱)不得了。阿八死了。什麼緣故呢。

他買了棺材來死的。難道是自殺

麼。

阿八立起來。

(八)你們大家聽者。

(衆人)哎喲。

衆人跪倒。

(八)你們聽了。我阿八昨夜被拘魂

使者在十二點鐘拘去。從此要赴

陰曹去了。邱老先生。我有事託你。

你且過來。

(邱)呀。

(八)所欠五個月房金和昨夜借的

三十元。一共四十五元。你快在帳

簿上鈎去。否則我要到你家裏作

祟的。你算了奠儀罷。

(邱)是了。請你千萬不要來與我纏

繞。

(八)去罷。你們大家過來。

(衆人)是。

(八)你們昨夜送來的東西。該價若

干。速即在帳簿上鈎去。否則就要

到你們家裏來作祟了。

(衆人)是了是了。一定答應。別作祟

罷。

(八)那麼我還有事託你們。邱老先

生也聽了。我本來是一個單身漢。

也沒有人替我點一支香。實在可

憐。你們能夠來送我的終。也是前

世的緣分。所以必須拜託。

(衆人)什麼事呢。

(八)邱老先生。你還要送我一個吊禮。現銀五元。新衣一身。就夠了。炒麵店裏。快送我鷄絲炒麵兩盆。大洋一元。萬家香快送我加厘鷄飯一盆。大洋一元。酒店裏要紹興二十斤。大洋一元。正元館要一碗紅燒獅子頭。大洋一元。廣東宵夜館要洋蔥炒牛肉絲一盆。大洋一元。百年長壽器店。快送我新鞋一雙。大洋兩元。這些東西。只消今天供一天在此就行。過了今天。你們可以各自掣回去。倘使不肯掣來。莫怪要合家不安。死得老少無欺。

(衆人)遵命遵命。

這時候王金虎暗上來窺探動

靜。

(八)你們既經答應了。快些回去掣東西來罷。

(衆人)是。

大家逃也似的出門。

阿八從棺中出來。

(八)悶極了。倒也好。居然閻羅王可以叫我發財。肚子倒餓了。怎麼還不掣來呢。

吸煙。

外面有人聲。急急入棺中。

送食物的人一個個來了。放在

桌上。急急逃去。阿八常常從棺中

探出頭來。一三三四的數那些東

西。

(八)怎麼老邱還不來呢。

邱提衣包上。放在室內。也就逃去。

(八)樣樣都有了。把這些錢聚起來。倒也有十二元。連了昨夜的。共有四十二元。我有生以來還是初次得到這許多銀錢。這一來我可以回到家鄉去闖一闖咧。這衣服也很好。難爲了邱老頭兒了。

穿衣。

(八)我穿好衣服。可以暢飲咧。

阿八喝酒。醉。

外面有人聲。阿八慌忙要入棺

內。王金虎扮拘魂使者上。

(王)阿八。

(八)呀。你是昨夜的拘魂使者。你不是胡鬧麼。說十二點鐘斷氣。等得

我好苦。

(王)我來得遲了一點兒。你已睡着。一想使你一些不覺得。未免可憐。後來一回兒就天明了。

(八)那麼現在來拘我去麼。

(王)是的。現在來拘你。你願意死麼。

(八)別說笑話咧。年輕的人。誰肯死呢。昨夜亦然。你能够救我。總要請你設法。

(王)你不願死。自然可以商量。陰司與陽世一樣。只要有錢。你把你所得的錢一半分給我。我就不拘你去。

(八)給你一半。就可以留我的命麼。多謝。這也是靠了你得來的。拏一半去罷。

從棺中出來。

(八)那麼一半二十一元。你收了。

(王)對不起。阿八。你從此打算怎樣呢。

(八)我起初曉得要死。所以吃了許多未付錢的東西。那知忽然不死。我那裏再能够住在此地呢。還是遠處去罷。

(王)是的。捲了人家許多金錢和東西。怎能不走。

(八)菜要冷了。你快些吃一點罷。

(王)多謝。

二人對酌。大醉。高聲唱歌。王金虎忘却假扮。取去面具和衣服。

(八)呀。你不是金虎麼。金虎慌。再扮起來。

(王)什麼。我是拘魂使者。

(八)你敢騙我麼。還要來強取我的錢。豈有此理啊。
阿八要打王。

(王)且慢。你拏了錢。又吃了一飽。靠誰的福。沒有我。你那裏會得到。

(八)你這麼一說。倒也不錯。那麼我也不來打你了。

(王)自然自然。本來應當你把錢一起給我的。現在二人均分。再好也沒有了。你方纔不是說要走麼。

(八)是的。

(王)阿八。我也欠了不少債。被老班將我歇掉。現在不過暫住在店裏。本來要走了。我們一同走罷。

(八)不錯。二人同行。萬事可以有商

最些。

(王)多謝。那麼趁他們未來。我們走罷。

(八)這些食物。拋去未免可惜。你放心。我們吃了再走。還來得及。

(王)倒也不錯。

二人大嚼。

衆人又上。

(邱)呀。阿八沒有死啊。

(甲)和王金虎一同喝着酒。

(衆人)我們大大的上了一個當。決不可饒恕他們。

大家要趕進去。

(邱)且慢。我有一個好法子在此。

邱故意腳聲很響。阿八聽得。

(八)什麼人來了。

慌忙入棺。

(王)阿八。你倒有了躲的地方了。我呢。

(八)你也進來罷。二人綽乎有餘。

(王)好極好極。

二人入棺。蓋蓋。邱在門外看好。

(邱)好了。大家進去罷。

一同入。

(邱)可憐阿八。年紀輕輕。已經死了。老邱丟個眼色。二三人過去釘

釘。

八

(邱)快些扛到城外去埋葬。

(王)饒命饒命。不要埋葬。

(衆人)那裏有人聲。不是的。我們嚇

怕了。聽錯的。扛出去罷。

(王)不是的。棺材裏不能透氣了。救命啊。

命啊。

(衆人)棺材裏麼。到底年紀輕輕。還死

不掉啊。

(王)當真要死了。快些開蓋啊。

(衆人)哈哈。如今我們不怕你作祟

了。

(閉幕)

上海浙江興業銀行

發行兌換券廣告

本銀行發行兌換券曾於前清光緒三十三年

由度支部農工商部特准 民國十年一月六

日奉 幣制局批准繼續發行並奉 財政部

核准各在案茲製定十元五元一元兌

換券二種定於 本年十二月一日

發行所有發行準備金 與營業準備

金完全劃分以期鞏固信用凡持有本行

兌換券者請隨時向本行照兌現洋特此通告

小(15)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通易信託公司 營業廣告

信託部

本公司自民國十年七月成立資本總額國幣二百五十萬元實收一百二十五萬元公積金一萬九千餘元分信託與銀行兩部專營各種信託與銀行業務佣金利息特別克己辦事手續力求簡捷謹將各部重要營業分項列左如承惠顧無任歡迎

信託部

承募股份債票 經營公私財產
介紹證券買賣 代理執行遺囑
辦理過戶註冊 調查企業事項

銀行部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通知存款
儲蓄存款 通訊存款 信託存款
抵押放款 貼現放款 拆票放款
押匯放款 各處匯兌 買賣貨幣

本公司地址

上海北京路山東路四一二七一號

營業時間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下午半時至五時

電話

經理室中央四〇〇二
營業室中央六〇〇一六

電報掛號

中文二四九六
洋文 YUNYIFUOO.

總經理 黃潤初 副經理 錢才甫 周守良

小(16)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東萊銀行廣告

本行開辦以來業務日見發達信用昭著設總行於青島分行濟南上海天津大連其他各大商埠均有特約代理匯兌機關異常靈通以及定期活期存放各款收買國內公債兌換各國貨幣所有交易無不公道如蒙 惠顧極誠歡迎

總行 總理 成蘭圃
經理 呂月塘

上海分行設在英界河南路天津路轉角

五〇七號

經理室電話中央二四六九號

營業室電話中央一七七四 四三九三

電報掛號五四九〇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中國實業銀行廣告

本行收足資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四十萬元專營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並附設永甯水火保險行如蒙 賜顧無任歡迎

總行 及 天津法租界十二號路

天津分行 北京西交民巷

北京分行 濟南商埠緯六路

山東分行 揚子街

漢口分行 天津路

上海分行

電話 經理室 一六〇九
營業室 一七七二
保險部 五六〇九
電報掛號 三二四七

總理 龔心湛 協理 李士偉

上海分行 經理 劉體智
副理 周砥青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傷心

靜影女士

若是一個人犧牲了自己的身體。換得別人一生的血淚。却還以爲自己是多情的人。那便是大錯而特錯了。莊子說。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可見得心與身的輕重差得很遠。世上許多的癡兒女。悟錯了這個意思。做出許多不近人情的事來。却偏還以爲自己是多情。殊不知你只犧牲了一個軀殼。却叫別人的心。時時刻刻在那裏受摧煎。睡在夢裏。都不能得一會兒的快樂。這那裏是叫多情。簡直比那專制國的暴君虐待人民。還要酷虐得多呢。且說這天。我正坐在桌子前。提着筆。想把我的一點理想。略略發揮一點出來。却半天也寫不出一個字來。正在沈思默想的當兒。趙子模照例的跑進來。坐在我對面的椅

子上。他是我的一個老同學。我們平常很有感情。後來隔了幾年沒有看見。前不多時。他忽然搬到對門來住着。那自然是再親密沒有的了。從前他在學堂裏的時候。同學都喊他是飛天菩薩。爲的是他又頑皮。又活潑。凡是體育運動遊戲等事。總少不了他一份。且而他樣樣都玩得好。身體異常強壯。又會說笑話。只要他一開口。總要引得人家笑得捧腹打跌。你只要瞧瞧他那臉上的神韻。就曉得他是一個心胸開闊。無憂無慮的快活神仙了。但是這一次會着他的時候。却是大大的不同了。從前一副飽滿豐腴的臉頰。現在却深深的窩在裏面去了。眼眶邊上。總是帶着一道紅圈。額上隱隱起了些縐紋。大致看

去。倒很像那博物院中擺舊了的臘人似的。從前直挺挺的胸脯。現在却凹了進去。肩背上就像駝着幾百斤重的擔子一樣總是灣着。走兩步路。覺得非常的用力。我覺得很是希奇。好幾次想問他。總是被別的事岔過去了。今天恰好他又來了。我就把我這幾天卡在喉嚨的話。都說了出來。只見他嘆了一口氣。眼睛眶子就濕了。好一會兒。纔悽悽慘慘的說道。這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說了這句話。又住了口。嘴唇略略有點顫動。我知道他必是經過了一番傷心的事。如今纔有了這種沈痛的結果。倒不好再多去問他了。一會兒。他又接着說道。這又算什麼呢。橫直這樣事在我心裏。一天不知要迴環背誦多少遍。我就照樣背誦一遍給你聽罷。

你看他是如何的天真。如何的活潑。幾句話嘔了他。他就氣得哭起來。你再用兩句話哄哄他。他的眼淚還沒乾。就笑起來了。他並不是頂美。不過他的美是在骨裏。叫你瞧了。不能說他不美。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嚷着他玩道。優雲。

我看你不得了。我這兩天打聽了一下。知道世界上姓朱的人。算你頂醜。我也覺得你頂醜。有兩回吃飯的當兒。我偶然看見你的臉。我就作起惡心來。立刻到外面去吐了。我說着。又故意嘆了一口氣。優雲瞧見我滿臉正經的樣兒。知道我不是鬧着玩。如是睜着碧清的兩隻大眼睛。直釘着我。一分鐘後。珍珠大的淚點。一滴一滴的淌在粉頰上。呆呆的站在那裏。一絲不動。兩隻手只拈起馬褂角來。轉着。他這時候。還是扮的男裝。好一會兒。他纔顫聲問我道。那麼你可不要同我玩咧。我到這個時候。實在忍俊不住。就嘻哈哈的笑起來了。優雲這纔知道我又在造謠言了。如是用袖子把眼淚一擦。就趕上來。要不依我。要我陪不是。我就在他的粉頰上。親了幾個吻。他纔好了。原來我們倆當中。有個規矩。無論那個得罪了那個。只要那個錯了的人。在得罪了的人臉上。親幾個吻。就算是陪禮。唉。這時候。我十七歲。他纔十五歲。

優雲雖是天真爛漫。却不是像那些不懂事的一味混來。

我只要稍爲有點悶悶的樣兒。他就想出各種法子來哄我玩。或是裝鬼臉。或是學那些影戲中的滑稽動作。或是南腔北調的學別人說話。或是說些笑話來逗我。這些笑話。多半是他自己信口編的。有時候編得非常好。有時候編得太野了。弄得不能收尾。窘了。就紅了臉。賴在我身上。要不依。有時候。就叮叮噠噠彈起鋼琴。唱起歌來。唉。朋友。可惜你沒有聽見過他的琴。和他的歌。他對於音樂上。有特別的天才。一樣的樂譜。他彈起來。另有一種音韻。一樣的歌調。他能唱出特別的滋味來。唉……這還有什麼可說呢……總而言之。他總要把你弄得快樂了纔止。

他的心思也極細。無論什麼事情。他都能想得週到。關於我的事情。他格外留心。我每次上學。衣服帶得夠不夠。合宜不合宜。每次同着吃飯。那樣菜合我的口味。那樣菜不合我的意。他一看就知道。這件事說起來却是不希奇。但是實在很不容易。因爲你曉得。我們家裏雖然同他家裏是至親。我住在他家裏。總覺有些不任意。總要客氣點。無

論什麼事。總不能放在臉上。但是他總能看得出。我記得有一次。我上學去了。忘了帶零用錢。若是要回去拿。路又太遠。不拿。又怕沒有用的。那知當天晚上。就有一個用人。拿了一個小包和一封信給我。我曉得一定是慢雲送來的。我就讀他的信。折開一看。並不是信。乃是編的一個故事。說是一個人。怎麼沒有錢。問人借。人不肯借。到了禮拜六。就沿路討飯回來。故事尾上。就畫着一個告叫子。問人討錢的樣子。他從來也沒有寫過一封正式的信給我。不是一個故事。就是一篇小說。或是一問一答。或是一些謎畫。唉。我從來也沒有看見像他這樣聰明活潑的人。這樣過了三年。我舉了中學業。就回四川去了。打算在家裏住半年。就到上海來考清華。第三年級。若是考不取。就考南洋公學的電機科。這時候。他也上了兩年學了。他在家裏的中西文根底都好。所以插的班次很高。還有一年半就要畢業。我們兩個人的計畫。早已定好了。若是我考取了清華。他舉了業。就在家裏住半年。然後一路到美國

去。若是進了南洋公學的電機科。他畢了業以後。仍舊在學堂裏專讀音樂和圖畫。等我畢業以後。或是一路到美國。或是怎樣。到那時候再定。

朋友。我有句貼心的話勸你。無論什麼事。你切不要預定什麼計畫。定了計畫的事。十件就有十一件不能達目的。所以頂好隨隨便便的聽天由命。省得定了計畫做不到。反而難過。像我和慢雲的計畫。該是定得幾等週到。那裏做到了一分呢。唉。不但沒有做到。反得了這種結果……

這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那年我回到家裏。也是怕父母想念。且而在外面多年。一點孝道也沒有盡。心裏極過不去。這回回來。想伴着他們多住些時。也盡盡我做兒子的職分。那裏知道。却鬧出了大亂子呢。

我記得我那天。剛走進門。還沒定腳。我父親就正顏正色的說道。你回來得正好。如今我老了。家事無人接手。底下也沒有個親點的人服事。我如今望六的人了。看見別人抱孫兒。我也有些眼羨。我同你的娘去年就把你的親事

定了。只等你回來。媳婦兒我很看得中的。真是起眼動眉。能體貼人的心事。決不是像那些屬算盤子的。撥一下動一下。模樣也還不錯。家當也很有點。可是我們也不是像那些窮家小戶。想得別人的妝奩。八月裏頭。我們就想把這筆賬結了他。了却一樁心事……唉。朋友。你想我這個時候是個什麼光景。但是我老實告訴你。我一點也不灰心。只想想個法子。把這筆案子擺脫了他。一面也只得暫且敷衍他們。

過了三個禮拜的光景。我就把慢雲的事。告訴了我母親。指望我母親替我用點力出個主義。况且慢雲那邊。一者是我母親娘家的親戚。二者他那種人才。家世。那一點還不好。我以為母親去對父親一說。就可以答應。那知他們還爲這件事口角起來了。後來索性天天就爲這件事情鬥嘴。我便決定了一個主義。這時候。慢雲已經有好幾封信來了。我也寫了好幾封給他。不過從上海寄一封信到四川。至少也得一個月。往來就要得兩個整月。我前幾封

信中家裏的這樁事一點都沒有提起。這回主義打定了。就把這件事。源源本本都告訴了他。又把我的主義說給他聽。唉……這有什麼可說的……我當時要曉得是這樣的結果。我寧肯死也不寫這封信了。

過了一個月。我一面敷衍他們。一面暗地裏進行我的計畫。我母親還不大明白我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不過我時間他要錢。他總肯給我。也不問我要了做什麼用。剛剛事情弄妥了。預備實行的當兒。忽然得着一封長電報。上面說道。「所定計畫。我不贊成。事情宜再計議。父母之命不可違。切不可背父而逃。即逃來。我寧死亦不見你。我尚有計畫。祈稍待。」我得了這封電報。真是弄得進退兩難。他叫我等他的計畫來。至少還有一個整月。假使到了那個時候。一聲走不脫身。却是怎麼辦法呢。不覺大大的躊躇起來了。這時候。我本來還是決定要實行我的計畫。忽然我的母親病了。病勢異常之兇。只有十八天就去世了……唉……我母親的喪事。剛剛料理清楚。慢雲的信

就來了。這封信。一個個字都深深的刻在我心上。到死我也不能忘記……我的口渴得很。請你把點茶我吃吃……

他的信上說。「靜哥。這是我最後一封信。也是我的代表。請你用銀子做一個小棺材。把他裝起來。棺材只要兩寸長就够了。我要你一生都帶在身邊。等你老死以後。要我們把他放在你的胸口上。靜哥我若不死。你就要做一個大逆不孝的兒子。不孝的人。必定無情。你情願做一個不情的人麼。我最後的要求。就是要你聽你父親的話。盡你做兒子的本分。娶親以後。盡力做一個好丈夫。我的靈魂。必定永遠陪着你。靜哥。再會罷……」

趙子模說到這裏。我也忍不住心裏有點酸。他一面擦着眼淚。一面從荷包中掏出一個小錦囊。錦囊有一根長絲帶拴在頸子上。解開錦囊。果然有一個兩寸來長的小銀棺材。他撫摩了一會兒。就鄭鄭重重的捧着給我瞧。我就着他手上看了一下。見上面還鑄着許多小字。心裏想着

道。這件事情倒是新鮮別緻。叫人又好笑。又傷心呢。

一會兒。趙子模又接說道。朋友。我照他的話都做到了。我也娶了親。我也送了我父親的老。還有這個小寶貝。我沒有一日一時不帶在貼身。每天有空。我總要拿出來瞧瞧。

這件事。我的妻子也知道。現在只有一樣。沒有做到……
唉……我想也快了。

讀者諸君。假若你是趙子模。或是朱慢雲。你打算怎麼辦呢。

讀五千卷書室叢話

臺灣民主國旗

臺灣博物館第五部歷史室。陳列品中。有臺灣民主國國旗一面。軍旗二面。乃仿日本宮城內振天府所藏御物。摹製爲之者。此二旗之由來。爲清光緒乙未年。馬關和約成立。割臺灣及澎湖羣島歸日本時。臺灣巡撫唐景崧。不服命令。乃與劉永福商定計畫。以曾留學法國之陳季同爲參謀。創立共和政體。建設臺灣民主國。改年號曰永清元年。推唐爲民主國大總統。宣示有衆。儼然具有獨立國之形式。此即其所揭櫫之旗幟也。旗章用藍地黃虎。長八尺。闊丈一。是爲民主國之國旗。迨日本北白川宮親王。率近

衛師團。從三貂角登陸。與民主國軍戰。六月八日。攻陷基隆。此旗遂爲日軍所鹵獲。由樺山總督獻之日廷。己酉五月。臺灣博物館。謀陳列日本戰利品。宮本參謀長赴東京。辦理是事。不圖發見此品。乃請摹製。陳列館中。日政府許之。遂命東京畫家高橋雲亭氏。入振天府。依樣製作。製成。見者不能辨真僞。今館中所陳列者。即此旗也。此外。又有甲乙小旗二旒。黑布地。鑲白綠。各三尺三寸四方。甲旗。朱書奉民主國劉大帥統帶撫字營左軍李。乙旗。朱書奉旨剿寇統帶坤字營賴。則皆彼時所用之軍旗也。既號稱爲民主國。而猶大書奉旨字樣。殊不可解。彼時制度之莽亂。

即此已可見矣。今此旗幟三面。具存館中。旅居臺灣之華人。多嘗親見之者。噫。是又一國恥紀念物也。

帝王樹

前清醇賢親王寢園。在西山大覺寺側。舊有數人合抱之銀杏一株。土人呼爲帝王樹。語聞西后。立命斬伐其樹。期爲厭勝。此光緒間事。然至溥儀。仍由醇邸入承大統。西后亦無如何也。近人某君。有醇王舊邸看花詩。其末節云。君不見漢家離宮三十六。玉泉昆明走麋鹿。竟陵西邸至今存。萬間廣廈千章木。琴操雍門莫漫哀。幸無荆棘上高臺。最憐銀杏鍾王氣。却付陵豎作蠹材。蓋卽指此。亦清代遺聞之可紀者也。

又據近人某筆記言。清醇王墓。在某山。於萬壽山爲近。山勢環抱。形似一坐椅。墓卽位於其中。泉水繞之。滔滔不竭。墓後有白菓樹一。高聳如蓋。枝葉紛披。或遂爲讖語云。王上有白。乃皇字也。當數世爲天子。時西后以團頤和園事。惡景帝甚。及聞是讖。益怒。思有以破壞之。乃遣人督木工。鋸去王墓之白菓樹。墓中多蛇。悉被毀傷。自晨八時至十時。忽出一小蛇。長尺許。金色。而紅其首。又有一蛇。稍大。亦紅其首。皆昂然不爲動。焚香祝之。大者至一時出。小者三時始去。談者奇之。至庚子亂作。拳匪皆戴紅巾。以誦符咒。或曰。此輩匪黨。卽爲蛇所憑依。以圖報復者也。語雖荒誕。亦極善於傳會者矣。故并誌之。以資談助。

全書四十八冊

元曲選

連史紙十六元
賽連紙十六元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十二冊

元詩紀事

定價五元

詞曲爲金元兩代絕作。傳於今者。以明臧晉叔元曲選爲大觀。傳本絕少。原書非百餘金不能得。本館藏初印有圖本。每回少則二幅。多至四幅。情態逼真。今據以影印。當爲愛古家所驚賞。

是書爲侯官陳石遺先生所輯。都四十五卷。搜羅有元一代詩人。後附割據遺老。釋道。宮掖。閨閣。女冠。藩屬。以及無名子等等。旁稽博采。粲然大備。閱之可以見有元一代政教風俗之盛衰。



茶匙

茗狂

陸夫人在東方旅館中，收拾收拾行李，要想回杭州去了。忽然看見了杯子中那把噴銀茶匙。想道：我在車中，還要吃藥水。這把茶匙倒少他不得的。不如向他們買了罷。便回頭對那侍者說道：你把這把茶匙賣給我罷。侍者笑道：夫人喜歡他，拿了去就是了。何消買呢。陸夫人道：那是使不得的。你還是把他上在賬上罷。侍者道：如此亦好。就算了三角錢罷。陸夫人聽了，點點頭，很歡喜的，把來放在手提籠中了。

陸夫人上得火車，一會兒，要吃藥水了，便把那茶匙取了出來。調着藥水吃着。忽然看見某茶匙柄上，還很顯明的鐫着東方旅館四個大字。當初倒未留心到咧。不覺想到：從前不是有許多人，喜歡竊取旅館中的零物，輿論上很不以爲然麼。如今我拿了這把茶匙在手中，被人看見了，別

要亦當我是這種人物。那纔冤枉咧。陸夫人想到這裏，便撐眼四下去瞧。只見隔座一個女學生模樣的人，果然眼睜睜地向這把茶匙望着。陸夫人被伊這麼一望，不知怎樣一來，臉上亦立時紅了起來。忙把這把茶匙放在手提籠中，刮場一聲，把來關上了。那個女學生見了伊這種舉動，又朝伊臉上望了幾望，并笑了一笑。倒害得陸夫人更爲侷促不安起來。心中暗想道：伊必疑我是偷來的咧。很有幾次，要想同伊說個明白，說這是我出了錢買來的，并不是偷來的。但總鼓不起這股勇氣來。亦只得常常向窗外望着。避去隣座那雙很銳利的眼睛。

好容易，火車到了伊的目的地了。陸夫人好如囚犯遇赦一般，忙提着手籠，從車上走了下來。伊的兒子陸少侯已在站上迎候着。一見面，陸夫人便說道：好險啊。現在總算

回得家來了。少侯驚問道。難道母親在路上遇了什麼危險啊。陸夫人呆了半晌。纔說道。不是的。我的意思。以爲旅行往來。總帶點兒危險的。現在總算平平安安的回來了。少侯聽了。不覺笑了一笑。亦就同回家去。到得家中。少侯幫着檢理歸裝。忽然看見了這把茶匙。無意中間道。母親。你近來吃咳嗽藥水麼。這把茶匙。是吃藥水用的麼。陸夫人道。是的。我向東方旅館中買的。少侯詫道。向旅館中買的啊。觀他之意。似乎很不相信這句話。但究在母親面前。亦就不便說什麼了。陸夫人亦有些兒覺得。心中很不自在。但亦沒有話說。

過了幾天。陸夫人家裏來了一位女客。這天剛剛煮了些百合湯。陸夫人便喚女傭王媽。拿一碗來敬客。那位女客取來吃着。一面向碗中那把茶匙閒看。忽然看見了什麼似的。含笑問道。這是東方旅館中的茶匙麼。陸夫人道。是的。我前兒在他那裏。住過好幾天呢。女客道。那麼這把茶匙。倒很可算得件紀念品。說着。又向陸夫人微微笑了。

一笑。陸夫人聽了。疑心伊意帶譏諷。臉上倒不覺紅了起來。亦就不再說下去了。等那女客走後。陸夫人便喚了王媽來。向伊發話道。王媽。你亦太不留心了。我會吩咐過你。教把這把茶匙放在廚房中用着。不必拿上來。如今你爲何又拿了上來呢。王媽受了主婦申飭。倒亦不敢回言。口中咕嚕着幾句。自回廚房中而去。可是少侯倒有些看不上來。便陪着笑說道。母親。這倒不能怪王媽的。王媽懂得什麼呢。不過照我想來。母親既喜歡這把茶匙。把他拿了來。如今爲何不喜歡用他呢。這話一說。把陸夫人氣得什麼似的。大聲斥道。你這話太混賬了。你這話太無理了。我爲什麼要買這把茶匙的理由。你難道不知道麼。少侯仍柔聲下氣。陪着笑臉說道。母親。別動氣。這種事情。亦很平常的。我的一個同學。還從旅館中帶來了一個枕衣。他說。這件東西。他愛得不忍釋手。所以把他拿來作紀念品。陸夫人一聞這幾句話。更是氣得不可開言。全個兒身子。都在那裏索索的戰動着。

到了晚上。人都睡靜了。陸夫人偷偷爬了起來。走到廚房中。在一個藏放銀傢俬的匣中。尋得了這把茶匙。暗暗喜道。不錯。就是這把。如今亦不必對王媽說什麼。就把他丟了去罷。我爲了他。很受了許多苦痛咧。隨緊緊握着了這把茶匙。生怕他逃走似的。輕輕開了後門。把他擲在灰桶中了。一壁亦自言自語道。從此可以不再看見他了。

誰知第二天早上。陸夫人剛剛從床上起身。忽見一把茶匙。端端正正的放在伊床邊一張桌上。忙取來一看。可不是東方旅館那把茶匙麼。心中倒不覺跳了幾跳。想這倒有點奇怪。這把茶匙難道懂得幻術的。竟會去而復返啊。隨喚王媽進來問問。方纔知道明白。原來王媽今天出去泡冰。忽在灰桶中。見了一件亮晶晶的東西。拾起一看。就是這把茶匙。知道是自己家中的東西哪。忙拿了回來。走去告訴陸夫人。誰知夫人正睡得很熟。伊就順手放在桌上。又去做別的事情了。陸夫人聽完了這套話。亦便付之一笑。可是心中仍有點不自在。想這把茶匙。莫非永永遠

跟着我作祟麼。我聽得人家說起。凡作祟人的東西。送了人就完了。我不如送給人家罷。但是送給誰好呢。想着。便走到門前立着。恰見一個七八歲的貧家女孩子。打那裏經過。陸夫人忙喚住伊道。女孩子。你走來。你亦要這把茶匙麼。那女孩子向這茶匙望了一眼。問道。這是什麼人的東西啊。陸夫人臉上。倒不覺又紅了一紅。說道。這是我的。不過我不要了。想送給你了。那女孩子便取了過去。含糊謝了一聲。走了。陸夫人頓時如釋重負一般。心中好過了許多。亦就走了進去。

這天下午。陸夫人的一個近隣張太太。邀伊去打牌。等伊到了那裏。還遇見了一個生朋友李女士。當張太太替伊等介紹的時候。陸夫人兩個眼睛不覺直了起來。呆呆的望了一陣。原來這位李女士。不是別人。就是那日車中隣座那位女學生。現在這把茶匙雖然已送給人家了。但是這雙很銳利的眼睛。似乎還在自己臉上打轉。很覺得有些不自在。一會兒。牌局成了。纔把此事忘却。誰知不到多

時。王媽又登登的跑了來。對陸夫人說。有個女孩子要見見伊。陸夫人心中。頓時又起了一種奇異的感覺。問道。這個女孩子。約摸有幾歲了。王媽道。大約有十三四歲了。陸夫人心纔放下。知道不是拿茶匙去的那個女孩子。便道。你領伊來罷。一會兒。那女孩子來了。陸夫人問道。你見我有何事幹啊。那女孩子便從衣袋中。取出了那把東方旅館的茶匙。說道。我的母親說。你今天早上拿這把茶匙。賞給我的妹妹。恐怕是弄錯了。教我來還你咧。說着。便把茶匙放在桌上。管自轉身走了。這麼一來。大家都靜靜兒的不出聲。陸夫人更呆得如石像一般。隔了一陣。李女士纔向這把茶匙。看了一眼。笑道。這把茶匙倒很可愛咧。張太太亦拿了起來。帶着驚訝的聲音說道。這是東方旅館中的茶匙麼。陸夫人。那麼不是你自己的東西呢。陸夫人木木的說道。是我的。張太太又說道。這倒教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聽得人說。很有許多人。喜歡拿取旅館中的東西呢。李女士兩眼直望着前面。說道。我亦聽得人

家這樣說。照我想來。這種舉動。到底有點不正常咧。陸夫人聽了伊等這樣你一言我一語。面孔氣得鐵青。挺直着身子坐着。管自打牌。不去理睬伊等。一會兒。牌打完了。陸夫人回得家來。對少侯說道。兒啊。我爲了這把撈什子的茶匙。痛苦受得多了。你幫助我一下子罷。我這把茶匙。確是出了三角錢。向東方旅館中買來的。誰知人人都以爲我是偷來的。這種痛苦。真是說都說不出咧。你還是替我想個法子。把他丟去了罷。少侯道。母親。好的。你且把他交給我。我出去時候。把他丟了去就是了。陸夫人道。那麼你還得丟這些兒。否則他還要回轉來呢。少侯笑了一笑道。橫豎今天有個朋友。約我去試坐他新打成的一隻船。我就把他帶了去。包管不數你再看見他了。這天下午。少侯果然帶了這把茶匙出去了。到了夜深。纔回家來。第二天早上。少侯還在那裏高臥未起。忽然有人敲門。送來一個小的紙包。要討回片。陸夫人便取了一張少侯的片子給他。那人管自去了。陸夫人閒着無事。

便把這個小紙包。啓開一看。誰知不看就可。一看。却把伊驚得直跳起來。你道爲何。原來這紙包中放的不是別的東西。就是那把萬般作怪的茶匙呢。陸夫人驚訝了一陣。少侯亦醒了。陸夫人便把這件事情告訴他。少侯想了一想。纔失聲嘆道。呀。母親這是我的不好。竟把他忘記了。我起初恐怕人家看見不雅。所以拿張紙兒包了。下船的時候。就順手遞給我朋友的一個家人。想到了湖的中央。向他討了過來。擲在綠波深處呢。誰知下船之後。大家談談笑笑。亦就把來忘記了。大概這個家人。今天檢理東西。看見了這個紙包。記起是我遞給他的。所以又巴巴的送了來咧。陸夫人道。如此看來。這把茶匙。大約丟不去的了。不然。爲何這樣鬼使神差的。定要把他送了回來呢。少侯道。母親。你別急。我下次定想個法子把他丟了去咧。陸夫人道。你怎樣的想法子。我都不來管你。不過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他丟了去。并且以後不願再看見旅館中的茶匙。但是他們講了一陣。亦沒有講定什麼方法。所以亦就隨

手擲在一隻舊的銀傢俬匣子中。免得再去看見他。

此後又過了許多時候。陸夫人仍沒有決定什麼法子。但是覺得這把茶匙放在伊的家中一天。就有一天的不安。最後。忽然想起。現在唯一的妙法。不如仍舊回到東方旅館中。把這茶匙還了他們罷。在伊還未實行以前。一天早上。王媽忽然慌慌張張的走進室中。說道。夫人不好了。昨晚有賊人來過屋中了。陸夫人道。那是不會的。我們這屋裏的窗子。都關得很緊呢。王媽道。但是他確已進來過了。他是在廚房背後。撬下了一塊玻璃進來的。陸夫人這纔有點着驚。又問道。但是客堂那邊。有門闖着。他大約沒有過來麼。王媽道。那倒沒有過來。廚房中的東西。我亦約略查了一查。別的並沒有動。單單那匣的舊銀傢俬。被他拿去了。陸夫人一聽這話。兩個眼睛中。頓時起了一道異光。問道。那麼所有的傢俬。統統拿去。沒有一件留遺麼。王媽道。是的。沒有一件留遺了。陸夫人道。如此。你先去罷。我就下來了。王媽還未走遠。陸夫人已樂得縱聲大笑起來。伊

的快樂。並不是有什麼慈善心腸。歡迎賊人來行竊。乃為的賊人這一來。和伊很有益處呢。一壁兒又自言自語道。所有傢性。統統偷去。沒有一件留遺。那麼這把茶匙。亦隨之俱去了。說完。又大笑起來。

隔不多時。陸夫人很快樂的走下樓去。想我從此以後。可以脫然如釋重負了。別說什麼張太太。李女士。就是全世

界隨便什麼人來。我亦可以很自在的見他們咧。那麼如今損失些兒舊的銀傢性。又算得什麼一回事呢。伊一壁走着。一壁含着笑容。等得到了廚房中。只見一架食櫥上。放了一張硬紙片。上面大書特書道。旅館中的東西。我們是不要的。在那硬紙片之下。放了一件亮晶晶的東西。就是那把茶匙。

教育部審定

訂正

八段錦

王懷琪編

一册 二角

八段錦本我國鍊身舊法。與泰西之柔軟體操相似。惟俗本相傳。訛謬殊多。是書為王君所手編。積數年之實驗。融會體操方法。重行訂正。詳加說明。每段動作。除總圖外。又列有分圖。而仍以原圖及舊說附入。閱者觀圖演習。收效極易。

商務印書館發行



童 見
書 叢 科 理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這部理科叢書是將兒童日常所見的事物，用故事體說明他的歷史，沿革，及發明家的軼事等等。能使兒童在閱看極有趣味的故事中，得到許多常識。非但可作兒童的消閒書，學校中作為補助課本，亦最合宜。茲將書名列下。每種一冊，每冊實價四分。

- (一) 火柴
- (二) 火爐
- (三) 燈
- (四) 鐘
- (五) 蒸汽機
- (六) 船
- (七) 車
- (八) 火車
- (九) 電報
- (十) 電話
- (十一) 無線電報
- (十二) 飛行機



飛行司令官，司坦格帝，應該很快樂。他從大戰中回來，一絲也沒傷着，又從他的服務上，得了一個很英勇的名譽。人纔三十歲，前途正無限量呢。除此之外，美妙的瑪麗

麗，正伴着他，並應允終身相伴。青年的人，到了這一步，還有什麼別的希冀呢。但他心裏兀自有些悶悶的。就是他自己，也解不透這個理由。頭上正是一片蔚藍的天空，

前面臨着一張碧青青的大海，週圍有花園繞着，正長着些名花異草。尤其令人意銷的是，那一副端麗可愛的面孔，時常轉向着他。人在這種環境中，還有什麼不樂的呢。他雖強作歡笑的樣兒，却逃不出那情人機警極了的一雙慧眼。

升 降 機

(爾道南科)

Y. L. 譯



瑪麗很激切的問道：「湯姆，究竟是什麼道理呢？我知道你心裏，總有些不如意。告訴我罷，或者我可以盡一點微力呢。」

湯姆笑着不答。隨後纔懶懶的說道：「若是將我們這美好的歡聚破壞了，那是一重罪孽呢。我每一想



如此轟累着你，可是誰虐極了呢。」瑪麗道：「我情願替你分受一點憂愁。」湯姆道：「但是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化爲烏有了，還談他作什。」瑪麗深深釘了他一眼，說道：「湯姆，

你的眉頭還皺着，告訴我罷，親愛的，坐到這裏來，說給我聽。」

他們坐在一個高塔的陰下。這塔約莫有六百來尺

到這事，恨不得自鞭自撲。親愛的，沒有什麼。我知道這層愁雲，立刻就要捲去，你也不必耽心。我知道自己是一個神經過敏的人，不過事情都已過去了。飛行的服務，不是破壞你我的團聚，就是成全我們的好事。」瑪麗道：「那麼，這件事，可說是不能預期的。」

湯姆道：「正是呢。就是這一點，這正是心胸的一塊石頭。唉，親愛的，恕我罷，我

高湯姆便開口說道：「我的神經，有些不大鎮定。我這話沒對別人說過。這都是由於大險驚刺出來的。像如今的環境，如此太平，自然沒有這事。從此可以證明，這種事情

的刺激能力，只不過我受的。你看見了麼？」瑪麗知道這是他受了驚險後的回憶。他經歷了這一番危險，能無恙歸來，着實可喜可慶。

「瑪麗插口問道：「那麼，以前什麼時候，遇見的呢？」

一會兒，「湯姆又說道：多謝天老爺，我想這些事，都是由於你的一雙情眼，所造成的。我委實禁受不住這種魔力啊。這一

湯姆道：「那時我還是小孩子。一天早晨，他就來了。那天下午，我幾乎淹死了。又一次，摩登廳裏，攢進了一個強盜，我的衣裳被一枝手槍子彈，穿了一個窟窿。在戰場上，我也有兩次經過這種大危險，不過都算逃脫了。我未習飛行之前，早知必有這事。你看我現在，却仍能在雲霧之間，逍遙游蕩。你看我已經飛躍天空之上了。」

場夢景，如何虛浮啊。不過這都是過去的事，我們現在怎樣消遣？你喜歡乘大轉輪，或是飛船，或是別種東西待一會兒人來得多了，就沒法游玩了。」瑪麗瞧着高



塔道：「這個塔如何？你瞧如此的高，站在那頂上，一定很榮耀的啊！」

湯姆看看錶說道：「這時候剛十二點半，一個小時，

就可上下一次。」便問着司理升降機的人道：「機器壞了麼？怎麼不動了。」司機人搖搖頭，指着一小隊人道：「你聽他們也正候着呢。我也希望機器快點下來。」他們還沒有走到人叢中去的當兒，輪盤已有些轉動了。是有點

呼着笑道：「呀，你認識他麼？不要同他談宗教罷。」湯姆道：「爲什麼不同他談宗教？」那個人回答道：「因他過於迷信。」人叢中又有一個，認識吉姆的人，說道：「他這人可奇怪呢。他以爲世界上，只有他和同處的幾個人。別的人，



都是住在別一世界。」司機人插嘴說道：「不要讓他聽見咧。他的鐵錘在手上，可不是鬧着玩的。」

一會兒，吉姆下來了。他的樣子，着實可怕。一部叢鬚，懸在額下。左手拿着幾個螺絲釘，右手擎着一把鋼錘。人

希望的樣子。這一小羣人，都是北邊來的。這天正逢着他們的假期，他們的臉，都向上仰着。司機人忽地說道：「吉姆今天早晨開過一次。」湯姆問道：「誰是吉姆？」司機人道：「他是這裏的機匠。大小事，都由他經手。」人叢中，有人

又高又大，現得很有精力似的。他忽地對那一小羣人說道：「你們都是預約上去的麼？我希望我能陪伴你們。」衆人上了升降機，吉姆也跳了上去。有一個青年婦人，問吉姆道：「我想你終日要守在這裏。」吉姆道：「小姐，這是我

的職務呢。你瞧這升降機，如此高，從頂到腳，沒有一件小物，不屬於我管理，正如上帝管理這世界一樣。凡由這機升降的人，性命都在我手裏。我要他們生，他們就生。要他們死，他們不能不死！這時候機器已經開了，慢慢的往上升着。」湯姆對瑪麗道：「你看這裏的樣子，大大改變了

得很。你瞧這機，已經離地五百多尺了。從這裏到那機架上，足有八尺，怎麼能跳呢？我希望你不要離開我。」大家都驚惶得很。幾個婦人格外害怕。

湯姆耐不住性子，便抓住升降機的扶欄，探身欄外，

啊。」

這時升

降機忽然停住不

動了。同行的人都吃了一驚。只聽見人叢中，有一個名叫必勒的說道：「喂，湯姆先生，你想是發生了危險麼？」

湯姆說：「不知道。讓我跳

到架子上去看看。」瑪麗攔住道：「親愛的，不要去罷，危險



向上一看。只聽見噹的一聲，好像一個人，彈着一聲無限大的弦琴一樣。一會兒，接着又是第二聲。湯姆回身來，對大家說：「不要緊，不要怕。我看見上面有一個人，像是在那裏修理機件，大約快修好了。」

他正說着，忽見升降機的外面，高塔的架子上，下來了一個人，兩隻手臂，極其精壯，領下一部長鬚，手上拿着

一把鋼鏢，腰間懸着一把銅槌，和一些雜物。他兩手抄着，站在鋼塔架上。他站在那裏不作聲，眼睛却很很的

釘住衆人。湯姆便問道：「喂，朋友，什麼意思？」那人只不則聲。湯姆不耐，又問道：「喂，你聳了麼？你把我们停在這裏，要等到什麼時候？」必勒發出戰抖的聲音說道：「孩

子，你小心些，我等等要去告你呢？你總不能將我們留一天。」湯姆又接着說道：「喂，朋友，我們這裏有好多小孩子與婦人，你這種樣子，使他們驚懼。你到底是怎樣，是橫



器壞了麼？」

只見那人，慢吞吞的說道：「我瞧着你們人很多，所以我上去，用尖東西將機繩滯住了。」湯姆不覺發怒道：「好大膽，你怎麼敢做這件事？這裏婦人們都害怕得很，快點去將那東西抽了罷？不然你可要小心呢。」那個人不則聲。瑪麗喊着道：「湯姆，湯姆，你看他眼中的毒光！」

一會兒，只見那人怪聲吶喊着道：「看呀，顛狂了的

人，纔知道上帝，真能永遠住在上帝的殿中。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現在極力實行上帝的旨意，直到善良的都得救，兇惡的都滅亡。」湯姆無法，只得柔聲向他說道：「朋

友，你這笑話鬧得太利害了。你爲什麼要傷害我們呢？請你上去，將那東西抽去，讓我們下去罷。」正說到這裏，忽然覺得升降機一震，像是有什麼東西斷了似的。原來那人所說的東西，是一塊很尖利的剛片，這剛片插在升降機的纜繩上，只要升降機的重量太大，繩子就要磨斷。

這時，只見那人又伸開手，像要攪人似的，怪聲吆喝道：「五分鐘了，你們的末日到了！」湯姆也向他喝道：「魔鬼，你要割斷這繩，就去割罷！」那人道：「你們想平平安安的到銅塔架上去，是麼？……」湯姆怒極了，便攪了一根手杖，喝道：「讓我來打退個東西。」那個人，舉起鋼錘來，喝道：「你來，你來！」瑪麗拖住湯姆道：「不要去，湯姆，你還沒跳過去，他就打着你了。要死我們一同死罷！」說着，便又想向那怪人問道：「你爲什麼如此待我們呢？我們害了你什麼？讓我們下去罷。」那人好像沉思似的，一會兒，對瑪麗說道：「婦人，這是我的工作，僕人若是停工不作，是不應當的。」瑪麗道：「你爲什麼把這件事當你的工

作呢？」那人答道：「因爲我心裏有一個小聲音，對我說道：『巴倫，巴倫，你應當給這罪惡的世代，一個警告。這警告是要世人曉得上帝是活的，將來要審判罪人！』我是什麼人，敢違背上帝的意思麼？」湯姆道：「恐怕你是遇見鬼了。」這時候，繩子又斷了一根。只見那人，又吆喝着道：「悔改罷，悔改罷！再一分鐘，你們就要沉淪了。」湯姆心裏想道：「這真希奇，在大戰中不死，却死在這裏。」說着，早出了一身汗。回頭看見瑪麗那種悲慘的樣子，便鼓起了勇氣，四下打量了一下，便將升降機的板子，板了一塊下來。一邊吩咐他們道：「你們男子們，快將這板子，照樣扳下來，搭到塔架上去，做成一條路，讓婦人孩子們走到塔架上去。我來擋住這個惡魔。」怪人又對湯姆喝道：「日子臨到了，你逃到那裏去？」說着就預備跳到升降機上來。湯姆在右一看，見同伴們都到架子上去了，升降機也搖起來了，便回身兩步，也跳上了架子。只見那個怪人，躡身往升降機上一跳，連機連人，都落到下面去了。

唐拾義咳丸

為肺癆咳嗽之救星

此丸出世三十年前向各國政府註冊通銷承中國
 黎大總統贈額表揚又經各國醫院試驗均認為實
 驗良藥以故風行全球名聞中外凡患各種咳嗽若
 久不能除根者不可不注意焉 定價每瓶一元

上海三馬路父子大藥房發行



化學師的妻子

Tchekhov

哭 厂

B—的小鎮上約莫有兩三條小街。這時都睡得很熟。空氣中靜悄悄地。一點聲響也沒有。只有鎮外很遠的犬吠聲。還隱約聽得見一點兒。天將亮了。

個個人都睡熟了。只有一個人沒睡。那就是B——鎮上賣化學藥品。名叫測納莫帝的妻子。他上了床。又爬起來。只睡不熟。這樣一共三次了。兀自莫明其妙。如是穿着睡衣。坐在窗前。望着街上。覺得煩惱透了……幾乎哭出來了。——却不懂是爲着什麼緣故。胸中就像有一塊東西。直浮起來。哽在喉嚨中似的。兩三步遠的牆

邊上。正睡着測納莫帝。捲着身體。享那黑甜鄉的滋味。鼻樑上爬着老大的。一個餓跳蚤。他也不覺得。並也還微微笑着。大概是夢見全鎮的人都得了咳嗽病。跑到他店裏來買丹馬王的止咳藥。這個當兒。你就在他耳朵邊放個大炮。怕也轟他不醒咧。化學師的藥店。是在小鎮的盡頭處。故此化學家的妻子。能够看到很遠的田地中。他也能瞧得着東邊的天空。漸漸發白。又漸漸轉紅。好像火燒着似的。一輪明月。從叢林背後升了起來。顏色鮮紅。（月亮從叢林背後出來的當兒。總是紅的。好像是一種

例規。）忽地裏有步履的聲音。夾着踢馬刺叮璫的響聲。穿破了深夜的沈靜。化學家的妻子。聽見有人談話的聲音。想着道。這必是軍官們從警察長那裏。回到自己營棚裏去。

一會兒。就瞧着有兩個軍官。穿着白色外罩。一個很魁偉。一個很瘦小。他們順着圍牆走着。一壁走。一壁高聲談着。走到了化學藥店門前。就放慢了脚步。瞧着藥店的窗子。一個說道。這好像是化學藥品的氣味。是的。哦。我記起來了……我前幾天。到這裏來買過杯蘇油。這位化學師。生得一副討厭的面孔。牙床生得同驢子的

一個模樣。他這副牙床。我的先生。就好像古時的參孫。殺非利士人用的。一樣。長大一點的人。扯開很粗魯的嗓子。說道。是啊。化學師睡熟了。他的妻子也睡熟了。可是是個美人兒呢。小些的答道。我也瞧見過。我很愛他。醫生。請你告訴我。他也能愛那副驢子的牙床嗎。

醫生嘆了一口氣。好像是替化學師着急似的。接着說道。恐怕他未必愛他的丈夫呢。他那天正睡在窗子後面。因着天熱。他的小口半開着。一隻小脚。伸到床外面來了。我敢賭個彩。那個化學師。真還不知道他自己是幾生修到的呢。他瞧着婦人。同一瓶石炭酸。恐怕沒多大分別。那個小軍

官停了步。說道。醫生。依我說。我們不如跑到他店裏去買點東西。或者看得見他呢。醫生道。半夜三更。成什麼事呢。軍官道。半夜他們也應當賣東西。好朋友。進去罷。醫生道。隨你罷。

化學師的妻子。藏在簾子後。聽見門鈴的聲音響了。回頭瞧瞧他丈夫。仍舊甜蜜的鼾睡着。披上衣服。赤足穿上拖鞋。跑到門口去。從玻璃中。瞧着有兩個人影兒。她便扭亮了燈。就去開門。小鹿兀自坪坪的撞着。但是却不像以前那種煩惱。長大的醫生。同瘦小的軍官。走了進來。他這纔瞧見這兩個人的模樣兒。醫生肥滿而黑。滿臉的鬍鬚。動作極笨。稍為動動。他的罩衣就軋軋作響。臉上就出了汗。

那位軍官。却生得清俊。如同女子似的。

化學師的妻子。扯起衣服。遮着胸前。問道。兩位想買點什麼。他們答道。請你拿點薄荷錠給我們。化學師的妻子。略不停頓。就伸手在架上。取下薄荷瓶。傾出些。量了起來。兩位顧客。就目不轉睛的釘在他身上。醫生的眼睛。眯着。像一隻懶貓。軍官就現出一副假正經的樣兒。一會兒。醫生說道。化學藥品店裏用女伙紀。我還是第一遭兒瞧見呢。化學師的妻子。一隻眼睛眯着。唇紅齒白的軍官。答道。這有什麼希奇。我丈夫沒有請幫手。我常常幫他的忙。醫生道。那是自然。這小店面兒很得人愛。你瞧還有許多

五顏六色的瓶子。你不怕撞着毒藥

嗎。婦人包好了薄荷。遞給醫生。軍官

付了錢。大家都靜了。約莫有半分鐘。

兩個人彼此對瞧了一下。向門口走

了幾步。又彼此瞧了一下。醫生又回

轉來。說道。請你再給我兩辨士的蘇

打罷。婦人慢吞的。伸起手來。正待要

取藥瓶時。軍官囁嚅的說道。你店內

有……有叫做……譬如……奮興

劑……好比提神的神水。你有這提

神的神水麼。婦人答道。有的。軍官說

道。哦。好極了。請你給我們三瓶。你真

是個仙女。並不是凡人。婦人趕緊將

蘇打包好。就穿過門。走到黑地裏去

了。

醫生擠擠眼說道。是一個容易着手

的。你說如何。但是你聽得訝聲麼。那

是他的德行。化學師睡得真甜啊。說

着的當兒。婦人已經來了。把五瓶提

神藥水。放在櫃檯上面。因為走得急

了點兒。所以有點微微喘息。

婦人拔開瓶塞的時候。有點響聲。軍

官趕忙說道。輕點兒。不要弄出這大

的聲音。不然要把你的丈夫驚醒了。

婦人道。驚醒他便怎的。軍官道。他睡

得正甜呢……恐怕正夢着你……

飲你的毒。

醫生啞了一口提神水。說道。丈夫們

鎮日很疲倦。多睡睡纔好呢……假

使有點紅酒滲在這水裏。那纔好呢。

婦人笑道。那成什麼意思。醫生道。那

纔好呢。咳。化學藥店不賣酒。真怪可

惜的。酒也是一種藥。你們應當把酒

當藥賣纔好呢。你有紅酒麼。婦人道。

有。醫生道。好極了。拿點來罷。這個水

真可惡。婦人道。你要多少。醫生道。每

人杯裏滲一兩。等等再看。又瞧着軍

官說道。先喝水。後吃酒。

醫生同軍官。脫了帽子。坐着。喝起酒

來。醫生瞧着婦人道。酒本不是一件

好東西。但是對着一個美……美……

……前。他的味兒。就變得極美。你是一

個妙人兒。我在幻想中。好像吻了你的

手。軍官插口說道。幻想麼。我必定

要清醒着做這件事。我情願捨命。

婦人扳起面孔來。說道。夠了。只說這

些罷。醫生微微的笑着。也斜着眼。從

眉毛底下。瞧着婦人道。雖是這等說

法。你究竟是個鈞魂的使者。你的眼睛如同火彈一樣。恭喜你。你得了勝。我們算是投降了。

化學師的妻子。瞧着他們鮮紅的面孔。聽着他們的風情話。不禁也活動起來了。唉。他是如何的快樂啊。他也加入了談話之中。有說有笑。並且勸他們多加二兩酒。

婦人說道。你們應當常常到這裏來。這裏孤寂極了。我都快悶死了。醫生接口說道。我也是這等想着。一個好桃兒。天生的尤物。却拋在野地裏。格利博多說得好。「到野地裏去罷。」我們可是要去了。結識了你。我們真是樂極了。但是我們還欠你多少。婦人仰着脖子。嘴唇動了一會兒。說道。

十二盧布四十八戈比。軍官探懷取出一個小簿子。摸索了一會兒。就拿出錢來。壓在婦人手上。囁嚅的說道。你的丈夫睡得正甜。……正做好夢呢。婦人道。我不願聽這些蠢話。軍官道。怎麼是蠢話。真不蠢呢。……莎士比亞也說過。「青春年華的青春。多麼快樂。」婦人道。鬆開手罷。

軍官又糾纏了一會兒。吻了婦人的手。纔同醫生一路出去了。却像忘了什麼似的。婦人趕緊跑到先前的位置上。坐着。瞧着醫生同軍官。出了門。走了約莫有二十來步的光景。就站住了。細細的不知說些什麼。說什麼呢。婦人心下跳得利害。似乎覺得兩個人。正在那裏決定他的命運呢。

五分鐘之後。醫生別了軍官。走了。軍官却返身回來。在店門左右走了幾步。一會兒門鈴響了。化學師的妻子。忽然聽見丈夫發出聲音來了。說道。什麼。誰在那裏。門鈴響着呢。你怎麼沒有聽見。又惡很的吼着道。這是你做事的法兒嗎。一面說着。一面披上睡袍。昏迷迷的趺上拖鞋。走到櫃檯上。問着軍官道。要什麼。軍官吶吶的說道。請你給我兩辨士的薄荷錠罷。化學師一面打着呵欠。一面伸着爛腰。昏昏倒倒的在架子上拿出藥瓶來。

兩分鐘後。化學家的妻子。瞧着軍官出去了。只見他走了沒多遠。就把買的薄荷拋了。醫生從一個黑角裏攢

了出來。兩人一路走到早晨的濃霧中去了。

化學師的妻子。自言自語的說道。我

真可憐啊。說着。氣憤憤的瞧着他丈

夫。脫了衣服。攢到被臥中去了。又囔

着道。我真可憐啊。誰知道。誰知道。……

……說着就傷心的哭起來了。

化學師拉起被臥。蓋着一壁說道。我

忘了。還有四辨士沒放在鐵櫃中去

呢。請你去放在抽斗中罷。說着。早又

呼哈的打起鼾來了。

怪老人

Y

(畫)



(謎)



這個畫謎，是德國人做的。四張紙片，每張長四寸，寬二寸。照上面的圖，

畫下來，要把這個老人的肢體，安得停當，使他變成一個完好的人。請

問有什麼法子？

(答案見第五期)

要讀有趣味的寓言小說嗎？

中國寓言

一册定價二角

本書收輯中國古時寓言，興味深長，足以發人深省，詳加評註，使閱者一覽了然。

伊索寓言

一册定價三角

是書藉草木鳥獸問答之言，描寫人情世態，使人知所勸懲，譯筆雋雅，附加按語，旨深詞摯。

伊索寓言演義

一册定價三角

演義小說最足動人，本書以最有趣味之白話，演成寓言故事，每則略加短評，并插圖百餘幅。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Hours That Count

When you see a man putting in his evening hours learning more about his work, you see a man who would not stay down. He will never be satisfied until he hits the top. And he'll get there!

In shops, factories, offices, stores—in fact, in every line of industry—men are holding splendid positions won through spare-time stud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Schools. To-day they are earning four or five times, some of them ten times, as much money as when they started.

For thirty years the I.C.S. have been training men and women right in their own homes. More than two million have stepped up in just this way. More than 130,000 are studying now. Can you afford to let another hour pass without making your start toward something better? Without cost or obligation, **MARK and MAIL**, this **COUPON NOW!**

Tear Off Here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Schools

Office 525— 83 Szechuen Road, Shanghai.

Please send 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urse I have marked below:

ENGINEERING:

Civil
Concrete
Electrical
Chemical
Marine
Steam
Mechanical
Mining

BUSINESS:

Management
Banking
Stenography
Bookkeeping
Accounting
Foreign Trade
Advertising
Salesmanship

Architecture

Drafting
Illustrating
Navigation
Gas Engines
Farming
Plumbing
Cotton Spinning
Cartooning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饑色

世有食料充足之兒童而仍面有饑色身體瘦弱者
 此非食料之不足乃食料中所含原質之不完全耳
 桂格麥片含有十六種兒童長育必需之原質且富
 礦質為骨骼齒牙血液中之要素其助長人身發育
 之力勝於米者幾及三倍且味美值廉消化容易凡
 在兒童長育之時不可不日食以此也

各埠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香港雪廠街
 五號 同益洋行

上海廣東路
 二號 質勤洋行 經理

天津伍美公司





懦人

(共五節先
登三節)

葉勁風

(一)

離開一個很大很繁華的城，約莫有十餘里的地方，有一個小鎮市。鎮市上，有城中慈善家們，創設的一個孤兒院。院中有一個禮拜堂。這禮拜堂有一個尖塔樣的鐘樓。樓下有一間小房——不算一間房，不過可以勉強容得一個人安身罷了。這間小房中，住着一個老人。他的年紀，沒有調查，大約有六七十歲了。他的專職——從進堂以來——就是敲鐘。他最擅於敲幽冥鐘。（教中人死了，

即敲此鐘，鐘聲悠慢。）因這幽冥鐘，要隔兩三分鐘纔敲一下，別的人，都沒有這個耐性，老人老了，精力衰弱了，倒是很合於敲這幽冥鐘的資格。有時他敲那些上課，吃飯，和禮拜，等鐘的時候，因為疲倦了，敲得很慢，大家聽見這種鐘聲，都很吃驚，以為又有人辭別塵世呢。

老人每次敲幽冥鐘的時候，有一種奇事，就是在鐘聲悠揚的間斷中，有自言自語，自問自答的習慣。他枯瘦軟弱的兩隻手，緊緊握住敲鐘的繩子，一顆顛巍巍的頭，

低垂在一旁，銀絲絲的白髮，和叢叢，遮沒了他皺紋萬疊的臉。他拉了一下鐘，就漸漸抬起他搖幌不定的頭，用那昏花不明的老眼，向上瞧着，似乎覺得在那朦朧的天空中，有一位天使，抱着那脫離了軀殼的靈魂，於是他便問答起來。每一個問答完畢之後，就拉一下鐘。他的問答大概是如此的：

問 他（指去世的人）的職分完了麼？

答 兄弟，你知道人的職分，是不容易做完的。只是他既脫離了塵世，不完也算完了。

問 他有什麼成績？

答 我不能說，這是一件隱秘的事。有的在世上庸庸碌碌，過了一生，世人以為他沒有成績，但是他却有很大的成績，是人看不見的。

問 善行和惡行那樣居多？

答 兄弟，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世人眼中的善，不知隱藏着多少惡，世人眼中的惡，也不知藏着多

少善。這是上帝的隱秘，誰能知道呢？

問 他為什麼出世，又為什麼死？

答 上帝的旨意……隱秘……最大的隱秘！

問 我的路程還沒有完畢麼？求你指示！

答 上帝的旨意……隱秘……最大的隱秘！

* * * * *

諸位讀者請莫怪，我是要說一個儒人的故事，但不知怎生提起筆來，却寫了這一段事情。呵呵，我自己也解不透。現在要說儒人了。

(二)

我們的儒人，自從出世以來，也沒有笑過。他並非是不笑，只是他笑的時候，他的笑聲，笑貌，同哭一樣，並且還有眼淚淌出來。所以別人瞧着他笑，也以爲是哭，不過哭的時候，或者眼淚多一點罷了。

儒人出世，不到半年，父母都去了世，全靠一個老祖母撫養着。家中沒有一點產業。平常度日，全靠老祖母若

苦的支持着——大概是靠祖母自己的一點老體已，和平日搓搓蔴繩，紡紡棉紗，編編花籃，等等的小進項罷了。這種簡單寂寞的家庭，能夠如此維持下去，也只是因着一個「愛」和一個「希望」兩種隱力呢。

儒人脫奶最早。他的母親，生他沒幾個月，因着丈夫死了，就得了很利害的病。不久也死了。儒人於是斷了奶。他的祖母，用碗盛着糖米汁，用一根棉花條兒，浸在碗裏，讓儒人吸着。有時沒有米汁，就用羹糊餵他。這是他兒時的幸福。他生了四顆門牙的時候，就會吃粥和米飯糰。四歲還不能走路。他哭了，祖母就抱着他。伊抱着他的時候，常常有一種幻想。想的當兒，伊常常喃道：「等等我的孫兒就要長大了。他長大了，也可以同別人一樣，去做世界那麼我呢……我可能是也有送上山的人了。」這是伊的幻想，也是伊的大希望。伊常用這種幻想的希望，來安慰自己。伊每次一想到將來儒人長大了，能夠掙錢，成家，立業的那個光景，就不禁樂了。雞皮重疊的老頰上，也現了

微笑的影兒。但這是十幾年以後的事情呢。

可憐無父無母的儒人，和祖母倆，如此悽悽苦苦的，在這激烈競爭的世界上，度這清冷寂寞無業無靠的日子，老是不容易呢。像這世界上的人，誰不是你忌我妒。一個人得了一點好處，別人就要紅眼睛。老大了，老二恐怕他不沈下去，還要加上一塊石頭。唉，人心如此的壞，生計如此的艱難，生活程度如此的高，像我們儒人祖孫倆，一個老殘，一個幼弱，活在這世界上，正如在那波濤奔騰的一片汪洋中，乘着一葉扁舟。啊，好不艱難，好不危險呢。幸虧他們度日的所在，不是在那潮流湧退的峯頭上，所以還平安無事，一年年過去了。

他們是住在某鎮向南三五里路遠的一個小村中。（這是一件可羞恥的事，所以我不願提出這鎮的名來。）他們幾代都是住在這裏。村中的人，都認識他們。住在他們隔壁的一家，正是這村中最體面的一個紳士。說起來，同這儒人的家，活着一點遠親。但雖緊隔一堵土牆，却是

不大走動。只有他們家中的一個小姑娘，名叫萬姑的，常常還到儒人家裏來玩玩。伊是儒人惟一的玩伴，惟一的小朋友。

萬姑來了，儒人必定從他的小凳上，慢吞吞的站起來，發出他特有的聲音——低而且鈍——說道：「你：來：了。」他這三個字的聲音，沒有什麼形容得相像。他並不像平常人說話，有高有低，有快有慢。他只是每個字一吐，每個字中，都有點間斷。這個間斷，並且很均勻。大約把風琴的低音鍵，連捺三下，或者有點相彷彿。他無論什麼時候，說什麼話，都是如此。不過他也不大愛說話，說出的話，也很簡單，大約總只幾個字。

他說了「你：來：了。」三個字之後，接着就咧開嘴，皺起兩撇稀薄的眉毛，微微一哭——我說錯了，恐怕是微微一笑——表示他歡迎的意思。可惜我不能把他這時候的樣子，撮一張影片，給讀者諸君看。他的大頭，是直直的伸着。頭很大，而頸子又瘦又長。所以禁不住微微有

點顫動，好像正月十五，賣的紙人燈似的。頭髮生得很上，黃而且稀。一副又苦，又白，又瘦的臉，同舊了的蠟人，沒分別。眼光微弱，像要睡似的。眼皮腫着，下眼皮腫得尤高。鼻子掀着。小飛蟲不留心，很容易闖進去。因他的兩個鼻孔，不是向下，乃是朝前張着。口不算大，不過兩片嘴唇，來得格外厚實，大約是雙料特製的。最奇怪的，是兩個黑眼珠，總是聚在一堆，像是要仔細觀察他的鼻樑，為什麼生得如此低平似的。下頷尖削，因此面孔愈現得上闊下狹，活像倒長着的「沙田柚」。兩隻手，永遠是貼着身體，直直的垂着。那雙雞爪一樣的手，長年縮在袖籠內，所以不大容易瞧得出。兩隻腿，當然是很細。只那雙腳，却又大又扁。萬姑常常笑他，說他是鴨子變的。

萬姑來了，沒有別事。先喊一句三婆，接着就拖起儒人的袖子，往外走。儒人也就跟在後面，一路搖搖晃晃。閱者住了，一個人走路，為什麼說他是搖幌呢？原來我們的儒人，這雙腳太大，走起路來，不大便當，非要踏着八字，像從

前的八股老夫子一樣，搖搖擺擺，一步一步，循規蹈矩的走着。而且他的頭，在這時候，也有連帶的關係。每走一脚，必定要幌幾幌，好像那銅絲做頸子的泥人一樣。他們倆，一個在前面拖，一個却在後面很命的搖幌。他們有一個規定的遊戲場，就是屋後面的小山坡。他們到了小山坡下，萬姑就把儒人安在一個小石墩上坐着，自己就蹲在他旁邊，說些話兒，或是跑去採些小花，或是被窩草，等等，來玩玩。有時儒人的祖母，也帶着一點針線手工，坐在他旁邊，做做說說。有時萬姑不來，或是天色不好，或是太陽太大，我們的儒人，就鎮日坐在他祖母旁邊的小凳上，也不玩，也不動，並且還不大出聲。這都是儒人的兒時的生

活。

光陰一年年的過去了，我們的儒人，自然也如同別的小孩子，一年年長大了。他的樣兒，他的生活，仍是依舊，不過變的稍爲活動了一些兒。譬如有時他祖母燒飯，他

就幫着拿點柴炭，和應用的東西。他的祖母織草鞋，他就幫着理草繩。這是他生活的進步。他的祖母，臨着很樂。但他的祖母，還有一點別的希望呢。

這時候，村上有了一點改變。村中的幾個大神士，常常聚集談論。因離他們不遠的那個小鎮上，（就是先說的那個小鎮），新造了一個孤兒院。萬姑的父親，在裏面有點名譽的虛職，他可以介紹兩個孤兒，到裏面去。所以他招聚了本村的紳士們，一者商量想他們捐幾個錢，二者可以討論這兩個孤兒的事。

他說道：「朋友們，名字雖說是個孤兒院，其實就是一個義學，很體面的。我們村上既然有了一個代表，少不了也得湊集幾個。」他說到這裏，大家都照例的應酬了幾個「是」。他又接着說道：「自然我們也有點利益。在我個人名下，有兩名缺額。我的鐘兒，（他新近承繼的兒子），當然是要補上一名。還有一個缺，少不了也得填上。不過我還要仔細斟酌斟酌，仔細的訪察一番，須是真正的孤

兒，纔能補上公事自然公辦，諸位說是不是呢？」大家又轟的應了幾個「是」。於是大家湊了一些錢，會議就算閉了幕。

萬姑聽了這件消息，就急忙跑到儒人家裏來，喊道：「三婆，三婆，多少你得去央求我的媽。快點呢，遲了恐怕來不及！」說着，又將伊父親的話，學了一遍。萬姑這時，已是十幾歲的人了，說的話，自然有點見識。三婆聽了這些意外的消息，心裏也熱得很，便照着萬姑的話去做了。果然幾把眼淚，幾把鼻涕，就換了一個很滿意的結果。但是儒人却是一個真正的孤兒呢！

(三)

儒人雖說是去進孤兒院，在旁人的眼光看來，好像進學堂。就是儒人的祖母，和儒人自己，也以爲是進學堂。其實這個孤兒院的規模，與學堂也沒分別。院中也有好多教師。上午，所有的孤兒，一律上課讀書。下午，一律學做手工。萬姑父親的話，果然是不錯的。

儒人上學的這天，起得很早。剛剛穿好衣服，萬姑就跑過來了，將手上的一包東西，遞給儒人。儒人來不及紐好衣服，就將包子接過來，慢吞吞的蹲下去，將包子放在地上，攤開來，見裏面一共有四種東西。一種是蠶豆，約莫有半升左右。一種是糯米糰，零的不算，整的是四個半。還有一種是鹹蘿蔔。其餘一種，是一個麥草編成的小花籃。儒人聽了，樂的只是笑，眼睛都笑得不見了，只贖得一條網縫。笑了一會兒，纔一邊用袖子擦着眼淚，一邊打起他的一副哭腔說道：「這·麼·多！」說了又笑。

儒人的祖母，聽見儒人格格懇懇的聲音，還當他哭了，趕忙從灶下走出來。萬姑喊了一聲三婆，儒人也攙着他銅絲彈簧的頸子，迎着他祖母，走上一大步，抬起袖子，指着地上的一包東西，只是笑。還是萬姑開口說道：「今天哥哥上學，我儉着拿了一點東西，給他到學堂裏去吃。」儒人的祖母，一疊聲說謝謝，便將地上的東西，拿起來重新包好了。

一會兒，百事預備好了，儒人的祖母又囑咐了儒人幾句話，就打算動身。其實也沒有什麼預備。所有的東西，都包在一個小布包袱中。東西雖說少，却都是他祖母一針一線趕做起來的。大件東西，是兩套換洗的衣褲，小件是三雙粗布襪，一雙半新不舊的布鞋。另外還有兩三塊尿布。像儒人這麼大了，當然用不着尿布。不過他有一個習慣，晚上睡熟了，弄得不好，就要在床上撒尿。這也是因他身體太弱了的緣故。他的祖母，恐怕他把院中的被褥弄髒了，所以替他做了幾塊尿布。囑咐他每晚臨睡時，墊在床上。

儒人的祖母，隔晚已同萬姑的母親商量好了，請萬姑代他們守門。臨動身的當兒，又囑咐萬姑，如要回去吃飯，就將大門帶上，扣好。萬姑答應了。儒人的祖母，這纔一手提着包袱，一手攜着儒人，先到萬姑家裏告聲辭，就上了路。儒人還回轉頭來，向萬姑一笑。萬姑站在門口，瞧着儒人去了，心裏兀自覺得捨不得似的。祖孫兩個，走了沒

多遠，忽然聽見萬姑喊着儒人，趕了來，塞了一個小布包袱，在儒人手中，不許儒人打開着。原來這布包袱裏，正是伊過新年時，貯積的幾十文錢。

祖孫兩個，走了幾步，就上了堤。從這裏到孤兒院，一共約有三里來路，却是一條平坦的高堤，兩邊盡是水田。剛剛上堤，儒人就不肯走了。他祖母問他什麼緣故，只見他嘴唇都變了白色，手也冷了，只簌簌的抖着。原來堤旁邊的荒田埂上，停放着一俱棺材。儒人看見了，便嚇得釘住了脚。他的祖母，忙在他胸口上拍了兩下，口裏喃喃的，不知念了幾句什麼，又叫儒人蹲在地上撒了泡尿，這纔好了一會兒，上了堤，儒人還回頭瞧了兩三次。

三里路雖說不遠，可是叫他們祖孫倆走走，也不容易。約莫有一個多小時，這段堤路，纔算走完了。剛一下堤，就是一間破廟，橫在路側邊。廟裏是一個殘缺的苦薩，樣子十分醜惡。儒人一眼瞧見了，腿都嚇軟了。喊了一聲：「噯·呀·」就緊緊握住他婆婆的手，眼睛閉着。他婆婆趕

忙說道：「好乖乖，不要怕，快作一個揖，菩薩一定保佑你。」
儒人聽說是個菩薩，纔回過一口氣來，作了一個揖，眼睛
只不敢去瞧他。

他們又走了一程，好容易纔到了孤兒院。儒人的祖
母，本來想親身送到裏面去。剛進了門房，走了兩步，不防
着旁邊雷也似的，吆喝了一聲。祖孫兩個，都嚇住了。只見
一個人，兇氣勃勃的，走過來，攔住問道：「你們走到那裏
去？這模範學堂，可是你們亂闖得的？」儒人的婆婆，見說
是什麼學堂，可着了慌，便哀告着，將自己的來歷，和一切
事，都說了出來。只見那人，手指門房外的小凳子，說道：「
坐在那裏去！」說着，便大踏步，向裏邊去了。一會兒出來，
他各人自己吸着香烟，一聲不響。可憐祖孫兩個，摸不着
頭腦，只驚眼驚張的坐在那裏。儒人更不消說，早嚇得怔
了。只睜着他那雙特別的眼睛，瞧着自己的鼻樑。好半天，
纔見裏面，走出一個小孩子來，說院長叫帶那剛纔來的
孤兒進去。

一會兒，我們的儒人，在第三個人面前開口說話了。
這是他破天荒的大奇事。他自出世以來，經過了小小的
十五番寒暑，但除了他祖母和萬姑以外，再也沒向第三
人開過口說話。今天可是破了例呢。

孤兒院院長，是一位很慈祥的老基督徒。就是儒人
見了他，也沒有絲兒害怕的樣子。院長很和善的問儒
人道：「你叫什麼名字？」

儒人聽了，先皺起眉毛來一笑，纔慢慢的答道：「我
叫乖乖！」說着，那雙永遠不動的手，也稍稍向前伸了五
寸來高；這也恐怕是他新生命起頭的一日，心裏有一種
自己覺不出來的神秘快感，所以纔發出從未發過的快
樂動作呢。

院長見他的樣子，和說話的聲音，和所說的話，很好
玩，不覺笑了。但他這種笑中，又隱隱含着有一種悲憫的
異感，所以笑了之後，又微微嘆了一口氣。儒人見院長不
問什麼了，有點忍不住，便自己說道：「我今年十三歲，……

……是個孤兒……沒有父母……只有一個老婆婆……也要死了……」他一個字一吐的說了這些話，又咧開

嘴一笑。（讀者諸君，可不要忘記了他笑的樣兒呢。）抬起袖子來，擦了眼角的兩滴淚，以為話說完了，所有的事也算完了，便扭轉他的彈簧頸子想走，又不知走到那裏去。正躊躇的當兒，院長又柔聲的問道：「你讀過了書沒有？」

儒人這回怔住了。因為他婆婆所叮囑的幾句話，都一氣用完了，並沒有囑咐這讀書的話。想了好一會兒，還答不上來。於是這一段手續，也就告終了。

孤兒院辦得非常之好。樣樣事情，都是井井有條。孤兒的總額，是三十名。不過院長心慈，又多收了好幾名。他們的程序，是起床後，一律操作，打掃。早飯後上課讀書。課程中，有國文，算術，等等。下午從一點鐘起，一律學手工。各種手工都有，最大宗的，要算藤器與細木工。四句鐘，一律體操或運動。五點多鐘，各人料理自己的私事；洗衣補綴

等等。晚上讀一小時的書，做兩小時的工作。工的成績，都發到外面去賣。

這三十幾個孤兒之中，當然各色的人物都有。年紀也不齊。大的有十七八歲，小的還有十一二歲的。就中頂頑皮，頂強項的，還要數着鐘兒。一者，他生性橫野，二者，又恃着他繼父的勢力，所以小孩們，都有三五分的怕他。他有什麼命令，小孩子們，斷沒有不隨聲附和的，只這鐘兒，又特別的看中了我們可憐的儒人，專一門同他開玩笑，捉弄他。有幾個小孩子，很可憐儒人，却因着鐘兒的勢力，不敢怎樣衛護。可憐的儒人，從此就要忍受這小小世界中的各種侮辱與痛苦了。

一天，儒人正蹲在地上洗衣服，忽地一件東西，刷的投到他盆裏，濺了他一臉，一身的水。他連忙擦乾了臉上的水，一看，見盆中多添了兩件東西。一件是一雙長年沒有洗過的大布襪，襪底上的污膩，足有三分來厚，一件是一隻泥污透了的釘鞋。儒人心下，正奇怪着，不知這兩件

寶貝，打從那裏飛來的。向前面地上一看，只見有兩隻大肥腳，順着那雙腿子，瞧上去，纔知道是那位欺負他的鐘兒。鐘兒味的一笑，指着盆裏的東西道：「替我洗乾淨！」儒人不敢說什麼，只心裏自己付道：「什麼緣故呢？……唉，什麼緣故呢！」

儒人在院中，最苦的時候，就是吃飯和睡覺。院中的規矩，每個吃飯桌上，要坐八個人，共四樣菜。八人中，有一個是袖領的樣兒。儒人這一桌的領袖，就是鐘兒。鐘兒又故意坐在儒人旁邊。儒人稍爲吃了一點菜。鐘兒就吼他一聲。有時儒人去盛飯，他們就將儒人的筷子藏起來。有時，乘着儒人盛飯的當兒，將四碗菜一齊搶了一個精光，等我們的儒人，踏着八字，慢慢轉來時，桌上只賸着四隻空碗了。儒人無法，只瞧着自己的鼻樑，問自己道：「什麼緣故呢？」

到了睡覺的時候，他們知道儒人膽小，故意用冰冷的手，輕輕伸進儒人的被中，去摸他的腳。或是在儒人未

上床以先，將他的蓋被，壓在褥子底下。可憐的儒人，只好坐在床上哭。有一次，儒人剛剛脫了衣服，將腳伸到被中去的時候，覺得被窩中一個冰冷的東西動着，嚇得趕忙爬下床來，揭開被窩一看，見一個碗來大的癩蝦蟆，伏在那裏。還有一個冬夜，儒人上床睡了，一會兒燈熄了，覺得床有點晃動。心下自己付道：「什麼緣故呢？」這句話還沒想完，耳邊忽然聽得喉嚨一聲響，身子覺得一震，連人帶床，都睡在地板上了。原來他們預先將他腳頭的床凳子，移歪了，只賸得兩隻裏面的凳腳，立在地板上。又用一根繩子，拴在凳足上。待儒人上了床，他們就將繩子一扯，床就倒了。管臥室的先生，跑來的時候，看見儒人一個人在地板上立着，床也倒了，只當他自己鬧什麼玩意，便將儒人的名字，記下來，就走了。可憐的儒人，還立着在那裏發怔，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有一天，他們不知怎麼找出了儒人的秘密，將儒人的幾塊尿布，都替他拴上繩子，掛在儒人床邊的牆上。用

一張紙，寫着「中學地理圖」幾個字，貼在上面。唉，「什麼緣故呢？」儒人自己不能解明這個問題。自此以後，儒人

無一日不受他們的捉弄，也無一日不自己問着道：「什麼緣故呢？」這樣五年，他還沒有解透這個問題。（待續）



一位紳士，走到一家菜館裏，擇一個位子坐着。

跑堂的上來問道：「先生用點什麼菜？」

紳士答道：「一杯咖啡。」

跑堂的道：「要奶油麼？」

紳士道：「不要！」

跑堂的道：「很好，我怕你要呢。」

紳士道：「什麼緣故？」

跑堂的道：「我們正缺這件東西。」

印 精 樓 芬 涵

說 小 人 宋

宋著小書多記事短說所
 文籍考字問事
 或史實亦證
 經史實淺
 詳實見
 增思長
 聞單行
 來單取
 文思不
 精本行
 易分此
 類小舊
 均為說
 及精校
 本益印
 尤加擇
 精請本
 勤有校
 問特異
 同於原
 不之於
 文輕之
 改現下
 如版已

燈	歸	涑	春	河南	邵氏	邵氏	老學庵	梁	齊	玉	稽	蘇黃門	仇	東	脚	默	慶
下	田	水	渚	見	見	後	庵	谿	東	照	神	龍川	池	坡	氣		
閒	田	紀	紀	紀	後	筆	漫	野	新	志	錄	志	蘇	蘇	蘇	集	史
談	錄	聞	聞	錄	錄	記	志	語	志	志	錄	志	蘇	蘇	蘇	集	史
佚	歐陽修	司馬光	何遜	邵伯溫	邵博	陸游	費衰	周密	王明清	徐鉉	蘇轍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名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石	澠	珩	燭	隨	東	青	鶴	雞	捫	蠶	蠶	蠶	蠶	蠶	夷	夷	雲
林	水	瑣	真	轄	隱	原	箱	林	箱	林	玉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避	燕	新	子	漫	漫	雜	雜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暑	談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錄	錄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話	王	孔	馬	王	陳	吳	吳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業	闢	平	永	明	世	處	處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夢	之	仲	卿	清	崇	厚	厚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得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下列四種不日出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名家小說
父與子

風

阿爾卡其舉了大學業。就同他最相得的朋友伯扎洛甫。一路回家。他家裏雖說不是大富。却還有點田產。這些田產。都由他父親一人經理。他父親名叫尼古拉。是一個很忠厚的長者。尼古拉還有一個哥哥。名叫保羅。與他同住。這個保羅。說也希奇。竟同他的兄弟大不相同。年青的時候。就有些執褻習氣。後來進了軍界。更加了些貴族的性格。在婦人身上。很用功夫。自己也生得很漂亮。所以很傾動了一些女子。但他自己的心思。却專注在一個有錢的寡婦身上。寡婦跑到外國去。他也辭了職。追到外國。後來寡婦死了。他就傷心失意的回到自己家裏。兄弟兩人脾氣雖然各別。却是很親熱。

却說這天。尼古拉聽說兒子舉了業。就可憐巴巴的趕到十五俄里以外。去接他的兒子。等了好半天。纔見他的兒子。同一個朋友來了。尼古拉瞧著。眼淚都樂出來了。大家

一路回家。阿爾卡其就介紹他的朋友給他父親。大家都很快樂。晚飯的時候。大家又同保羅廝見了。保羅有了貴族的習性。自然不大理會這位大學的學生伯扎洛甫了。但是伯扎洛甫却是一個特別的古怪人物。生得「臉長而瘦。額寬而平。鼻子下部極尖。眼睛又大又綠。鬚鬚微露沙色。」一瞧就知道是個「很自信。並且很聰明的人。」他所抱的就是虛無主義。Nihilism。不崇拜什麼威權。也不承認什麼信仰。對於無論什麼。也沒有一些恭敬的意思。但是他却不像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假虛無黨。阿爾卡其其所以與他交情最深。也是爲着他爲人可佩服。他所研究的是自然科學。在學堂內是讀醫科。

這天早晨。尼古拉一家人正吃早飯。伯扎洛甫從外面捕捉了一些生物。預備解剖。保羅因爲他太不拘禮節。當下就同他舌戰了一場。却只落得受了一頓奚落。心下老實

有些不舒服。隔了幾天。晚上大家都聚在一齊說話兒。保羅見不又要向伯扎洛甫挑戰。剛巧這時候所談的題目乃是「田主」。伯扎洛甫聽見這兩個字。就冷冷的說道。「壞東西。小貴族。」保羅一聽。氣可來了。就問着道。「你說這貴族和壞東西是一類的東西麼？」伯道。「我說的是小貴族呀。」保羅道。「我說貴族政治。是個定理。只有一些無道德或虛空的人。纔不承認這個定理。」伯道。「貴族定理……請你想想。這都是外國名辭。對於俄國人。毫無用處。」保羅道。「那麼你一切都否認麼？」伯扎洛甫很鎮靜的說道。「一切都否認。」尼古拉聽了這兩個人的辯論。不免有點心驚。自己想着道。這如今的少年人。好利害啊。我們這般老人。可都是廢物了呢。話雖如此。但是保羅心裏却是一百二十個不服氣。

過了幾天。城中有一個貴族。請尼古拉去逛逛。尼古拉不去。伯扎洛甫就對阿爾卡其說道。你父親不去。我們就去罷。順便我也要去看望我的父親了。阿爾卡其道。你家去

了這來麼。伯道。這個不能預定。兩個人商量好了。第二天就去了。尼古拉也不好留他們。只得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他們倆到了城裏。會了那位貴族先生。又介紹見了一個大官。他們覺得無甚意思。一兩天後。却遇伯扎洛甫的一個朋友。這個朋友。也是崇拜伯扎洛甫不承認威權主義的人。由這個朋友。就介紹見了一個實行女子解放主義的老前輩。伯扎洛甫在這女子家裏。鬧了一頓。也覺得不大如意。過了兩天。那個貴族先生忽然邀他們去赴跳舞會。伯扎洛甫和阿爾卡其對於跳舞。却是個外行。只好躲在牆角裏。瞧熱鬧。正瞧的當兒。忽然看見一個很整齊的女人。穿着一身黑衣服。雪白的面孔。配着一雙明慧的眼睛。顯得又安閒又聰明。兩個人注意起來了。後來介紹談起話來。纔知道這個女人很富很有名。丈夫却是早已死了。女人名叫安娜。渥金曹瓦。現在只同着一個老母親和一個妹妹住着。

第二天。伯扎洛甫就同阿爾卡其一路到安娜家裏去。安

娜非常歡迎他們。又介紹他們同伊的妹子喀卡爾見了。喀卡善於奏風琴。却合了阿爾卡其的意思。伯扎洛甫只同安娜談話。有時兩人因着一個題目。就辯論起來。伯扎洛甫聽着安娜確與別的婦女不同。覺得很相投。後來就應許教伊讀化學。

却說他們在安娜家裏盤桓了幾天。頗覺快樂。男女在一堆兒。總免不了要發生愛情。阿爾卡其是個平常的人。自然沒有話說。只那伯扎洛甫是個例外的脾氣。不知怎的見了安娜。也活動起來了。這一天。他正同安娜在花園裏玩着。忽然想起來對安娜說。他打算立即想回家去看望父親。安娜聽了。不禁大驚。到了晚上。安娜就請伯扎洛甫談話。第一句伊就問道。「怎麼你打算走呢。你的約言呢。」伯扎洛甫道。「什麼約言。」安娜道。「你忘了麼。你打算教我讀化學的呀。」伯道。「這有什麼法子呢。我父親等着我。我再也不能遲緩了……」一會兒安娜又說道。「我覺得前面的道路很長。却沒有目的……我也不願

意走去……若是我能靠着什麼纔好……」伯扎洛甫道。「你願意愛。但是你不能夠愛。這就是你的不幸。」他們又談了好多話。因為夜深了。就各人散了。阿爾卡其這個當兒還同喀卡正彈唱着呢。

第二天。安娜同伯扎洛甫又把昨天的話繼續談了起來。談了好久。伯扎洛甫禁不住背對着安娜說道。「你須知道我極愚而極無意識的愛你……」說着。就轉身握着伊的手。擁抱伊。安娜避開了。伯扎洛甫便咬着牙走出去了。第二天。就同阿爾卡其動身回家去了。

伯扎洛甫的父母都老了。父親是個軍醫。現在住在家中。母親極和氣。兩個人十分想念兒子。這天伯扎洛甫同阿爾卡其回來了。他的母樂得下淚。忙着張羅一切。他父親也極力安排兩人的住處。兩個老人。雖然愛極了兒子。却不敢在他面前有怎樣的表示。如同平常的父母一樣。因為伯扎洛甫的脾氣很與人有些不同。伯扎洛甫在家住了幾天。覺得有些不如意。於是就請他父親叫人預備馬。

他的母親聽見這話。差不多聾了。又不敢怎樣。只聽着兩個青年人坐車走了。

伯扎洛甫同阿爾卡其。正向尼古拉的家中走着。阿爾卡其因戀着喀卡。就半路下了車。到安娜家裏去了。伯扎洛甫到了尼古拉那裏。自然他們都喜歡。就是同伯扎洛甫反對的保羅。也微微有了笑容。伯扎洛甫這一次其所要尼古拉家裏來。也是因為家裏不能研究學問。父母總有些聒噪。所以想在尼古拉家裏讀點書。尼古拉同保羅見伯扎洛甫所研究的學問很有味。也常常到他房裏來看。不過保羅的貴族架子。總是大刺刺的擺着。

這一天早晨。伯扎洛甫剛出外面回來。就撞見尼古拉家中的一個少年婦人。名叫費尼慈加的。這個費尼慈加。在尼古拉家中住着。倒也是件希奇事情。三年之前。尼古拉到一處去旅行。住在一個旅館中。旅館的主母。有一個女兒。就是費尼慈加。這天費尼慈加眼睛壞了。是尼古拉給診好的。尼古拉很愛這個女子。不久女子的母親死了。女

子就跟着尼古拉回來。生了一個兒子。却未正式成婚。費尼慈加很美。伯扎洛甫來的時候。也見過伊。這天早晨又會見了。伯扎洛甫就問道。「你在這裏作什麼。繫花球麼。」費尼慈加道。「是的。預備放在餐桌上。」他們又談了些別的話。費尼慈加因為前不久。伯扎洛甫給伊的兒子治好了病。所以伊很感激他。問他要什麼報酬。伯扎洛甫道。「我要你送些薔薇花中的一朵。」費尼慈加給了他。伯扎洛甫借着聞花的香氣。就吻費尼慈加的嘴唇。這件事却被保羅瞧見了。保羅在費尼慈加身上也有很多心思。且而素來又不滿意伯扎洛甫。故此這一回的事情。可就成了一個導火線。

過了兩個鐘頭。保羅跑到伯扎洛甫房裏去。約定與他決鬥。伯扎洛甫答應了。不過在他心裏一面是鄙視。因為這是貴族們的老生涯。一面又是好笑。因為他把這樁事只當一件遊戲的事兒。第二天清早。兩人按所約的時候地方會齊了。就用他們的一個僕人作證。只見槍聲響處。保

癱倒了。僕人嚇得只做禱告。伯扎洛甫拋了槍去，扶起保羅道：「先前是敵人，現在我却是醫生了。」於是替保羅裹扎傷了的腿子。

過了幾天，伯扎洛甫就回家去了。順路又去贖了安娜和阿爾卡其。家中的父母，自然歡喜透了。老夫妻倆都彼此警戒着，生恐觸了兒子的脾氣，弄得話都不敢多說。伯扎洛甫靜靜的讀了幾天書，後來也覺得鬱悶。於是常到外面去，想找點可實行的事，幫助農人。有時他也替那些農人診病。

過了幾天，伯扎洛甫因為解剖一個死尸，不知怎樣把自己的指頭割破了。得了那個死尸的傳染病，撐了幾天，就躺在床上不能起來了。熱度很高，他却能鎮住不發言語。老父親終日守在兒子房門口，不敢多問他的話。老母親只在外面垂淚吞聲，偷着打聽兒子的消息。臨死的那天，安娜請了醫生一路趕得來，却是遲了。伯扎洛甫與安娜

說了幾句話，親了一口，就死了。唉，俄羅斯可是失掉了一個偉人呢。

過了些時，尼古拉和費尼慈加一對，阿爾卡其和喀卡一對，父子倆同在一個禮拜堂內成親。安娜到莫斯科去了。保羅也跑到外國旅行去了。

這部小說是俄國屠格涅甫所作，自從這部書一出，國內國外的文學界，就像鴉鵲打破了蛋似的，嘖嘖嚷嚷，大鬧起來了。也有討論的，也有批評的，可見這部書非是等閒的小文章了。原書到是一八八五年出版。可憐我們中國還只去年一九二一纔經耿濟之先生從俄文譯了出來。全書有十幾萬言。我這短的一小篇，那裏說得清楚。可是因為愛極了，禁不住就七扯八拉的湊了這一篇。著者和譯者兩位先生，可不要惱我多事咧。

珍聞瑣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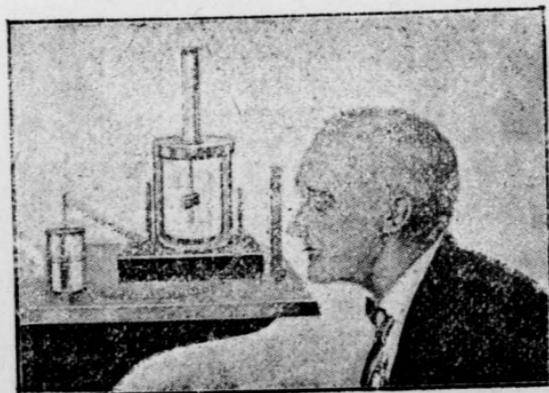
一 眼光之力 英國的 Dr. Russ 發明了一件試驗器 見圖能測出眼光中的力量他是最著名的微菌

學家他說人的眼光一定有一種力量可以推動物件所以他發明了這個試驗器果然試出人的眼光可以推動瓶中懸着的銅片。

Y

二 無機飛艇 圖上的這個飛艇並沒有帶一件機器但是他能飛三百尺的高度十三分鐘可以飛六英里他飛的法子乃是從高處下落或是向前略跑幾步這是德人發明的 Y

三 P. E. N. 現在英美法各國的



文學家發起了一個 P. E. N. 會 (此會名乃取 Poets (詩人) Editors (記者) Novelists (小說家)

Play writers

(戲曲家) Es-

sayists (論文

家) 等第一字

母。] 專為流布

文學的世界主

義。英國支部是

大小小說家兼戲

劇家的卡斯胡

善 (John Gal-

worthy) 法國是大小小說家詩人戲曲家兼批評

家新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美國是小說家塔金東 (Booth Tarkenton) 這會的組織非常簡單，規定常常聚餐，交換意見，聯絡感情而已。

(冰)



四 偵探小說家與鬼神的關係 英國善著偵探小說

的科南達利 (Sir Arthur Conan Doyle) 近

年來常常研究鬼神學；倫敦有個週刊名叫兩個世界的，便是他們的宣傳機關。他們的玩意兒很多，說到白晝召鬼，攝取生人魂魄——不論遠近——相

會歐洲大科學家滿加勒的魂魄也會被他們攝過一回。不過滿加勒自己却不相信真有這等的鬼神



五

學，以為只是變戲法一般騙騙人罷了。前年英國出版的英吉利評論上有一篇文章歷舉他們變法的過門，戳穿他們的西洋景，罵得很是不客氣。然而科南達利輩的興會還是不淺。聽說他們新到北歐去變法去了。(冰)

世界最老的人

一 左拉 Zola 是

康士但丁的美人。現年一百四十五歲只能用乳當

飯。

在戶外死了九個妻子。

二 舍爾約翰 John Shell, 現年一百三十二歲。他

四 穆曹 James Murray, 一百零五歲。現在每天

說：「若是你想得長健康，不要把頸和腿縛着。」

還做十小時的工。

Y

三 司密施約翰 John Smith, 是紅種人，平生多

壬戌夏四月遊天目之作

左念垣

由禪源寺登開山老殿

出門望山頂雲封不可見老杉色蒼蒼枝柯山谷遍叢竹翠屏開新筍石巖鑽穿林
躡天梯一笑接天近初入不知艱稍深遂險峻陰苔覆隕葉側顛臨千仞喧耳寒泉
流流急脚底窺縈迴捫石壁輿輕未可旋屨險莫憑人努力要自奮滄瀟雲霧間交
臂若障面過從獅子口直上憩老殿回頭失衆山雲海迷一片卜居來吳越高枕忘
日晏出爲湖山遊觸目盡璀璨嘉招樂良朋實獲踐素願悠然遺細觀氣象殊千萬
莫叩蛇龍藏會有雷霆震茅菴倘可假定與山僧伴

巴黎吊襪帶特色

巴黎吊襪帶所以能得各國人士之歡迎而認為吊襪帶中之一種最佳者

- (一) 配合腿部寬緊適宜十分適意無束縛之苦
- (二) 吊襪之扣二面全用橡皮即用以吊最細之絲襪亦斷無破損之虞

- (三) 帶上零星附件即經汗漬亦不發鏽
- (四) 帶內橡皮筋富於彈性且質地純粹全體一致
- (五) 此帶製造精良適用耐久故能得上等社會之交口贊許

美國芝加哥施德恩公司製造

上海廣東路二號寶勒洋行經理

各大洋貨公司均有出售

A. STEIN & COMPANY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紅

葉



紅葉牌牛奶波打酒

牛奶波打酒係英國著名佳釀飲之可以益神

補氣開胃健脾其味香美與眾不同如蒙一

試定邀鑒賞 英國錫蒙公司謹啓

上海各洋酒店均有出售



天目山遊記

莊俞

春夏之交，惠風和暢，遊興屢動矣。王君仙華持陳君叔通函，約遊天目山，毅然從之。天目山爲浙江全省山水之主脈，有東西二山。東天目屬臨安縣，西天目屬於潛縣。浙江通志稱：山高三千九百丈，周迴八百里，有三十六洞，又名浮玉山。太平寰宇記稱：水緣山曲折，東西巨源者兩目，故名。晉時遊者漸至。及梁昭明太子讀書於西天目，參禪於東天目，並分金剛經於此，名乃藉盛。相傳昭明目雙簪，洗於東西泉，目悉明，故莊曰雙清，山曰天目。宋元之間，寺宇式微。元明之間，高峯祖師及其徒中風國師重興之。清洪楊之役，十毀八九；同治以後，漸圖恢復。至今惟西天目之禪源寺，規模最宏，東天目之昭明寺次之，昭明禪院又次之，其他無足道者。殘劫之來，何佛法亦無可倖免耶！

十一年五月四日，卽夏歷四月初八日，由滬乘一時二十分快車赴杭，仙華及高君夢旦、孔君大寶先後登車。七時

十分到，適大雨。徐君亮、樓君仲孝在站迎候。卽雇人力車至湖濱旅館。夏君劍丞及叔通來，商定明晨起程，並有沈君藹如左君南生加入，因已遣人在餘杭雇定肩輿，並至臨安預定宿所，雖雨不能中輟也。况出遊須十日，安能必其不雨，今日雨，安知明日不晴，故決計冒雨行。

五日黎明，叔通呼起，早餐。六時出旅館。由此往拱宸橋十五里，本可乘火車，恐延誤，乃乘人力車至武林門。杭之力車，城內外各爲區域，至城門口必換，始得達拱宸橋。在四公司輪船碼頭，登預雇之航船；七時四十五分開，凡四十八里至餘杭。先入運河，轉入三墩河，過古板橋、文星橋。沿途樹青水碧，上下掩映，風景至佳。三墩鎮甚繁盛。過觀音橋老人橋，遠望文昌閣，臨流翼然，天目山下院在此。一點二十八分到餘杭，在千秋嶺闔家棹樓登岸。分乘預定之簾轎，此處有轎行，凡與夫挑夫，均可雇。每轎三人，但遊

縣署東首。

天目多山路，行較難，輿夫往往有中途患恙者，最好四人，工資每人每日銀六角，不問乘否，以日計之。飯食隨地供給，約每人每餐銀一角；挑夫略同。一點四十分行，凡四十里至臨安。由餘杭城內大街，出西門，在夫子廟前稍停。自此往道路平坦者三里。過觀音堂，三點十分至丁橋，十里兩面多山，惜不知其名。過坎頭灣而至青山，又十里。羣峯擁翠，野花鬪芳，似匡廬之棲賢谷一帶。過陳公井枯竹嶺，百岡嶺至五柳橋，又十五里。輿行兩山間爲多。由丁橋起，路狹而滑，不及餘杭初行時遠矣。五柳橋至長橋三里。長橋凡七孔，建築精工，跨溪如虹。兩岸多山，中流多石，而水聲潺潺如急雨，清澈如鏡。月夜泛舟，無異蓬瀛仙境，故爲臨安八景之一。長橋至臨安城二里。與人言：餘臨號稱四十里，實有五十里，故行須五小時，信然。七時到慈勝禪院。臨安無稍佳之旅館，住此爲佳。院無大殿，屋亦不多。佛堂三間，旁爲客房，可住十餘人，客堂三間，餘均傾廢。臨安無磚城。西門外有市，僅百餘家。城內尤冷靜。錢武肅王墓在

二

六日五時即起，六時行。出西直街，過竹林橋，竹林溪，東嶽廟，獅子山下，遙望山巔，一石昂起如立犬。至湧慈庵，已行十里，是爲西天目中院。過新溪橋，邊嶺角，右面森林滿山，宛如翠屏。左爲新溪，有橋跨其上。沿溪行，漸漸升高，越三跳畫眉嶺，而花園，而瑯碧，至護龍嶺，又行十里。右倚高峯，左臨深壑，前後高下，莫不肥翠奪目。嶺下有護龍菴，可餐可飲。臨街茶室三間，面山臨水，密竹成林。下嶺有石路二里許。至橋東村，村多居民，有三在學校。過急灘，橋已圯，以板爲之，長約四丈。讀金之俊遊記，當康熙丙午，卽是板橋，豈至今未經建築耶？國民性之安於簡陋，於此可想。過一隴畔，水自高塘瀉入低塘，越隄而下，宛如珠簾，白光閃爍，聲尤激越，耳目爲之一爽。過高起橋，玄帝殿，至青雲橋，市肆頗盛，麵食亦佳。十二點三刻，至荷花塘湧蓮庵，是爲西天目上院，又行十里。自此至西天目禪源寺，尙有二十五里。湧蓮庵和尙如果，南陽人，倉卒備飯，僅得蔬筍二味。故

午餐以青雲橋爲宜。青雲橋爲上東西天目之歧路，向右上東天目，係小路；向左上西天目，係大路。由東到西，由西到東，祇有一路，號稱十里，實有十五里。吾等先到西山，二時一刻行，三時至南莊村，有橋，橋下溪聲怒發。過滿嶺，爲登山之第一嶺，漸行漸上，山勢繚互，惜少樹木。入口以亂石砌一洞，如城窟，遠望甚有綴。下嶺數百步，即普照禪林。門額題「中天目山」四字。天目之有東西，以兩泉當兩目故，今忽增一中山，是天有三目矣，何穿鑿如是！過新橋至一都村，越海棠嶺，地勢益高，並見一瀑，凡二折，惜太短。左面下嶺，即至西天目之頭山門。自此至禪源寺，尙有六里。

頭山門外，大樹夾道，更左下歷五百餘級，又爲平地。盤旋而入，松杉楓柏，不知凡幾，而幹直如矢，大三四抱者，排列路旁，不足奇也。登雨花橋，橋上一方亭。更入半里，即雙清莊，禪源寺在焉。此爲西天目發軔處，趙子昂撰碑謂：「即昭明讀書處。」一僧指示余：東爲陽和峯，西爲翠微峯，西北爲

昭明峯，南爲越王屏。寺之左右，有東西二澗，合流出雨花橋下，急流狂瀉，坐亭中聽之，勝於靈隱寺前之擊雷亭多矣。

禪源寺規模宏大，洪楊兵燹，僅存藥師殿，同治五六年始修復。今有屋千餘間，有田二千餘畝。大雄寶殿，羅漢堂均甚雄偉。平時有僧衆三百餘，每歲除夕，善男女來寺守歲者千數百，故客房甚多。老僧能和山東濟寧人，清光緒六年來此住持，方二十五歲，今七十五，已退隱，美髯，能書，善畫梅。此外退隱者尙二人，一名歸元，一名見空。

七日六時起，七時出禪源寺後間，登山，草木擁護，隨處聽水。二里至仰止橋，橋下澗聲如雷鳴。三里至環翠亭，旁有花石峯，峭崖欲墜，崖上多松。五里至半山橋，澗聲愈響。路旁大樹一株，凡五抱。亭前有匹練倒垂，雖不大，亦可觀。南望山下，烟雲無際。由此可至東茅蓬。過無根石，係大石一方，下狹而上闊，聳立迎客。六里到獅子口，立此前視，適當兩山之隙，如口然。羣山皆在履鳥下，平田如水池。斯時雲

霧大起，倏聚倏散。入觀高峯塔院內，供遺像。茗坐其前，左爲獅子峯，右爲象鼻峯，並香爐峯。一僧言：上山宜先到東塢坪，再登老殿，看茅蓬；折而下，看大樹，再來獅子口。與夫欺予等不識途，致直達此處。出塔院向上，行小路半路許，滑溼而險，既無石級，人迹絕少；雲霧又弄人，四顧茫然，俯視則白色漫漫，渺無一物；大樹約五六抱者，不勝指數，排列眼前，亦隱約莫辨，殆卽雲海非耶？拾級而上，卽開山老殿，前供韋馱。入爲大雄寶殿五間，有樓，相傳高峯祖師死關所在，十七年未出關一步。予等茗坐樓下，僧林慧言：有倒掛蓮花峯，奇景爲一山冠，客有往者，願爲導。仙華大寶及予三人從之行。由老殿向左，曲折下坡，滑而陡，愈下愈狹，愈陡愈滑，予因滑失足，幸未傷，挺身復前，坡將盡處，有五石分峙，如蓮花之五瓣，各自高撐。最奇者，其石層層疊起，兩層相疊處，有隙宛然。倏見林慧立於一峯之巔；仙華欲從之，視無路，須攀援而登，幸有樹可憑藉，助以一躍之力，乃得立於五瓣中央。予等從下仰視，僅見其首，不啻爲

蓮蕊矣。此峯占地不大，而天目別有蓮花峯，不如易名蓮花石，倒掛二字尤爲不當。此名殆不見經典者歟？峯旁爲峭壁，與又一峭壁並峙，直闢數丈，下臨深潭，是爲天門。得此，則峯之奇險益顯，普陀之觀音洞不逮也。由老殿更上二十里爲龍王井，水甚清，卽天目之一，西天目之絕頂也。由老殿右下里許，至中祖塔院前，看大樹，實測之，離地三尺處，計周三十六尺，近地之幹，則周四十尺，其徑當爲十尺，山中人稱爲大樹王，當之無愧。過宇宙峯，孤挺道旁，觀洗鉢池，在一大樹根下，小僅尺許，水甚淺，但終年不涸，相傳爲中風國師洗鉢處。更下仍至獅子口，附近有煉丹台，相傳爲張道陵煉丹處。由獅子口下二里，予與仙華必欲往東塢坪，與夫誘爲不知，強而後行。路僻仄，約三里而至，屋數間，一僧守之。後爲玉琳禪師塔院，山上多竹，稍憩卽下。回禪源寺。寺後有道，石級整齊，可達太子庵，卽昭明讀書台故址。新葺樓房三楹，樓下供龍王。右有樓三楹，爲幻隱精舍。庵之四圍，叢竹環翠。高皆數丈，大皆盈握，幽秀

之景，駕雲棲而上之。予與仙華大賚，笑語於石階，樂而忘倦；日已落，乃歸晚餐。今日上山兜子，由寺代雇。以兩木植，駕一竹椅，毫無伸縮力。人坐其上，脊背交痛，行高處則搖擺，行平地則顛簸。此等輿夫，皆平時之田傭，既不諳練，又不耐勞，仙華與予棄之而步，極其自由。吾願有以改良之也。

八日六時起，九時一刻乘輿行，往東天目。出頭山門直下，不由來路，過豬肚嶺，不高。至一都村東，楓樹成林，右面多柿樹，秋來看紅葉至佳。對面大山，土人呼爲挂裝嶺。全忠橋已圯，以木板代之。急流中多沙石。自豬肚嶺至此皆下行，過唯善亭始升高。至板壁嶺，六角嶺，輿行於高峯之腰，路寬不足二尺，左爲山，右爲壑，時有轉折，致乘輿往往凌虛而渡。回頭俯視，心殊搖搖。有時向上，則第一輿如在雲中，前仰後俯，作直立之狀；向下又作倒豎之觀。盤旋之際，數輿委宛相接，恍似躍龍。予輿最後，故得此奇態。過等慈寺，相傳爲梁武帝遣人迎候昭明太子之所。過梅家橋，即

達昭明禪院，是爲東天目之麓。禪源寺到此十五里。昭明禪院爲昭明太子初參禪處，亦名古文選樓。志稱：太子之文選屬稿於此，劍丞言：文選樓實在揚州。前人遊記謂：此間有昭明遺像，予未見。大殿五間，左客堂五間。住持圓覺曾任昭明寺方丈二屆，禪源寺方丈一屆，乃得退老於此。在此午餐。出院，更上一嶺，俗稱老虎尾巴，路係直上，萬松夾道，不半里即無一樹，致驕陽虐人。過將軍峯，山高路陡，時見峭壁。至且止亭，俗稱五里亭，昭明禪院至此方五里也。在此四望，大有一覽衆山小之概，俯視龍泉菴里村，房屋林木，渺小如孩提之玩具矣。更上數百步，見對山有瀑，遠觀爲二疊，聲聞如雷，近觀則下疊被掩，上半尙五六丈，闊約三四尺，搖曳如龍之下注。就過客問其名，但搖首。一僧言：是爲玉澗泉，在黑驢菴下二里。行未幾，則瀑布泉突現眼前，自崖下瀉，懸飛十餘丈，凡三疊，來自白龍池，下注深澗，雖不及匡廬之三疊泉，馬尾水，已覺洋洋大觀。垂虹橋跨深澗上，立此仰望，水珠濺衣，須臾，涼如新秋。由石階

上碎玉坡，得觀瀑亭，方形新葺，倚欄小坐，左顧右盼，愴然出神。更上爲栖風亭。又上爲迴峯環翠亭。松華和尚手題「天目山高茗水長」七字。昭明禪院至此爲十里。全係山路，行殊遲延。登鐘樓峯，峯巔建一樓，內懸巨鐘，高丈許，每二分鐘打一下，聲聞半山。對面爲白虎山，後爲赤龍山，又稱獅子山，左爲龍王墩。下鐘樓，開地數畝，昭明寺在焉。入門，爲彌勒韋馱殿五間，對面爲樓，右爲齋堂，左爲客房。大雄寶殿五間，右爲禪房，左爲報本堂。後爲千佛閣，閣中供毗盧佛；三面壁上供尺許小佛，各四排，梁棟椽榱之上亦_{有之}，皆銅質，現金色相，相傳爲宋元間物，寺災而閣踴然獨存。其右新建房屋甚多。方丈朗鏡方壯年，退隱老僧松華有風雅名，但未晤。予等宿一葉軒，亦係新葺。臨安知事徐麟祥澄秋君先一夕到此，與劍丞爲舊交。宜與籍，與予爲鄰鄉。晚餐後，月色皎潔，南生倡議夜遊，皆欣然。乃令僧啓山門，登鐘樓峯，一輪當頭，明星點點，若舉手可捫者。萬籟俱寂，四無烟雲。但聞兩鳥唱和林間。席地笑語，風送鈴

響以亂之，仙乎仙乎，罕有之樂事也。十一時就枕，夜將半，狂風怒號，似挾急雨，旣而雷聲隆隆如輕播之鼓。日間閱袁宏道唐子霞天目山記，均謂山中聞雷如嬰兒泣，自度不能實驗，誰料竟得遇之，但實不類。以予困於塵俗之身，偶來山中，得於日月之外，若干小時間，飽觀烟雲風雨雷電之變，視天夢夢，如墜幻境，自然界如是，人世間莫不如是，真令人動出塵想矣。

九日六時半起，雨止而風狂未稍殺，旣不能登高，又不能下山。乃上鐘樓，遠望山腰，雲霧迷茫，自下而上，自遠而近，須臾已繞吾四周。而浩蕩之態，若洪濤，若飛雪，馳騁兩大間，忽濃忽淡，忽蒼忽白，忽又甚黑，目不一瞬，變化萬千。樓有額曰「雲海奇觀」，此殆觀雲勝地也。去秋在泰岱觀日出，今在此觀雲，可稱雙絕。自寺轉西半里許，至洗眼池。池小，水出石竅，涼而不潔，石復層疊有緞，相傳即昭明洗眼處，舊有迴光庵。更上二里，至分經台，即昭明分金剛經處。有葛洪煉丹池，水深不盈咫，而大旱不涸。由台後更上

七里，爲大仙峯，則東天目絕頂矣。十二時雨止，卽下山；未幾，雨復至，過龍嶺時最大，悶坐輿中，殊爲掃興。幸下山非原路，不十里卽入平地。六時半至臨安。入縣署，澄秋君留晚餐，並出示近攝天目影片，此行大資攝影頗多，有爲未攝者，索數幀歸，以便編冊印行。但惜未攜測高器，以經驗度之，高度當在四千尺以上。通志所謂三千九百丈，不足憑也。

十日六時半，乘輿行，十二時到餘杭。雇小艇三，每艇祇可坐三四人，行甚速，五時半到拱宸橋。仍乘人力車入武林門，投湖濱旅館。戚友相見，必以天目如何問，謹答曰：「西天目峻，東天目雄；西天目以樹與澗泉勝，東天目則瀑布較可觀。」茲誌遊程大概如次，以爲後之遊者導焉。

遊程須知

一 第一日清早自杭州城站乘火車至拱宸橋（或乘人力車出武林門至拱宸橋）雇船往餘杭四十八里約

行五小時船可坐八九人價四元飯食茶水約一元在閻家碼頭登岸雇轎子到臨安四十里約行四小時轎夫每人每日銀六角餐在外到慈勝禪院宿第二日清晨登山到青雲橋三十里午餐過西天目中院到禪源寺二十八里宿寺中第三日自西天目到東天目山麓之昭明禪院午餐再上至昭明寺宿

一 第一日自杭州到餘杭宿旅館第二日清早乘轎直到五柳橋四十里五柳橋至西天目中院二十里由中院到禪源寺二十五里如此不必在臨安過夜因從臨安到西天目路如弓背從餘杭直到西天目路如弓弦可少走十里

從東天目下山直到湧慈庵新溪橋午餐傍晚到餘杭凡五十里如此亦不過臨安可少走五六里

一 青雲橋爲上東西天目分路之處先上何處須預定

天目遊草

十一年五月五日至十一日

百俞

(1) 過餘杭

半日航行三十里。樹青水碧雨餘天。桑田萬頃垂垂禿。知是蠶家已大眠。沿路皆桑田

(2) 入臨安

既入臨安境。登山已半程。水清自有意。山好不知名。野鳥隨風語。雜花夾路生。羣峯四面繞。煙散晚來晴。

(3) 至西天目途中

獨步逢樵子。吾惟問道忙。亭亭桑葉綠。處處鶻花黃。路絕因山轉。橋高備水狂。臨安多溪。故多高橋。人行叢樹下。點點漏斜陽。

KOLYNOS

A SCIENTIFIC DENTIFRICE

固 齡 玉 牙 膏

用 之 能 去 腐 殺 蟲 淨 牙 固 齒 旅 行 携 帶 最 為 便 利



滴 滴 入 口 毫 無 虛 耗 常 久 使 用 齒 頰 生 芳

化 學 的 試 驗 證

右 圖 為 已 着 膏 後 微 菌 全 消 之 狀



右 圖 為 未 着 膏 時 微 菌 密 佈 之 狀



牙 體 軟 弱 易 生 齲 齒 牙 齦 炎 等 症 齒 之 害 莫 於 此 固 齡 玉 牙 膏 經 國 際 醫 學 大 會 評 定 為 最 佳 之 牙 粉 試 驗 其 滅 菌 力 實 所 得 知 如 左

上 海 西 路 卅 八 號 寶 勒 洋 行 經 理

請 認 明 由 小 說 世 界 介 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上海中華新報露佈

本報創刊於民國四年國慶日為反對袁氏帝制之第一報茲值法統恢復慶伊始慶時勢之需要更為積極之改良自本年九月一日起內容形式大加刷新置 英文欄文藝欄婦女家庭欄商業新聞欄等特刊色欄當預告

【一】新聞的新聞 報紙生命在新聞正確乃海內報紙往往以私見為是非以感情掩真相本報力矯此弊以報告事實為本位除各大都會特派專員採訪外遇有重大事件並隨時派旅行記者所在調查務期詳實但體本報便知內政外交一切真實情形以便其為自由之判斷

【二】公共的機關 中國通弊甲黨報紙不與乙黨新聞本報力矯此弊完全公開凡各黨派各社會之真實紀事與合法言論本報一律平等紹介務期讀者同時知各黨派各部分之言論行動

【三】反映社會生活之各方面 我國報紙紀載向偏重政治本報則加改良務期使社會生活之各方面情形得隨時反映於紙上而教育經濟衛生宗教等項尤為注重

【四】養成專門學術之權威 本報特約專門學者若干人遇有重大問題請專門名家著論解決以期養成學術之權威發揚健全之輿論

【五】注重地方調查 我國報紙紀載不外數處都會之事件或若干個人之行動至地方情況人民生活概從簡略本報特設法徵集全國各處之調查報告尤注重兵燹善後情形自九月一日起陸續披露

【六】涵養世界智識 我國報紙對於世界事件向只類簡單之電訊故一般讀者均能領悟本報特聘熟悉國際政治之專門記者常發表統系的紀載務期讀者得隨時知世界變遷之真相而無愚索賡際之苦

【七】解決女子問題 婦女運動成爲中國一大問題本報刻特設專欄聘請學識優長之女記者担任本欄倡導女子經濟獨立教育獨立之宗旨以促女界種種之進步

【八】提倡國產工業 本報特聘工業記者調查工廠紹介批評將周歷各埠運加考察使有志工業者得知全國企業界之情形而辦工廠者俱得專門批評之參考

以上所述僅舉大端至於印刷式樣之鮮明編輯方法之新穎則將來事實證明更不待論海內人士幸垂教焉

正儲蓄當

積成多

利上加利

少儲入數

新華儲蓄銀行

本行為勸勵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摘舉數例如左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十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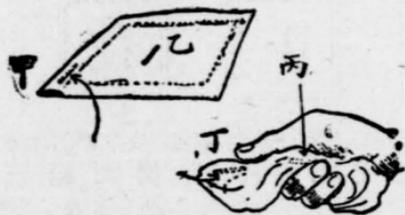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以上粗舉一斑數目多寡期間長短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寄

總行 北京廊房頭條
分行 天津法租界
分行 上海天津路

火柴斷了又還原



這套戲法又容易又有味。將一根火柴包在手巾中。請看的人摸摸。隨即請他把包着的火柴。裂為三四段。打開手巾一看。火柴仍舊好好的。並未裂斷。

其中的祕訣。就是預先將一枝火柴插在邊縫中。(見圖中甲點)包火柴的當兒。就將一枝好火柴放在巾中。(見圖中乙點)捏在手心裏。(見圖中丙點)把那枝藏在邊縫裏的火柴。讓人裂斷。至於開場白及手術。自然是在乎術者個人的機變了。

情天補恨錄卷上

閩縣林紓同譯
吳縣毛文鏗

第一章

有文人何魯卡。在巴黎一巨宅門外。訪一女士。此人爲英產。美風姿。似貴胄子弟。惟儀容間。時時露一種游移無定之思。而女使亞德。不之知也。含笑啓關。曰。不審吾女主人。曾否外出。容入觀之。何魯卡遂入。立於廳事。踟躕未嘗歸座。已而亞德出。曰。女主人在內客廳中。遂舉帷讓客入內。亞德自思。此豈可憐。吾家女主人。安能以身事之。何魯卡既近內客廳。微叩其肩。聞有嬌柔之聲。自內言曰。入何魯卡既入。視廳事陳設。一非巴黎俗尙所有。女方觀書。亦不類法產。至於此女爲何國人。則不之知。以各國語言。咸精熟如土著。女名里姒。爲年未及二十。乃有傾城之色。肌白如玉。髮黃如金。二目作栗色。似法國南方之產。何魯卡入時。初不起立。但伸其皓腕。何魯卡捧而親之。里姒曰。爾何爲至此。吾聞前一日亦曾見枉。何魯卡曰。吾胡能不來。

果有膽幹者。昨日已來奉候。里姒曰。汝早日卽有膽。亦莫能見我。昨日人多如蟻。決無能酬應及汝。何魯卡曰。汝落落寡情。乃不識人心之傾向。女曰。此言聞已三百餘次。卽來書所登者。亦幾疑有千言之夥。何魯卡曰。人旣無情。我何絮絮之爲。女曰。汝謂我無情。則亦聽汝。因低眉自觀其書。何魯卡曰。吾之所謂無情。卽責汝不恆而我。汝當知吾一生傾慕至矣。且我。句女曰。汝胡不續爾言。言後仍觀手中之書。何魯卡躍起座間。曰。此狀令人欲狂。女引目曰。汝欲狂耶。可掣鈴令人以茗進。茗之爲用。較咖啡爲良。此物足以養汝之神經。不至瀾亂。何魯卡如言。女曰。誠告汝。余心近來。淡於愛情。故厭聞此語。亞德且以茗進。爾萬勿喧。何魯卡微語曰。汝之幹力。能使男子長跪爾前。聽爾號令。而呼叱之。女曰。此語亦無着。吾未嘗使男子下跪。彼自跪我。我亦何力之有。須知汝輩男子。好以情坑人。使

女子望而生妬。汝輩終無卹。而但行己意。何魯卡曰。天生豔質。使人忘死。胡能不卽爾而致其纏綿。女曰。汝輩愛情絕短。有僅一日而消歸無有者。極綿遠亦不過一年。而卽

生厭惡。吾已歷歷知之。吾意若之爲用甚佳。能定人之神經。不爲讒言所亂。卽謂亞德曰。汝告廚娘米拖林。今夕晚餐。早半句鐘。吾將與和卡及代伯爾兩先生觀劇。何魯卡曰。汝何時能授我以暑刻。待爾赴大劇場。時亞德已出。女曰。或有其時。唯吾無暇多談。汝當以正大之言語我。勿僅賤賤爲刺耳之談。何魯卡旣行。女約以下星期同往。此時里妬獨坐。念何魯卡果否愛我。殊不敢知。然其隨流飄蕩。初無定向。吾心殊不之屬。所以不屬者。正以其人。往往使我生厭。究之生厭亦不僅此一人。忽目地上。見有一物。卽曰。此何物耶。拾視則一照片。照中爲女郎。貌亦絕佳。然里妬視之。殊不謂然。自思必何魯卡所遺。或爲其已定婚之。女夫旣定婚。何爲糾纏於我。此輩性情飄忽。胡可託以終身。待見其人。然後再還以物。讀吾書者。當知一細微之物。

能使人人生無盡之悲。初似甚奇。然古往今來。情海中往往如是也。

第二章

阿德爾村中。有一巨宅。宅旁有花園。其中居兩女子。一可十八。一可三十六歲。十八歲之女子。嬌柔似貴胄中人。坐而挑繡。肌理膩白如玉石。眼睛作藍色。爲日光所膜。似含悲酸之容。其三十六歲之女子。手一書。然心不在書。眼光實注此少女。讀書之女。肌膚黧黑。然風貌亦端整。胸中毅然似有柄握。二人久久不言。中年之婦人忽曰。利蓮。吾望爾勿太抑抑。凡百事可向墮壞之地思之。利蓮曰。天下安有快心之事。何魯卡別我已五日不來矣。吾思其人。必留連於里妬之家。中年婦人曰。何魯卡一無情慳。令人悽悽。吾思必里妬在中。爲爾二人之梗。然里妬亦未必能愛何魯卡。利蓮曰。里妬刻而寡情。中年婦人曰。里妬或不知爾與何魯卡已定情矣。利蓮曰。有一日吾告何魯卡。斥里妬無恥。何魯卡卽大怒。惟人人咸言里妬有傾城之色。吾亦

何怪何魯卡爲里嫗所惑。中年婦人亦知何魯卡爲薄倖之人。卽曰。吾甚願鴛司不知其事。利蓮卽以手拊此中年婦人之肩曰。嫂氏。吾仲兄乃不許我嫁何魯卡耶。鴛司者愛丁第武公爵之弟也。公爵夫人曰。吾知鴛司果在此者。決不許汝嫁何魯卡。以汝年少未及嫁時。而彼人尤不足恃。利蓮曰。吾年不已十八耶。公爵夫人似悲似哂。言曰。汝胡言非少。恨吾無女。果有女者。吾亦決不聽其不擇枯菀而妄許人。以穉年之女。胡能鑒別善惡。今汝勿躁。且聽爾仲兄示覆吾書。利蓮曰。阿兄怒我乎。夫人與之親額曰。若仲兄愛汝。安有使汝心恫。汝幸自釋其疑。勿怏怏於若兄。利蓮曰。嫂氏。何以知吾兄之不悅。然此語適合夫人之所慮。卽曰。若兄知人。知何魯卡萬非良匹。若兄之意。蓋欲爾事得其人。終身樂也。利蓮太息曰。苟舍其人。萬無樂境。公爵夫人未及答。卽聞有掣鈴之聲。利蓮起謂夫人曰。嫂氏且斂退。或何魯卡來也。夫人曰。吾當避之。想此人之來。又貢一甜蜜之言。恐爾噫。何魯卡果來矣。此時何魯卡至。夫

人與之引手後卽行。夫人自念。下星期當以電報與鴛司計程。鴛司當至路麥。吾電託爵阿子公爵轉交。今利蓮以心性未定之人。遇此狂且。胡能久生於世。鴛司洞澈人情。至時或能爲其愛妹之地。何魯卡既至。卽長跪於利蓮之前。求離婚。利蓮聞言。肝腸欲碎。二目全黑。幾仆於地。因思此着。均里嫗從中爲梗。而何魯卡胡知者。今既自求離婚。聽之可也。卽謂何魯卡曰。汝能善事里嫗。或房中之樂。較我爲多。汝今趣出此門。何魯卡將欲進抱其身。利蓮曰。汝身今非我有。不能近矣。何魯卡復親其手曰。汝幸諒我。利蓮忍悲而強笑曰。吾悉吾心。諒爾可也。何魯卡既與利蓮永訣而行。夫人立出視之。見利蓮暈於榻上。已如死人。夫人扶入屋中。卽趣人延醫爲理。經兩小時始醒。一一語夫人以狀。夫人強力自鎮其心。勉爲勸慰。然亦知此嬌嫩之花。暴經濛雨。不久霑泥矣。尤知其夫及小郎鴛司。擊愛其妹。卽飛電赴路麥。託爵阿子勸辭面致鴛司。趣其早歸。時公爵方野居。辨藥草之性。於世事弗諳。故夫人不之告。但

告鸞司。夫人蓋見利蓮。人已懨懨。下此萬無生理。然此時尙未臻於危候。利蓮自是以後。不言何魯卡。但問其兄鸞司。胡久不歸。夫人又憂鸞司言語不檢。觸利蓮之悲懷。然亦不能不示利蓮。其書甚短。大意不願利蓮與何魯卡定婚。書言弟不善相人。然以來書觀之。似此人非白頭之侶。嫂氏聽之。吾但有此妹。萬萬不能令其長愁以終。利蓮讀來書。如刀剗其心。然懷兄之愛。感入中心。讀之數遍。淚如雨下。

第三章

何魯卡既別利蓮。卽往造里娒。此心已爲美人顛倒。萬萬不能少別其家。里娒是夜。正有茶會。會中人均一時名流。無庸碌者。是夕待何魯卡有加禮。何魯卡大悅。如置身九霄之上。及會罷。里娒忽出一函授何魯卡。曰。汝歸時當發視之。此信卽與爾。明日可勿更來。吾明日終朝外出也。何魯卡歸而發書。見書中照片墜落。知爲女人之影。幸已與利蓮離婚。中心滋樂。旣思此影必爲里娒所疑。下此頗難

於着手。因坐而作書寓里娒。言與影片中女子。初無愛情。乞回書少加假借。以慰思念。里娒見書一笑。已見書詞懇摯。因思不如以虛詞慰藉。不至明日復來糾纏。乃匆匆作書付郵政。須知此書關係匪輕。卽爲後此何魯卡據爲復仇之券。明日里娒赴公園。歸時亞德言。何魯卡已來弗遇。言今夕必且更來。里娒曰。汝告彼。今日有事。不能相見。此人誠不憚吾心。至並巴黎。亦因彼而生吾愠惡。亞德汝爲我料理行事。吾將去巴黎矣。亞德聞主人之言。知爲習慣。乃應諾而退。里娒去冠並白手套。操意大利語自答曰。吾日來愈憚應酬。吾果嫁人。必嫁一誠懇之人。然相壻難也。或且吾性過高。所遇人皆具奴隸之質。吾安能偶彼奴隸。非得足爲主人翁。吾決不以身事之。遂往來徘徊曰。何魯卡萬非偶。行當絕之。願上天佑我。勿隨流飄蕩。近一無定力之人。果吾逐彼時。彼心必傷。或因而自殺。然英人性質。不經月又別有所契矣。惟吾身何以令彼顛倒。是亦吾過。然此心坦坦。初不蠱惑其人。又何內疚之有。是夕何魯卡

果來。爲亞德所却。怒極過歸。明日復至。見里媼坐於琴邊。衣鵝黃之衣。且彈且歌。見何魯卡至。卽曰。汝來將與我辭行乎。何魯卡曰。此言殊費解。里媼曰。吾明日卽去巴黎。何魯卡曰。確耶。里媼亦不引手。但曰。吾行蹤靡定。今日在此。亦不知明日又在何處。何魯卡曰。汝焉往。女曰。未有定讞。何魯卡曰。汝欲棄我如遺。爲計左矣。汝何往者。吾決尾汝而行。里媼曰。汝勿浪言。爾我淡交。此外初無餘戀。何魯卡曰。若云朋友。則逐日奔波。寧非虛話。且汝尙不知吾已鍾情於汝耶。汝以情鈎我。今乃怫然如不相識。此乃我所不及料之惡作劇。里媼曰。吾待爾如恆人。初未鈎爾。且汝寧須人誘致耶。我自承有時待爾頗加禮。汝自癡情。我仍冷

澀。汝當知之。且爾愛情。不過須斯。越三日卽銷歸無有。亦復何重之有。何魯卡復長跪乞憐。里媼置之不理。以爲果稍留意者。將滋一身之累。卽作冷語曰。汝此狀吾觀之熱矣。實相告。男女性情。吾了了知之。汝自竭其誠。吾終不信。吾言已盡於此。汝其行矣。何魯卡尙欲有言。不得已啓關而出。計必仇復。使之悲痛不堪。如己今日之楚辱。夫以里媼之美。能顛倒何魯卡。而何魯卡神志旣昏。乃不知天下女子。有貌寢而心良。彼不之識也。唯里媼之聰明。固深知何魯卡者。其初頗憐其人。後乃自悔憐之無謂。

(下期再續)



趣最 有
最 美
的
刊半 月
恩兒 物童

報畫童兒

行發館書印務商

現在社會上對於適合兒童心理的讀物的要求，已極迫切了。前此我們出的兒童世界是對準了十歲左右的兒童程度編的。

現在又出這部兒童畫報，是用圖畫做主體，收羅在兒童理想中的遊戲，故事等，統統用圖畫表出，稍微加些極淺近的文字的說明，所以極適合七八歲兒童閱讀。

本書每半月出版一冊定價八分

預定半年十二冊 八角八分 全年廿四冊

一元六角 郵費每冊半分。

△小學教師們呀！你不是天天要你們的學生長進麼？

△家庭父兄們呀！你不是天天望你們的兒童長進麼？

那末，就應該快快教他們看這「兒童畫報」。

閣下所愛之少女如何式樣耶

倘若閣下邂逅一女子口氣穢濁或滿面紅瘰瘡癩或氣色暗滯黃萎有惹厭閣下否是以閣下自己亦同遭遇也如果閣下口氣穢濁面上氣色暗滯毫無精神則紅顏少女必不願與交談一言也然則如何可免此疾耶請讀下列之證書廣東順德梁福彭君來函云鄙人數月前曾經患胃不消化飲食積滯肚腹飽漲以致



大便閉結口氣穢臭面起紅點等症適有友人談及清導丸之功效囑余試服不料購服是丸不及三日非但諸恙全消而且食量日增大便亦通暢有序矣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美觀之三小孩

嬰孩自己藥片為彼等初生之時服用而使其如此安樂也
前四川萬縣統捐局局長譚毅公先生來函云余家有小兒三人長者六歲次四歲及二歲自初生嬰兒之時腹瀉咳嗽或出牙之時或時有痛苦不舒等狀嬰孩及通切各病均投以藥片均不立見奇效祈觀見信
此三孩便知此照所附之照片均康壯與活潑余與內人常受惠無窮常備此藥中以防不時之需為小兒之保障也
嬰孩自己藥片係英國小兒之靈藥專治發熱胃滯便秘腹痛以及出牙各症且能殺滅蛔蟲使嬰孩自然康樂之安睡俾得循序長成也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請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IMPROVE YOUR KNOWLEDGE
OF
ENGLISH**

THE CHINA PRESS

which is the foremost newspaper in its field in Shanghai can help you. It gives all the interesting and up-to-date news.

Special subscription rates granted to Students, Missionaries, and Teachers.

Write at once for particulars and specimen copies to

*The Circulation Manager,
The China Press,
41 Canton Road, Shanghai*

司公生迭國美

品用動運

Manufactured by

WRIGHT & DITSON-VICTOR CO.



本廠製造各種運動器
 已數十載久為全球運
 動界所稱許美國運動
 家無不採用本廠出品
 足以見工料之精美一
 時無兩矣
 本廠所製之「無敵」
 (Championship Ball)
 牌網球輕重大小一律
 均勻彈力復甚充足故
 在遠東銷路之廣得未
 曾有
 茲為便利在華諸君起
 見特與上海商務印書
 館訂約經售本廠出品
 凡欲現購或定貨諸君
 請逕向該館接洽為幸
 美國迭生運動器公司啓

Sole Agents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理經家獨國中

館書印務商



並無危險
法律不禁



提射氣鎗
百發百中

DAISY MANUFACTURING CO.
Plymouth, Michigan, U. S. A.
Export Office: 18 Broadway, New York
R. M. LOCKWOOD, Manager

毋忽細微

兒童玩具最足以移情易性為父母
家長者須詳加審察不可貪形色之
新奇一無益處而徒耗寶貴之金錢
提射氣鎗為導引兒童尚武精神之
惟一玩具用作贈品可以養成健全
之國民

上海
均有出售

商務印書館
先施公司
永安公司
惠羅公司
及各五金店中

全書分訂
四十八冊

清稗類鈔

每部定價
洋十四元

有清一代
朝野軼事
會萃於斯
全書有一
萬三千餘
條三百餘
萬言得此
一書勝讀
筆記數百
部茶餘酒
後之消遣
品無有妙
於此者

時宮帝朝禮考獄薦箴宗稱工稱宗箴薦獄考禮朝帝宮時
令苑令德貢制試訟舉規教謂藝俠謹智儉勇友俗姻諷遇治刑支藩遇宅候
氣第恩外度兵吏知讖婚風孝廉技雅狷正盡方門談隱爵戰屯閣巡園地
候宅遇藩支刑治遇諷姻俗友勇儉智威黨學劇婢物車
地園幸林
名廟勝
祠闌交
宮育略
外有
教略
武僚
幕諫
種族
姓商
農姓
敬信
貞烈
豪侈
異稟
性祭
嗜賞
賭博
娼妓
棍騙
飲食物

分九十二類

商務印書館發行

欲求營業發達首先注意廣告

雜誌上的廣告，刊費較日報為廉，而効力能永久存在。

商務印書館分館遍設全國及香港新加坡等處，特約代售處有五千餘家，遠及南洋國外各地。出版雜誌多至廿餘種，內容均極豐富，故每冊雜誌出版，必風行國內外。

各種雜誌內均接登外來廣告，刊費最廉，効力最大。

實號推廣營業的機會到了，切莫錯過！

各種雜誌名稱謹列如左。廣告價目表函索即寄。賜登廣告請向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發行所內廣告部接洽。外埠函詢立即奉復。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各 種 雜 誌

新教育雜誌	數理雜誌	學藝雜誌	太平洋雜誌	小說世界	小說月報	英語週刊	英文雜誌	婦女雜誌	少年雜誌	學生雜誌	教育雜誌	東方雜誌
全年十册 每册二角	每册二角	全年十册 每册二角	全年十册 每册二角	每週一册 每册一角	月出一册 每册二角	每週五册 每册五分	月出一册 每册二角	月出一册 每册二角	月出一册 每册一角	月出一册 每册角半	月出一册 每册角半	月出二册 每册二角

數理化雜誌	文學會季刊	留學生季報	革新雜誌	博物學雜誌	社會學雜誌	兒童畫報	兒童世界	農業叢刊	體育季刊	科學雜誌	民鐸雜誌	史地學報
近刊	近刊	全年四册 每册三角	全年六册 每册三角	全年四册 每册半角	每册三角	月出二册 每册八分	每週一册 每册六分	三册六角	全年四册 每册三角	月出一册 每册二角	全年十册 每册二角	全年八册 每册三角

此外尚有日用必需
的書籍多種如登廣
告效力亦大

- 上海商業名錄
- 日用百科全書
- 商人寶鑑
- 上海指南
- 實用北京指南
- 西湖遊覽指南
- 中國旅行指南
- 鐵路職務攬要
- 曆本
- 各種日記

修 理

[筆毛水來自] [筆鋼水來自]

化些須修費

可變無用為有用

本館特聘專門技師修理各種 自來水鋼筆
自來水毛筆 以及鐘表 照相器 留聲
機 風琴等不論購自何處均可修理取價低
廉修理迅速
諸君如有損壞之件交來「棋盤街發行所」修
理定能滿意而去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國 美

信 箋 封 信

君欲購精美之
信箋信封乎？

本館發售中西信箋信封製作精美久承商學各界歡迎茲又特向美國著名紙廠定製信箋信封各數十種大小俱全式樣最新所用紙張均係上品並備有粉紅信封及素信封以供慶弔之需另有紙夾一種為夾信箋信封之用亦係新近出品極為精巧如蒙 惠顧取價從廉藉副盛意

地(78)

The Story World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三年一月五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杭州四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州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張家口新加坡

分售處

本期特號

定價角半

表 費 郵	地 名	定 價	
		預 册	每 週
(一)本埠	卷一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本國(四省)	卷二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三)之省(四省)	卷三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四)新疆蒙古	卷四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五)日本朝鮮	卷五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六)香港	卷六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七)廣東	卷七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八)福建	卷八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九)浙江	卷九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十)江西	卷十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十一)湖南	卷十一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十二)湖北	卷十二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十三)四川	卷十三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十四)陝西	卷十四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十五)甘肅	卷十五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十六)山西	卷十六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十七)山東	卷十七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十八)河南	卷十八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十九)河北	卷十九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十)察哈爾	卷二十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十一)綏遠	卷二十一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十二)熱河	卷二十二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十三)遼寧	卷二十三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十四)吉林	卷二十四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十五)黑龍江	卷二十五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十六)奉天	卷二十六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十七)天津	卷二十七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十八)北京	卷二十八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十九)上海	卷二十九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三十)漢口	卷三十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三十一)南京	卷三十一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三十二)蘇州	卷三十二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三十三)杭州	卷三十三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三十四)寧波	卷三十四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三十五)溫州	卷三十五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三十六)福州	卷三十六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三十七)廈門	卷三十七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三十八)汕頭	卷三十八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三十九)廣州	卷三十九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四十)香港	卷四十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四十一)澳門	卷四十一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四十二)新加坡	卷四十二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四十三)檳榔嶼	卷四十三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四十四)仰光	卷四十四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四十五)孟買	卷四十五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四十六)加爾各答	卷四十六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四十七)巴達維亞	卷四十七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四十八)泗水	卷四十八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四十九)三寶壟	卷四十九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五十)萬隆	卷五十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五十一)日惹	卷五十一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五十二)梭羅	卷五十二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五十三)三寶壟	卷五十三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五十四)萬隆	卷五十四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五十五)日惹	卷五十五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五十六)梭羅	卷五十六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五十七)三寶壟	卷五十七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五十八)萬隆	卷五十八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五十九)日惹	卷五十九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六十)梭羅	卷六十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小說世界)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

背痛為腎病初兆宜
 服對症之藥以速其愈
 否則釀成痼疾此丸主
 治甚宏而於背痛最靈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